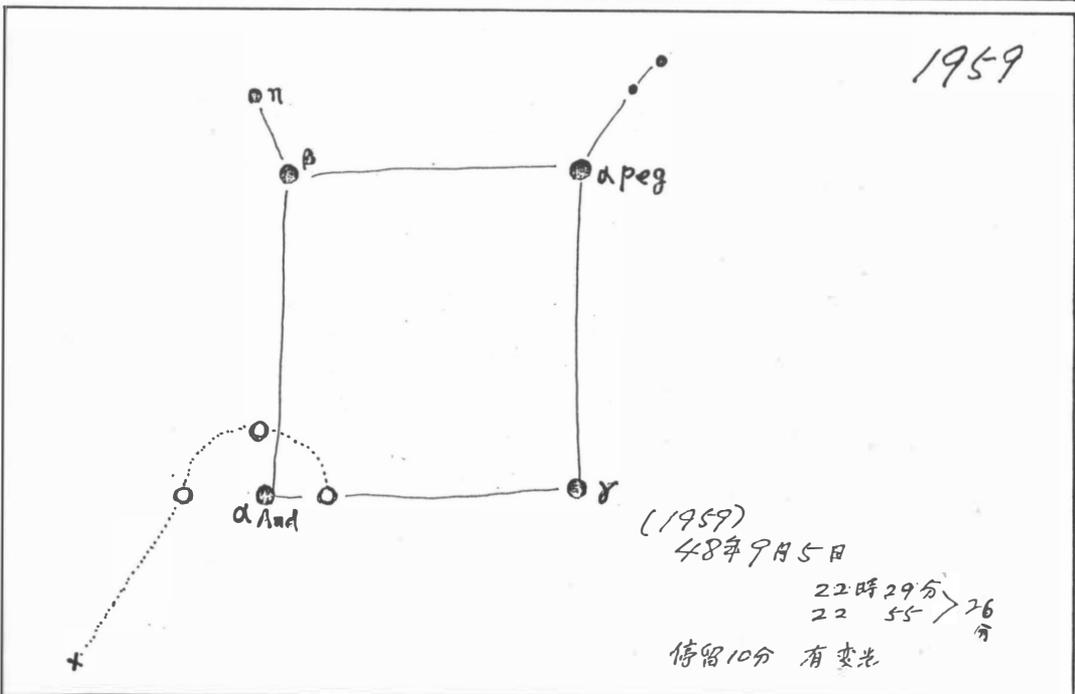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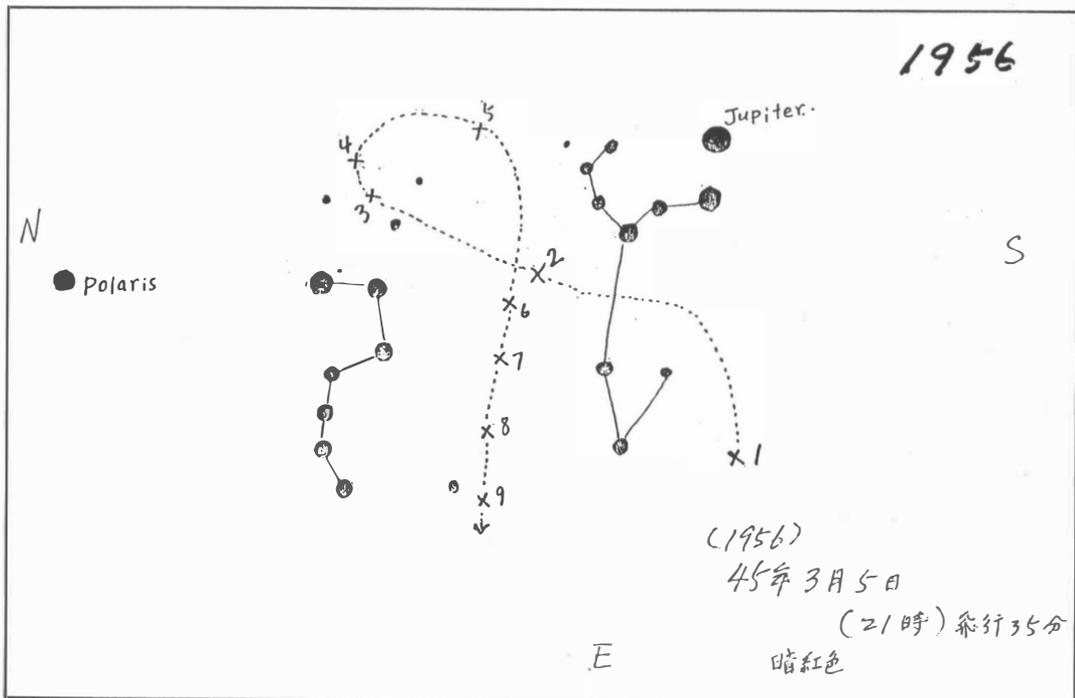


THE UFO RESEARCHER

Sky People Association-west Japan
 C P R -Japan
 Kiyoshi Amamiya
 193-5, Byodobo-cho, Tenri-city
 Nara-pref. 632-0077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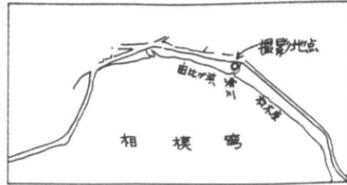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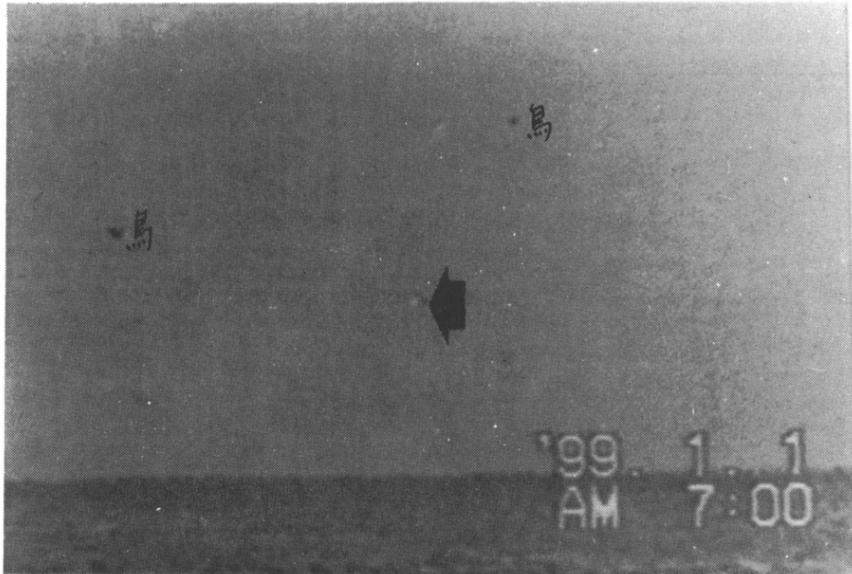
VOL.11 NO. 1 1999

★本邦初公開・台湾蔡章献前天文台長の直筆UFO目撃図



In front of country first opening to the public · Taiwan, the own handwriting UFO sighting sketch of Mr. Tsai Chang-Hsie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aipei Yuan-sh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1999年元旦、由比が浜沖上空に静止するピンクの発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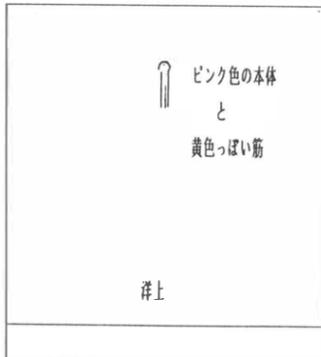
■撮影地点を示す地図

1999年1月1日、神奈川県鎌倉市由比ヶ浜と材木座海岸の中間付近で初日を迎えた東京のH氏は午前7時頃、浜辺から南の方向に全体がピンク色に輝く物体を認め、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ビクターGR-DVL7で撮影した。同行したH氏の姉も肉眼でこれを目撃した。H氏はファインダーを覗いて観察中、物体の下方から黄色っぽく輝く筋が幾本か出ているのを認めた。そのためH氏はゴンドラを持つ気球の類かと疑ったが、そのロープに相当する筋は輝いており、映像では輝くピンクの本体の左右に黒い突起が現われているが、ファインダー観察では気づかなかった模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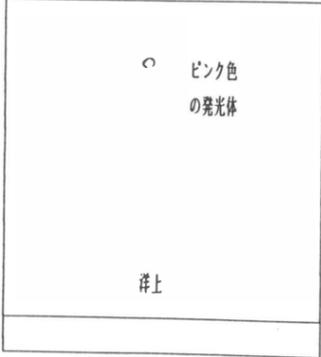


Canada

2枚のスームアップは10倍以上の倍率。終始静止しており、約3分後次第に消えていった。映像で見たこの形の印象が古代の図を思わせたので、その図を掲げてみた。



■撮影者がファインダーで見た形状



■同時目撃者が肉眼で見た形状

China's air force tangled with UFO

SHANGHAI (AFP-Jiji) — The Chinese Air Force had a prolonged up-close encounter with an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UFO) last month that one fighter pilot described as "just like the ones in foreign movies," a government-controlled newspaper reported on Thursday.

A Hebei Daily report — carried in the news digest Baokan Wenzhai — gave a detailed pilot's account of an aerial cat-and-mouse game played between the object and

a jet fighter ordered to intercept it.

At least 140 people on the ground also saw the object, it said.

An editor with the Hebei Daily, contacted by AFP, said the events took place on Oct. 19 and were still being investigated by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newspaper's report and military sources quoted show an openness that contrasts sharply with Washington's notorious secrecy on the topic

of UFOs.

It said the encounter began when four different radar stations in northern Hebei province picked up an unknown moving target in airspace directly above a military flight training base near the city of Changzhou.

To observers at the base, the UFO first appeared like "a small star," and then grew larger and larger, perhaps as it descended to a lower altitude, the report said.

They described an object

with a mushroom-shaped dome on top and a flat bottom covered with bright, continually rotating lights.

A base commander sur-named Li reported to his superiors, who ordered a Jian-jiao-6 armed interceptor airborne to pursue the object, once checks showed no other civilian or military aircraft in the area.

The two pilots aboard said the object closely resembled depictions they had seen in foreign science-fiction films.

<Mainichi Daily News> November 7, 1998.

東京・升谷輔行氏提供

10月19日晚11時、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平常，可对于空军驻沧州某飞行试验训练中心的飞行副团长刘明、飞行大队长胡绍恒来说，可能会终生难忘。他们亲眼目睹了UFO——不明飞行物，并驾机追赶至12000米高空。

深秋的华北夜空，群星闪烁。白天喧闹的机场变得平静了许多。飞行员们取下头盔，准备上车回营。

白天飞过5个起落，晚上又参加夜航训练的刘司令员显得有些困倦，收起文件来准备下榻休息。

“呜、呜、呜。”一号雷达报警！操纵员迅速在荧光屏上找到了目标，接着又有3部雷达报警：空中有一个实体在移动，目标就在机场上空，并迅速向东北方向移动。与此同时，正在机场工作的地面勤务人员发现了上空有一个亮点，开始像星星，后来变成了并排的两颗星，一红一白，两星还在不停地旋转。渐渐地大了，像一个短筒的蘑菇，下面似乎有很多灯，其中一个较大，不停向地面照射。

这是什么？李司令员立即警觉起来。他当即下令查明情况，并向上级汇报，然

后请战出击。很快，航空部门证实，此时没有民航机通过这个机场上空，兄弟单位的夜航训练也已在此前半小时前结束。“很可能是外来飞行器！”李司令员凭着军人特有的敏感和警惕决定，部队立即进入一等战备。

夜11时30分，标图员报告，飞行物已到了青县上空，并悬停在那里，高度1500米。

“冲！”一声枪响，出击的信号打响

吧？”李司令员沉着地指挥道：“不要着急，先看清楚是什么。”

于是，他们追呀追呀，可就是赶不上那个飞行器。飞机上升到3000米，发现目标已飞到飞机的正上方。显然，飞行物上升的速度比飞机更快。硬拼不如智取，两名飞行员调转头，下降高度离目标而去。那怪物果然尾随过来。飞机突然加力拉起，一个筋斗倒扣，想以此来占领制高点。当飞机改平，却发现目标像幽灵一样，上升到高于飞机2000米的位置。他们毫不气馁，加大油门继续追赶。刘副团长将扳机打开保险，瞄准目标，请示道：“司令员，干掉它吧？”

（摘自10月30日《河北日报》陈立文）

1998年11月9日『法制文萃』北京・程伯年先生供稿

沧海上空惊心动魄的一幕 飞行员驾机追赶 UFO!

トラツグミ 虎 鶯 (鳥類)



遠くから鳴き声を聞くと、口笛に似たヒューという細い声で、UFOと間違えたケースもあるのか??? 別名ヌエ。

■天理・中田順子氏提供

<朝日新聞>夕刊1998年11月21日付

東京・升谷輔行氏提供

■火祭り見物のUFO?

1998年8月15日、愛媛県上浮穴(かみうけな)郡小田町で行われた火祭りの最中、午後7時45分ごろに撮影した写真に「薄暗い上空になべぶたを合わせたような3つの光が…」写っていた。(9月3日『愛媛新聞』/池田隆雄氏提供)しかし、池田氏によると、トリミング拡大された前の写真には光源が写っており、よくあるゴーストの一例として処理されている。

■夜空を火球状光体、各地で目撃相次ぐ

1998年10月28日午後5時半から40分かけ、北陸から山陰までの日本海側を中心に「青白い光を放つ物体が、東から西に向かって落下した」との目撃情報が、気象台や県警、天文台などに多数寄せられ、新潟、富山、石川の三県だけで150件を超えた。金沢海上保安部が巡視艇など3隻を出して、金沢から約80キロ沖合の海上を捜索したが落下物は見つかっていない。(10月29日『読売新聞』/駒ヶ嶺政也氏提供)。

富山市の会社員宮新彰仁さん(37)は富山県から道路整備事業のPR写真の撮影を依頼され、28日午後5時ごろから、同県高岡市の完成したばかりの遊歩

道でカメラをセット。日の落ち具合を見ながら撮影を始めた。午後5時33分、16秒という長い露出で撮影のためシャッターを切ったその時、西の空に向かって飛んでいく光る物体が。「最初はミサイルか人工衛星と思った」という。(11月1日『秋田さきがけ』/駒ヶ嶺政也氏提供・同『日新聞』/湯浅和典氏提供)

富山県の天文学会会員で大沢野町で目撃した吉垣勲(55)さんによると、西の空に光る物体が白い煙のような尾を残し、徐々に大きくなりながらゆっくりと落ちていった。物体は先端が白、尾にかけて赤く発光しており、約20秒で見えなくなったという。

5時35分、カメラに収めた高岡市の会社員愛甲喜一郎さん(35)は「流星か、人工衛星の墜落だと思った」と興奮気味に話した。(10月29日『北日本新聞』/升谷輔行氏提供)

報道を総合すると目撃が広範囲に及んでいるところから、高度100キロ～数10キロから落下した自然火球の類と結論できそうである。

■早稲田大学構内で「反重力」など議論

1988年11月26日～27日、早稲田大学にある「総合学術情報センター国際会議場」で「意識・新医療・新エネルギー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組織委員会」主催による「意識・新医療・新エネルギー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が開催され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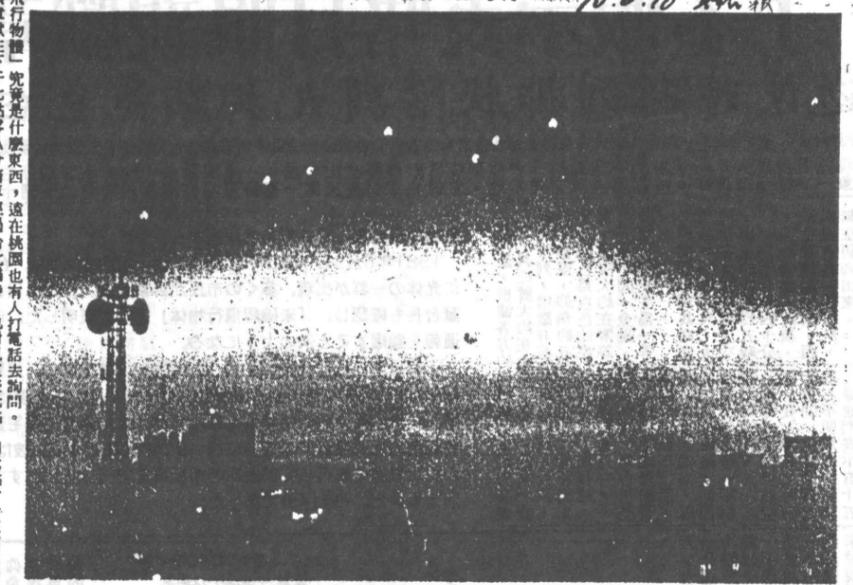
26日午前10時から始まったシンポジウムでは「日本意識工学会」の猪股修二組織委員長の挨拶のあと、早稲田大学の奥島孝康総長が以下のように挨拶した。

「これまでの科学で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現象の研究は、大変有意義なことだと思ふ。医学の分野でも、これまでは西洋医学が中心になっていたが、これからは気の問題なども研究していくべき。大学でも、こうした学問をもっと取り入れ、両方を研究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う」

翌27日には「反重力の新しい証拠」など6つの講演、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が行われた。(1999年1/16・23『週刊現代』より/UFO党森脇十九男氏情報提供)

「幽浮」還是高空氣球？台北市昨晚出現奇景！

70.6.10 本報



昨天傍晚，台北市西方天空出現一列排得很整齊的光點，共有十五顆。這些光點在夜空中停留的時間很長，許多人感到驚異，甚至有人認為可能是「幽浮」。

台北市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說，這些光點在下午七點零八分開始出現，到晚上十時以後，還有不少市民打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究竟是什麼東西，遠在桃園也有人打電話去詢問。

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說，這些光點在下午七點零八分開始出現，到晚上十時以後，還有不少市民打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究竟是什麼東西，遠在桃園也有人打電話去詢問。

圖：龍啓文、文：趙元良

昨晚金星下方出現多顆亮點

不是星星也似非人造物

【本報訊】昨天傍晚七時許，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塔台工作人員，打長途電話到台北市天文台，報告約在二百七十度方位角（約為西方），接近地平線的天空，有五顆閃閃的亮點，最頂上一顆最亮，呈階梯狀一直線斜排下來，固定不動，經用雷達偵測，並沒有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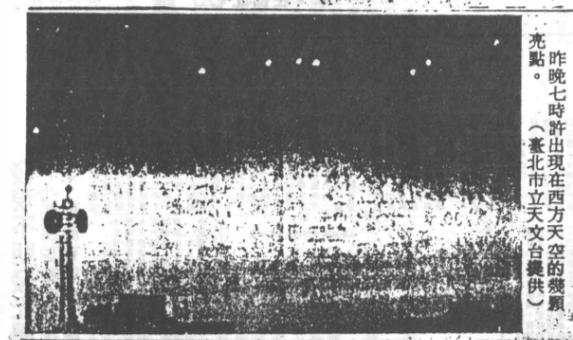
昨天晚上，台北市天文台一共接到二十多通電話，來話人自稱分別從永和、中和、三重、桃園、臺北各地打來，指陳的情況與中正國際機場塔台打來的電話內容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數目以及排列的形狀。

這些報告指出：亮點約自六時許出現，至七時十分許消失在地平線下。

台北市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說，他昨天下午四時許，在西側偏北天空的亮點，他肯定這些亮點不是已知的任何天體或人造天體，也就是說不是恆星亦不是行星，更不是人造衛星、彗星或隕石。

蔡章獻說，這些亮點消失的時間他不知道，但消失的時間是傍晚七時十四分。他一共看到九個固定不動的亮點，方位角是二百九十度，也就是西稍偏北，仰角五度，九個亮點作一橫線排列，其中最右的一顆，比其他八顆稍高，也最亮，光度約零等，其餘七顆則為正一等。

他說，這九顆亮點的位置，正好在金星之下。金星昨天下午七時的仰角約十度，如果把金星視作正三角形的頂點，那麼那相當大，他不能肯定這到底



昨晚七時許出現在西方天空的幾顆亮點。（台北市天文台提供）

9 June 1981, Tao-yuan, Taiwan:
At dusk of June 9, 1981, in the western sky of Taipei appeared 15 UFO-like light spots. In spite of people's trial in every way,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is still unknown. The appearance of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in a group is very rare in the astronomical history of Taiwan.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could be observed from any place in Taipei north to Tao-yuan.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all sources, it was first seen at 5:30 p.m. and lingered until 7:40 p.m.

According to Taipei Yuan-sh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and the watchtower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location of these UFOs was above the Taiwan Strait directly in the west and below the star Venus, forming a 5° elevation angle with the sea horizon. The brightness of these 15 light spots, which lined up horizontally at 10° visual angle in the sky, was between degree 1 and 0.

[From UFOs OVER MODERN CHINA]

67.9.12 長生報

「我發現過三次不明飛行物體！」

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說，卅一年來，他發現過三次無法用氣球、飛機、人造衛星來解釋的不明飛行物體，使他對飛碟之說更有興趣了——雖然他不相信有飛碟！

本報記者吳英玉

前天，有一個台北市市民打電話給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說他在十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憑肉眼在萬華昆明街青年會附近看到四顆不明光體從觀音山的方向飛往圓山方向。四顆光體呈梯狀，歷時三分鐘消失。

蔡台長根據這四顆光體出現的時間和飛越的距離，判斷是飛機，但是這位市民堅持是不明飛行物體，並且說他過去是飛兵，有辦法辨識夜空中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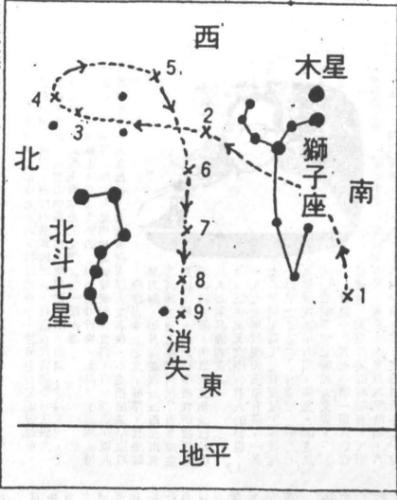
實際上，一般人所發現的天空中現象，有許多是可以解釋的。他們看到的也許是大型氣球、飛機、流星、人造衛星，也許是很少可能發現的新星。然而，大多數人老是把它和「飛碟」的傳言聯想在一起。

但是，台灣地區數十年來仍然出現了很多次無法作任何解釋的不明飛行物體，這就是一般人所謂的「疑似飛碟」的光體。一旦有人發現這種無法解釋的光體，天文台照例會對外發佈消息。蔡章獻自己就發現了三次，但是三次都沒

有對外發消息。因為，他怕外界批評天文台台長危言聳聽。他曾經把發現不明光體的一次經驗寫在「台灣地區天文愛好者的刊物」《天文通訊》中，結果引起一位曾在這份刊物上撰文批評他。這使蔡台長感到遺憾。他表示，過去發現的「疑似飛碟」的不明光體，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絕對錯誤的，「我們的天文台長選相信與否飛碟」。他是在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五日發現這個不明光體。這顆光體最先出現在東天獅子座兩邊，呈暗紅色，慢慢向北移動，光度大約是零等（相當於一等星的二點五倍）。在它經北斗星上邊移至北天于午線時，光度稍減弱。移至大座西邊時，速度轉慢，停留一段時間後，才轉向西邊。速度更慢，似乎位置更高了。等到它移至大座時，和普通的星已差不多，然後逐漸消失（路徑見圖）。

這個不明光體出現的時間共卅五分鐘，沒有任何聲響，

■1956年3月5日於台北市立天文台以星為觀測中觀測到的暗紅色的光體。35分視野內於移動したという現象は異常である。人工衛星は數分で直線移動し視界から去る。飛行機はも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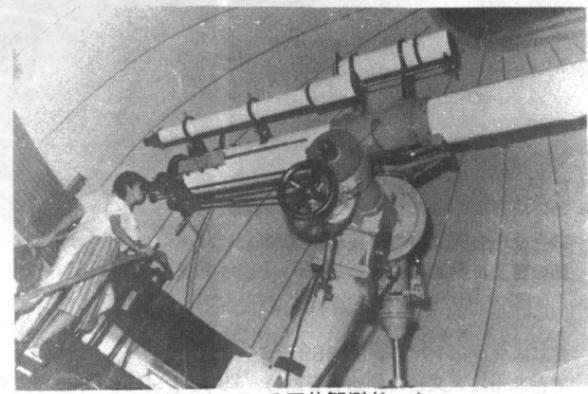


速く去る。灯火を持つ浮遊する気球が可能性として残るが、移動時間が長い。気球は上空の風に左右されるから、一方に流される確率が高いだろう。

離平常的事——也許是顆大流星，也許只是小孩子玩的冲天砲。

蔡台長曾經在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廿八日發現一顆不明飛行體。他以「天文台發現」的名義發出消息，結果氣象局發出了另一個消息說，這個光體可能就是他們在前一天施放的高空測風氣球，這個氣球的下面繫了一個發亮的燈籠，蔡台長認為他所發現的暗紅色的光體，是從東北飛向西南，而氣象局說氣球的行進方向是由西北到東南，可見不是同一個物體。

關於不明飛行體的種種傳說，至今仍令人疑感重重。蔡台長說：「我不相信世間有飛碟，但是，我對飛碟之說一直有很大的興趣。」



市民に開放されている天体観測ドーム



ノーベル賞学者が天文台を見学した記念写真

北市上空發現不明物體盤旋 盼目擊者提供資料

【本報訊】台北市民多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盤旋於台北市上空，歡迎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於十月廿九日上午九時許，在台北上空發現，當時正處於盤旋狀態，高度約在五百公尺左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又見不明飛行物體 大如月亮但比月亮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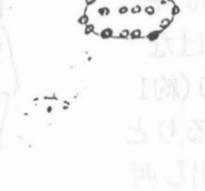
【本報訊】台北市向移動，徐小姐目擊，情況和外雙溪市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談話，這物體約一分鐘，並看見它由圓型變成橢圓型，可能是角度不同所致。徐小姐目擊，情況和外雙溪市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談話，這物體約一分鐘，並看見它由圓型變成橢圓型，可能是角度不同所致。徐小姐目擊，情況和外雙溪市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談話，這物體約一分鐘，並看見它由圓型變成橢圓型，可能是角度不同所致。

幽浮果無所不在 閃亮飄忽天外來

【本報訊】台北市有一群市民在給學校的西邊，半分鐘內，自該校發出一陣不明飛行物體。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數位目擊圓形不明飛行物體的市民，昨天打電話給台北市天文台，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觀音山竹園上空發現不明發光體，小圓圈狀一線排列，推測可能是高空氣球。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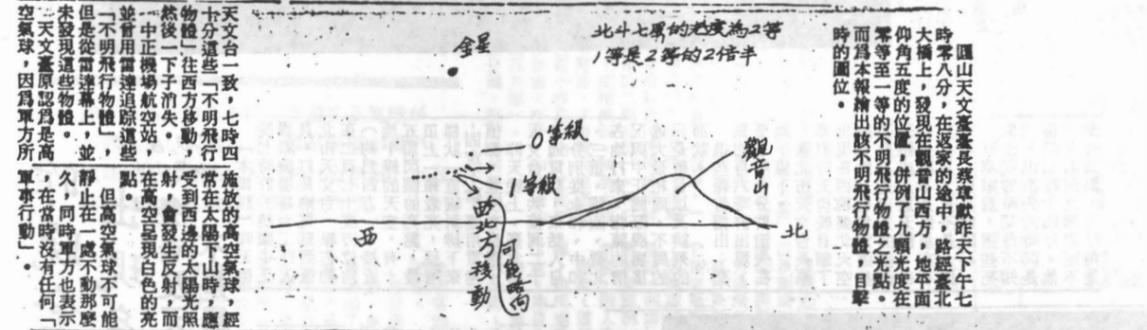
【本報訊】忙壞馮鵬年，不明飛行物體。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台北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表示，目前尚無確切證據證明不明飛行物體是飛碟。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臺北上空發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蔡章獻親眼目睹表示不假

【本報訊】台北市民多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盤旋於台北市上空，歡迎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於十月廿九日上午九時許，在台北上空發現，當時正處於盤旋狀態，高度約在五百公尺左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台北市民多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盤旋於台北市上空，歡迎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於十月廿九日上午九時許，在台北上空發現，當時正處於盤旋狀態，高度約在五百公尺左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忙壞馮鵬年，不明飛行物體。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忙壞馮鵬年，不明飛行物體。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本報訊】台北天文台台長蔡章獻表示，目前尚無確切證據證明不明飛行物體是飛碟。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時，曾發出紅光、白光、藍光等，並伴有不明聲音。市民多目擊，並向台北市警察局及國防部提供資料。據悉，不明飛行物體在盤旋後，隨即向西南方飛去，並在低空停留一分鐘，然後消失。

台湾でのUFO観察 と感想

蔡章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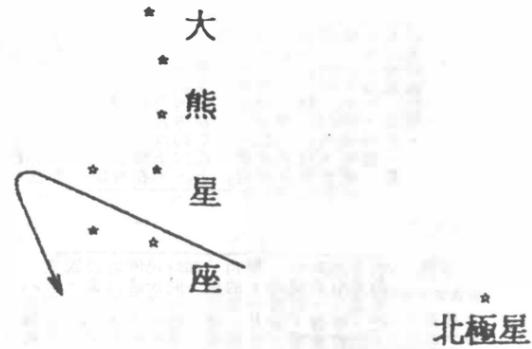


■1958年頃の蔡章献先生。

1956年3月5日21時に獅子座で見たUFOは、間隔約30°の空を35分間かけて移動した。数字1、2、3、4…とつけてあるは、1等星から2等、3等、4等…9等まで光度が落ちたことを示す。つまりだんだんと高く昇ったこと、4、5等になると双眼鏡を使い、7、8等になるとそれでも見えにくいので、8cmの屈折鏡を使用、最後は見えなくなった。

1959年9月5日22時29分、ペガサス座の四辺形の左角の星(アンドロメダ座α)のそばに2等級の星が現われたので新星ではないかと思ひ、部屋に入って星図を取り(約1分間)対照したら、その星が上方をぐるりと90°廻り、一旦停止してから又動き出し西を90°廻った。つまり180°廻轉した。動くものは星ではない。私は自分の目を疑いながら愕然とした。遂に西北の方向へ昇りながら、だんだんと暗くなり遂に見えなくなった。全体の経過時間は約26分であった。

1967年6月28日20時25分、連日以来天文台に遊びに来ていた弟の蔡章鴻が屋上のベランダで夜景をながめていた時に、突然東北方向に動く発光体を発見した。それは約



■蔡章献先生の弟、蔡章鴻氏が目撃したUFOの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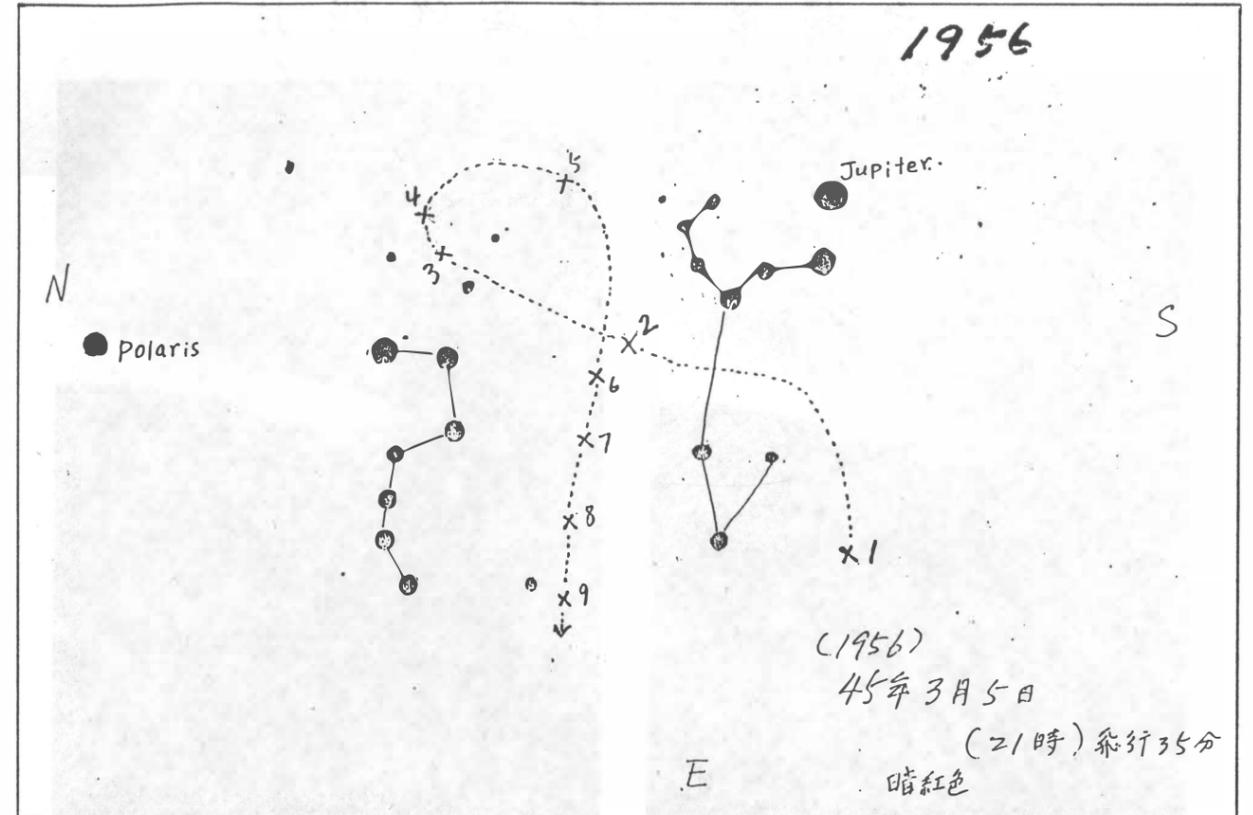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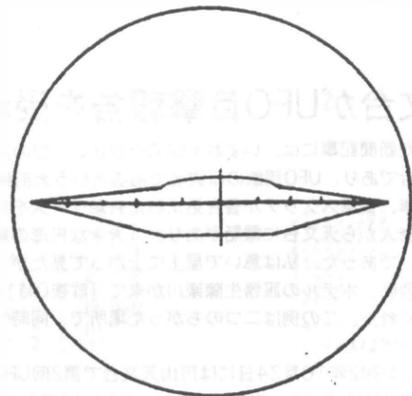
2分半で西南の方に飛行した。途中で約10秒停止して、北斗七星の付近で180°の旋回をした。

21時15分にこの奇妙な飛行物体が西北の観音山方向に再び出現した。それは約15秒停止した。このとき望遠鏡で観察した視野でのスケッチは図の如し。円盤状で強い真珠色でVega(織女星)よりも明るかった。弟はポケットに入れていたミノルタの小型カメラを望遠鏡(これはアメリカ海軍用口径5インチ20倍の屈折)にくっつけて撮った。物体は横から見た時は葉巻タバコみたいだ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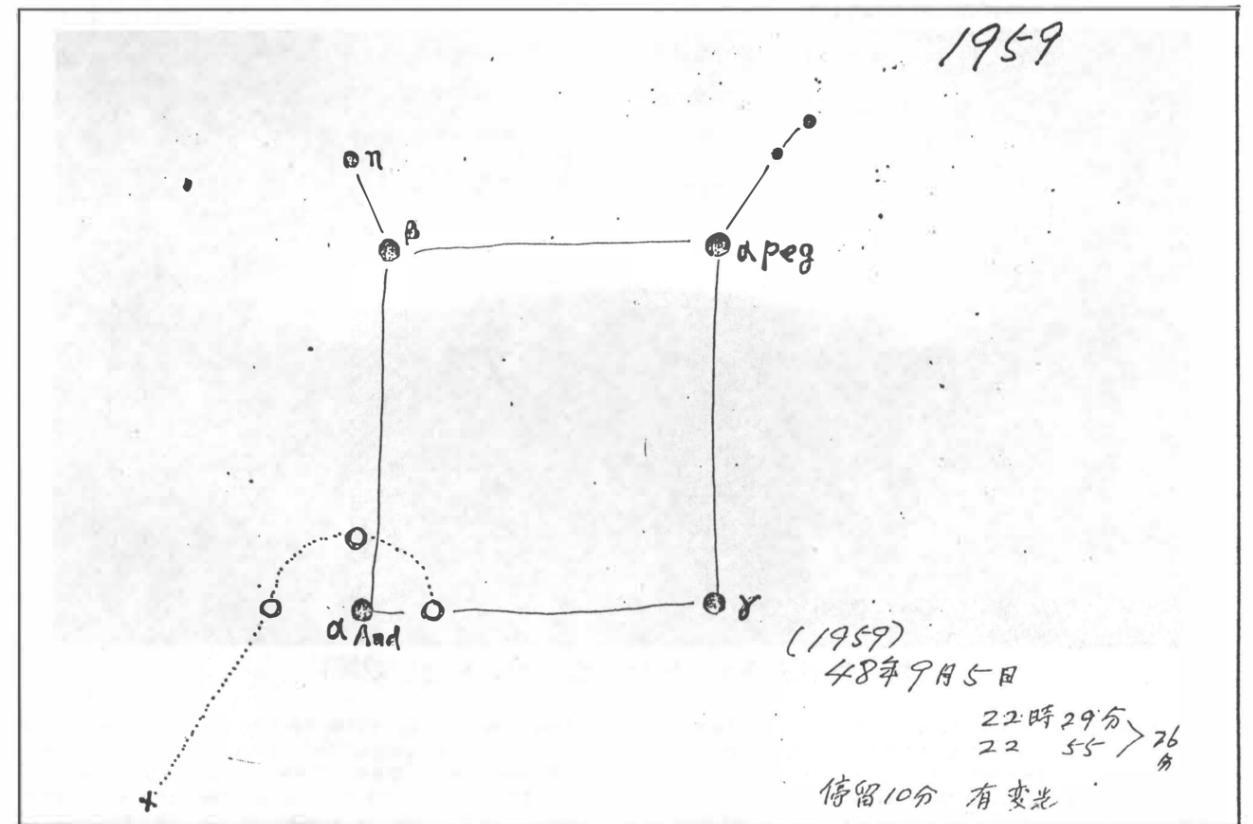


この
様に

■下の円で囲んだ図は、5インチ軍用望遠鏡で見たUFOの形状。望遠鏡の視野は、1°で、UFOは、30'~40'ほぼ月位の視直径があった。蔡章鴻氏は望遠鏡の接眼部にカメラをくっつけて撮影した。めくらシャッターのため全体像は写らず、最近になってコンピュータにより全体が復元され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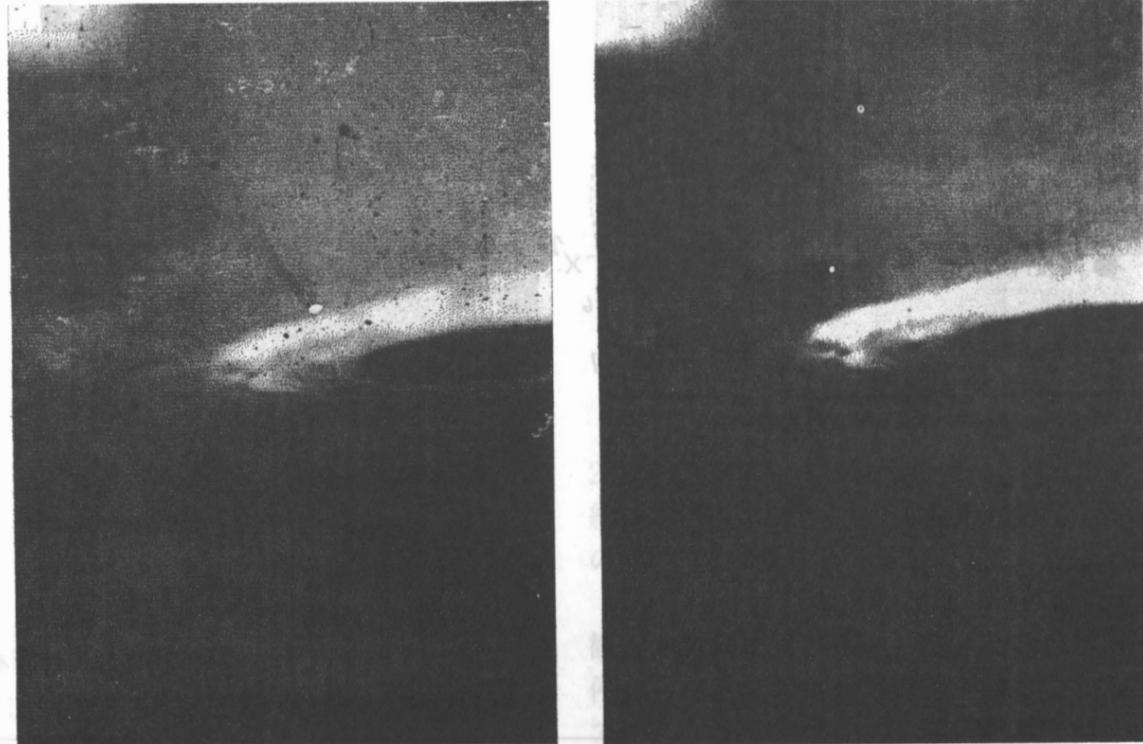
■1956年3月5日21時に獅子座で見たUFOは、間隔約30°の空を35分間かけて移動した。数字1、2、3、4…とつけてあるは、1等星から2等、3等、4等…9等まで光度が落ちたことを示す。つまりだんだんと高く昇ったこと、4、5等になると双眼鏡を使い、7、8等になるとそれでも見えにくいので、8cmの屈折鏡を使用、最後は見えなくなった。



■1959年9月5日22時29分、ペガサス座の四辺形の左角の星(アンドロメダ座α)のそばに2等級の星が現われたので新星ではないかと思ひ、部屋に入って星図を取り(約1分間)対照したら、その星が上方をぐるりと90°廻り、一旦停止してから又動き出し西を90°廻った。つまり180°廻轉した。動くものは星ではない。私は自分の目を疑いながら愕然とした。遂に西北の方向へ昇りながら、だんだんと暗くなり遂に見えなくなった。全体の経過時間は約26分であった。

台灣第一張幽浮照片

■中華飛碟學研究会出版發行『飛碟探索』收藏本9 1996年8月号よ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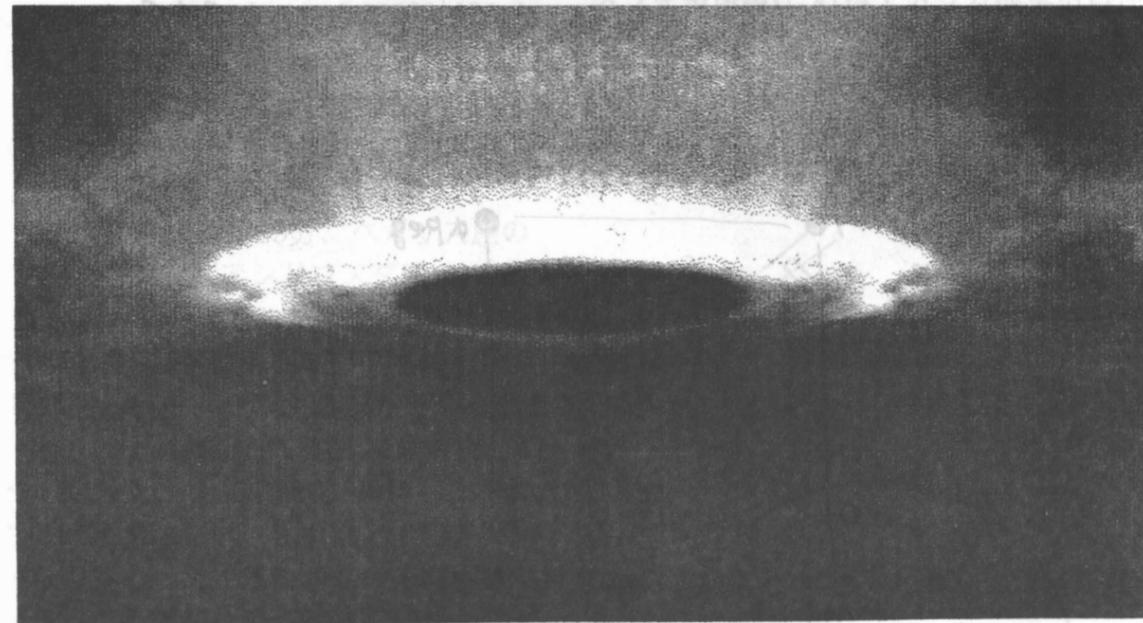


蔡章鴻拍攝之幽浮照片

■蔡章鴻氏が撮影したUFO写真。
古いネガのため汚れていた。

電腦消除黑點之幽浮照片

■ネガの汚れをコンピュータで処理して消した写真。



電腦鏡射法補足欠缺部分而呈現之幽浮全貌照片

■UFOの實體の3分の2ほどしか写っていなかった像を、コンピュータ画像処理により、欠けた部分を再現したもの。1996年8月の『UFOlogy Journal』に発表された蔡章鴻氏の報告によると、このUFOは2回出現したようだ。つまり、最初は午後8時25分頃の出現で、目撃回のような経路を約2分半ほど移動。その間、約10秒間ほど静止したという。そして、蔡章鴻隊長ほか2人が上ってきて、上空監視を続け、午後9時15分頃に再び光体が出現した。蔡章鴻氏は丁度携帯していた16ミリの小型カメラ(パカチオンカメラの意味も含まれる)を望遠鏡の接眼部に当ててシャッターを切った。UFOはこのとき静止しておらず、微動中だったようだ。撮影されたUFOは3分の1が欠けた像となった。白黒フィルムである。フィルム感度は不明だが、撮影者は相当熟練していた様で、カメラブレはみられない。筆者も10代の頃、天体望遠鏡に一眼レフカメラをゴムバンドでくくりつけて、月面を撮影した経験がある。その場合、接眼レンズの口径よりカメラレンズの口径が大きいので、月面は周囲の光源を取り込んでその真ん中に写った。ポケットに入る程の16ミリ小型カメラなら、望遠鏡の接眼レンズと同じくらいの口径もありうるから、かえって良い写真が撮れた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さて、この映像は、もはや光体ではなく物体である。しかも黒い葉巻型あるいは円盤を側面から見た形状のシルエットを輝く光が覆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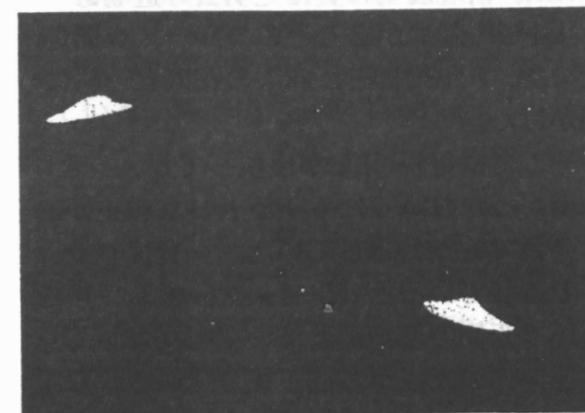
■天文台で黒色葉巻型UFOを撮影した蔡章鴻氏

この写真のフィルムは29年間もしまい込んでいた為にカビで汚れていたのをコンピュータで汚れを取った。像は飛行体が動いていた為に全体の3分の2位しか写らなかった。

1977年4月17日の新聞に、台北建国高校の学生池仲傑が1973年8月1日23時47分に2個のUFO写真を撮ったことが学校の先生の保証つきで紹介された。私はその学生を呼んで詳しく事情を聞いた。

彼はその晩、ベランダで星座をながめていた。月が皓々と輝いていた。突然真西の方向に2個の大きな円形飛行体が2秒間一緒に真北に向かって飛び、北の空に20秒位止まって、又流星の如く真西に飛んで消失した。高度約1000mで、直径10m、厚さ5m、2個が50m離れていた。

しかし私は思う。一千mの距離で、何の器具もなしで、どうして大きさや離れた距離を測定できたのか? 光度が水銀燈の様に



■日本でも有名になった池仲傑撮影のUFO×写真
しかし、目撃報告と写真の矛盾がみられる。

輝いていたというが、それなら暑い夏の夜にまだ町の人が外で見ていたかも知れない。更におかしいのは、曆を調べたら当日は三日月で20時16分に西に沈み、空に明るい月は存在しない。この写真は当時出版の本に幾度も引用されて、“台湾最初のUFO真寫”と宣伝された。実際に観測の経験のない人がただ写真を見ただけで簡単に信じるのはあまりに早合点で、慎重を期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しょう。

1979年10月29日0時12分に台北士林の外双溪のある老人から天文台に電話があり、「大きな円形の飛行物が今、西南の円山大飯店の方向に飛んで、もうすぐ山に隠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あった。私は急いで屋上に上がって見たが、空は曇っていて何も見えなかったので降りて寝た。

ところが翌朝、ホテルの服務生陳樂川が来て「昨夜0時10分に外双溪の方向から一個の円形の発光している物体が西側に飛んでいった」と知らせてくれた。この例は二つのちがった場所で、同時に同じ物体を見たから確実に発生したことが判る。陳樂川が書いた図には、赤と黄の光がついていた。

時々星空を見ていると、よく不思議なことに出会います。その時は落ち着いて、その経路を詳しく見守ることです。よく経験を積んでおくのが重要。初見ですぐに結論を下すのは危険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で、何か変わった物を見つけた場合は、なるべく双眼鏡とか望遠鏡を使うことが望ましい。その時に星座を知っていると便利です。動く速さは一秒又は一分間に何度か(角度の)、明るさは1等星か2等星か、或いは金星位、満月位か、但し水銀燈位と云うと目の前の水銀燈か100m先の水銀燈か、1km先なのか、区別する必要がある。只とても明るいとか、太鼓の様に大きいだけでは正確性が不十分です。

UFOについて想うことは二セ真寫が多い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could be observed from any place in Taipei north to Tao-yuan.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all sources, it was first seen at 4:00 p.m. and lingered until 7:11 p.m.

According to Taipei Yuan-sh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and the watchtower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location of these UFOs was above the Taiwan Strait directly in the west and below the star Venus, forming a 5° elevation angle with the sea horizon. The brightness of these 15 light spots, which lined up horizontally at 10° visual angle in the sky, was between degree 1 and 0.

The strangest aspect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 15 light spots never changed their relative position, but stayed fixed in line in the western sky throughout their 3-hour appearance. As it was dusk, every luminous spot was slightly red.

What is even stranger is that all the observatories, including that of Taipei Sung-shan Airport, admitted that radar could not trace this group of UFOs ei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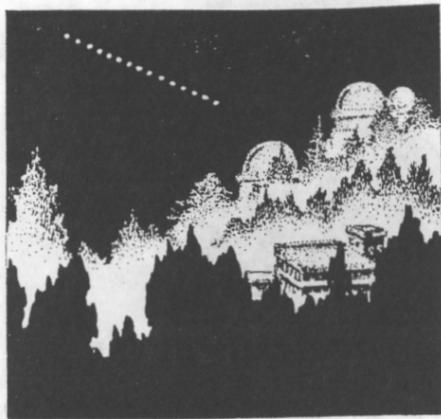
An official in charge of the watchtower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id as soon as they perceived that phenomenon late yesterday afternoon, they immediately contacted a Cathay Airliner flying in the nearby sky in the meantime. According to its report, the 15 light spots could be observed with naked eyes at the height of 10,000 feet, which however, the radar of the plane failed to locate.

He also said they could not solve the mystery even after their consultation with the Air Force.

Mr. Tsai Chang-hsien, Director of Taipei Yuan-sh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said he noticed that array of 15 light spots yesterday when he was driving along Taipei Bridge, and he hurried back to the Observatory at once to study the singular astronomical phenomenon.

He said due to the regular rot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re should only be two planets, Venus and Mercury, in the western sky of Taiwan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as the elevation angle those 15 light spots formed was too low, the telescope of the Observatory could not reach them.

In spite of his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observatories and the information that several citizens supplied over the phone, till 12:00 a.m. last night, Director Tsai was still unable to provide an answer.



15 June 1981, night, Taipei, Yuan

However, as he pointed out, the so-called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not necessarily flying saucers, but only mystery beyond our current knowledge.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that the radar of the Air Force showed no trace of the UFOs discovered in the sky of north Taiwan on June 9, and that there was no military activity in that area at all.

According to the Air Force, there were no flying objects in the sky dur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15 light spots, and no trace of any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on their radar. They could neither prove nor explain the appearance of this group of UFOs.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also checked with the Army in that area. The latter said there was no shooting practice or any activity of the sort during that period.

■Wendelle C. Stevens・Paul Dong(林文偉)著『UFOs OVER MODERN CHINA』には台湾におけるUFO事件も収録され、そこには蔡章献天文台長の目撃もみられる。縦列のUFO記録は『天文志』にも多い。

ことで、空を飛ぶ物体をすぐ異星人が操縦しているのだと連想する人が多い。従ってUFOを見たければよく勉強して、チャンスあるごとに星空のもとで少し時間をかけて見ることです。高空の飛行機か気球か鳥ではないか、すぐ見分けがつく程の経験が必要。

私は鳥の編隊を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腹部が地上の光を反射して、ウスシロイUFOみたいな感じです。人工衛星が変光しながら飛行して行くのもよく見ました。

日本でも天文台で仕事している人は殆どUFOのことを口にしません。彼等は全然信じていないか、或いはそれを信じていると自分の専門知識をくつがえすのを恐れているからです。然し世の中には信じられない様な不思議なことがよくあるものです。尤

も総合的な大型天文台では一晩中レンズを開放して星空を撮っている広角望遠鏡が活動しています。それには流星と星以外にUFOが寫っていないのも事実です。

私は1995年台湾中部に(台中の東側約50km、清境農場の奥に光明会の道場あり)UFOの基地があるとのニュースを聞いたので、6月30日三、四人の友人と一緒に出かけた。

そこでは毎晩UFOが出現してピョンと跳ね上がったり降りたりすると、女教主がある会場でそう公言していた。夕食後ベランダで待っていると「出て来た」と云う声を聞いて西側の地平線近くの空を注意して見ると、赤い光点が右往左往している。双眼鏡で見るとパチリパチリと点滅して時々上にあがったり下りたりする。一体何だろう



地球外生命 探索的謎點

江晃榮 V S. 蔡章獻



「UFO」は地球外生命の存在を示すものか、それとも単なる自然現象か、その謎は古くから人類を悩ませてきた。最近、科学技術の進歩により、UFOの調査が本格化している。本誌は、UFOの調査に携わっている研究者のインタビューを通じて、UFOの正体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江晃榮博士と蔡章献先生の対談記事。この記事に添付されていた1995.9『申齋』に4ページにわたり掲載された蔡章献先生の「生物天文学的兩難」には、天宮ユキの描いたUFO絵画を展示した催しからの写真が掲載されていた。

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 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
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
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

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 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
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
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天文台以望遠鏡觀測、確定是高空科學氣球。昨晚天氣晴、天際亮點復現。

■右の記事は蔡章献先生原稿の最後に紹介されているキリストの再臨を詐称した事件を報じた記事。



飛碟會：上帝未必如期現身

發言人指他也许会「改變計畫」多數信徒最後仍將返回台灣
「上帝未必如期現身」這是一句老話，但最近卻在台北市的街頭，引起一場「上帝未必如期現身」的爭論。這是一句老話，但最近卻在台北市的街頭，引起一場「上帝未必如期現身」的爭論。這是一句老話，但最近卻在台北市的街頭，引起一場「上帝未必如期現身」的爭論。

又太陽を斜めに置いて眞寫を撮ると一串刺状の太陽の虚像がうつることがある。そんな眞寫をさして「御来光」だと云って、その場所は神の恵みを受ける所と称して信者を集めて寄附をさせる詐欺行為として検挙された事件が起こった。今年も信者を数十人つれてアメリカのテキサス州のガラン(伽蘭市)に行き、「キリストが3月31日UFOにのって降りて来て皆をつれて天国に行く」という事件が起こった。結局はウヤマヤに終わったが、今の時代にまだこんな人々がよくあるのかと驚いた。

☆☆☆☆☆☆

UFO SIGHTING REPORTS

◆流星観測の朝、銀色の球体が飛行するのを目撃!

千葉市 藤平浩一

◆しし座流星群見に行ってきました。

1998年11月18日午前3時頃、家族4人で家を出て、車で30分程の佐倉の田んぼで観測。

先月購入した一眼レフ、ペンタックスMZ-10を持って星を写す事にも再挑戦です。

まわりには、車が10台程止まり、流れ星を探しています。マスコミの影響でしょうか? ここに来る途中でもあっちこちで流星観測者が外に出ている事に驚きました。そして、UFOに対しても、この様に関心を持ってくれたらなあとも思いました。

約1時間半程で私は7個位(カメラ操作に気をとられ正確に数えていない)。子供は10数個、妻は8個こんなものでしょうか…。

途中、子供が飽きないようにとキャンプ用コンロとカップ麺を持っていったので、それを作ったりであまり集中は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でもこれは、これでいいものだという感じで、5時頃に帰路につきました。しかし、期待以下の流星群という感じで……ちょっと残念。

◆同日午前8時40分頃 “なんだあれ”

帰宅後、私はそのまま寝ずに、TVなど見て、図面書き

の仕事などを行っている電通会社に出勤するため8時35分頃、4階の我家から降り、50メートル程離れた駐車場へ向かいました。

すこし開けた駐車場に出て、南の空を見ると、銀色っぽい球体が仰角30度位のわりと遠い空に浮いている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球体は東に向かってゆっくりと移動していません。

始めは、銀色なので飛行機?と一瞬思いましたが、どうしても丸く見えます。そして、次に思ったのはUFO!!?? そうだ写真!!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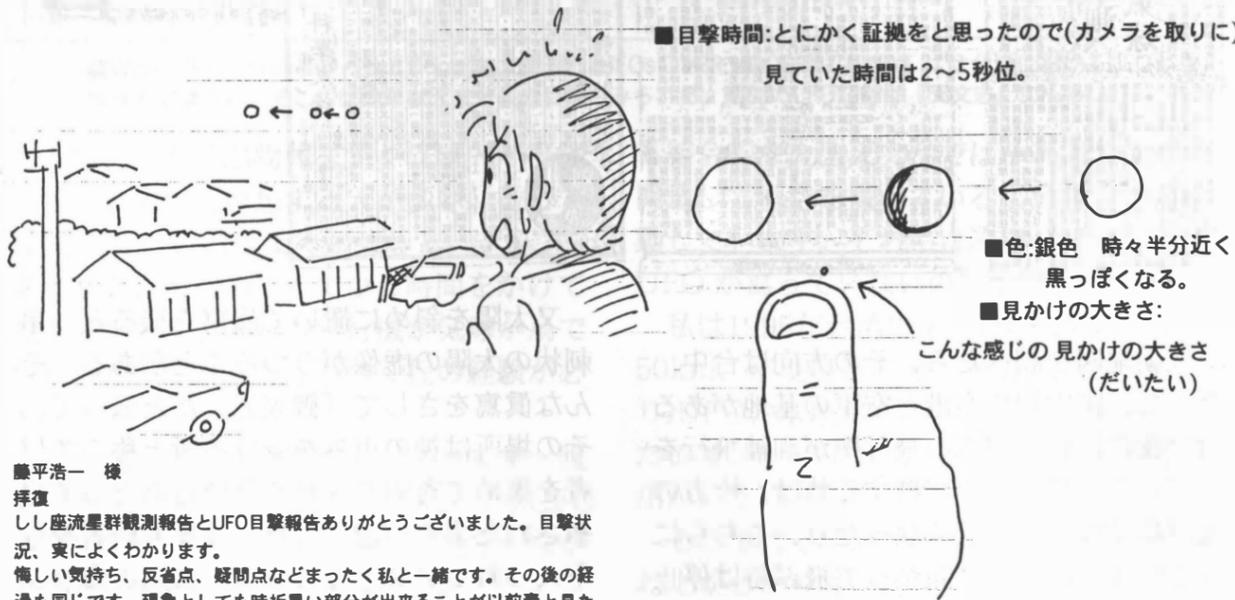
すぐにダッシュして階段を駆け登り、妻にUFO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ベランダから見てくれと言って、カメラを取り、いそいで駐車場へ!この間約1分~1分半。

が! しかし、銀色球体はもう見えなくなっていました。

う〜 くやしい〜カメラさえ手元にあつたら、絶対写せたのに!

でも、もうあとの祭りです。その日は、一日カメラを持って歩き、あれは何だったのだろうと考えて終わりました。(妻はベランダから見えていない)

■目撃時間:とにかく証拠をと思ったので(カメラを取りに)見ていた時間は2~5秒位。



■色:銀色 時々半分近く黒っぽくなる。

■見かけの大きさ:こんな感じの見かけの大きさ(だいたい)

見た後の感想:

- ①お〜〜〜久々に見てうれしい
- ②やっぱり本当に飛んでるんだと再確認の喜び
- ③又、自分への疑い。誤認の可能性はないのか?
- ④いつか写真に撮ってやるぞという思い、などです。

藤平浩一 様
拝復
しし座流星群観測報告とUFO目撃報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目撃状況、実によくわかります。悔しい気持ち、反省点、疑問点などまったく私と一緒に。その後の経過も同じです。現象としても時折黒い部分が出る事が以前妻と見たものに似ています。

ところで先月購入されたペンタックスMZ-10についてですが、しばらく手元にカタログ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最新カメラはZ-10ですが、これは人物スナップ専用に使っています。UFOを撮影する場合は、どうしても望遠が必要になります。理想的には300mm~500mmですが、私はまだ300mmです。肉眼で明確に丸く見えても70mm程度では見たように写りません。MEをUFO専用に使っています。

しかし、何事も挑戦が第一です。がんばって下さい。全文掲載予定です。草々 1998.11.24 6320077天理市平等坊町193-5 天宮清

■静止のまま消失した白い光

1998年7月4日(土)午後10:00頃、南西の空に一つの白い光が見えた。明るさは近くの星よりも明るい。飛行機とは思わなかった。

動いてるのかそうでない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からだ。星だと思い、見てみると、1~2秒程で小さくなり消えた。星が濃い雲に隠れたのだろうかと思ったが、消え方がゆっくりだったので変である。雲にかくれる様な感じとは少し違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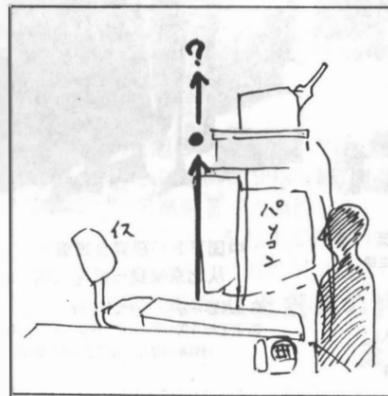
目撃者:天宮志麻

■目の前で上昇した黒いもの

1998年8月8日午後11時50分すぎ、私はTHE UFO RESEARCHERの案内を封筒50通ほどに入れて発送の準備をしていた。

そんな時、パソコンの横のスキヤナーの当たりから、黒い直径数センチの黒いものが垂直に上昇して天井に向かった。「大きな虫がいたのか!」と天井を見たが何も見えない。あれほど大きい虫だとしたら、カナブンとかカブトムシとかの筈で、無音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たいてい「ブーン」とか、羽音がするし、天井や壁にぶつかれば「パチッ」と音がする筈だ。音はまったくなかった。それに、フワッと垂直に上がるのも変だ。私はそのとき、秋田の鹿角で聞いた“地面から垂直に上昇した黒い玉”の事件を連想してい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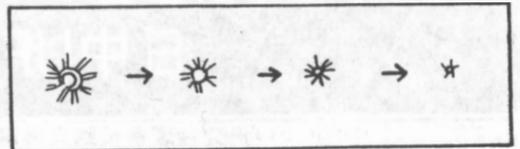
1998年8月9日AM7:34長崎原爆投下の日いちおう記録として記す。天宮 清



■イラク攻撃の日、静止のまま消失した光体を見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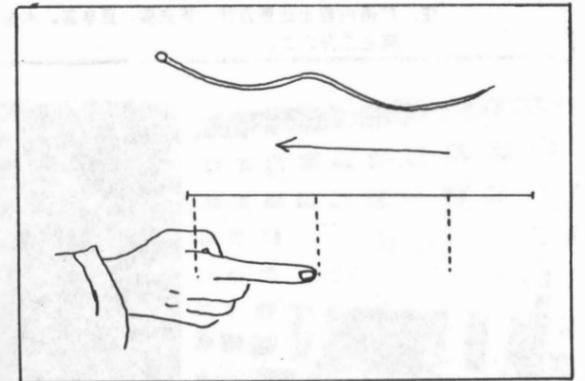
1998年12月17日午後5時30分頃、会社からの帰り、自転車で家まで10m位の曲がり角で、ふと南西の空を見ると、仰角60度位に強く輝く木星が見えた。しかし木星の右下の方向に同じ様に輝く光が滞空していた。その様な明るい星はないのにおかしいと思い、じっと観察していると、急に明るさが減少し始め、5秒位で消失した。うす雲がかかったせいではないかと、しばらく見ていたが、雲がなくなっても現わ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家に帰ると、娘の志麻が「ママ、これ知っていたか?」と言うので新聞を見る“米軍がイラクを攻撃した”との記事が大見出しになっていた。

目撃場所:天理市平等坊町。位置:南仰角30度位。継続時間:10秒以内。色:白色。形状:星状。動き:静止。変化:その日の木星(マイナス2.5等)と同じ位の明るさで5秒位輝き、次第に明度低く輝きが薄れて消失する。明るさ:-2.5等から明度落ちて消失。



■蛇行する光の目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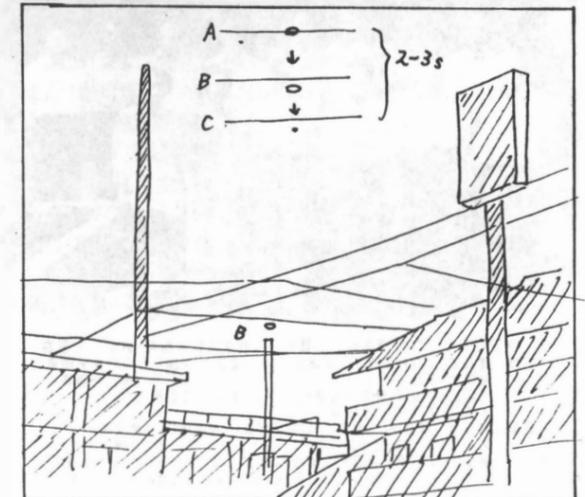
1998年12月20日午後11時10分頃、日曜洋画『アステロイド』を見たあと、娘と二人で星空を見に行つた。最近、腰が痛むので、体操のつもりでえび状に腰を曲げて天頂を見たとき、東から西へと蛇行して光が飛行した。1秒以内。1等星位の明度。光のすじは太く思えた。娘は別方向を見ていた。PM11:40記 目撃者:天宮ユキ



■未確認静止目標-白い楕円

1999年1月9日朝の出勤前、玄関から空を見ると澄んでいたのに、カメラを持った。7時30分過ぎに自宅を出発。25号線を直進して、消防署のある交差点で停止。ふと、北の空を見ると、電線に重なったのガイシのような白い楕円が見えた。「あんなところに、あったかな?」と少し頭を下げると白い楕円は電線から離れて空にあった。「飛行機か?」と思ったが動かない。すると少し小さくなり、消えた。信号が青になったので、バイクを走らせたが、気になって何度も後ろの空を振り向き、飛行機が見えないか探したが見えなかった。光沢のない白い楕円。すぐ手を伸ばして仰角を計ると10度あった。カメラを出す余裕はなかった。状況説明図を作図するために、翌々日の月曜日朝の出勤時、交差点で停車した瞬間、素早くその方向の写真を2枚撮った。

目撃者:天宮 清



日中UFO情報交流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到义乌讲学
 本报讯 日前,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王昌挺到义乌市给义乌市UFO研究会全体会员讲学,王昌挺介绍了国内外研究地球、宇宙之谜的动态。(王峰森)

金华市广播电台: 1998年10月2日—3日 二天
 每日上午: 7:50 10:15
 晚上: 6:40
 向全地区433.64万人播送。
 金华日报: 系中共金华地区级党报,地区级管辖9个区、县、市,总面积10917平方公里,人口:433.64万人。
 注: 广播内容比此更具体、更充实、更丰富。本报删去三分之二。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王昌挺来我市指导

本报讯 9月23日,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王昌挺来我市检查和指导UFO研究工作,王昌挺向我市领导介绍了我国与世界各地当前研究地球之谜与世界之谜的基本情况,并对我市UFO研究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评价。(陈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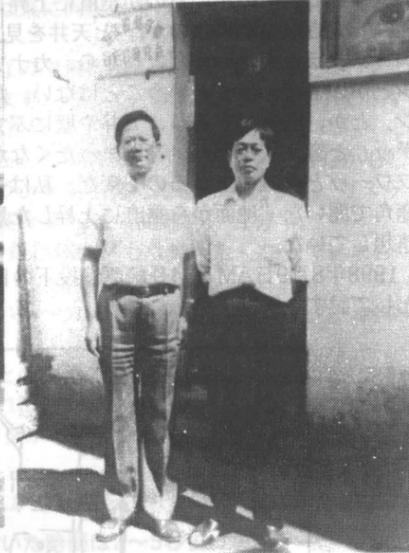
义乌市广播电台: 1998年10月2日—3日 二天
 每日上午: 7:50 10:15
 晚上: 6:40
 向全市64万人民(不包括暂住人口)播送。
 义乌报: 系中共义乌市委主办,是县市级日报,全市总面积1102.8平方公里,管辖8个乡镇、15个镇。
 注: 广播内容比此更具体、更充实、更丰富。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左: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右: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1998年9月23日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前排: 斯洁真、王世南、斯瑞达
 后排: 董元成(市府社团管办室副主任)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李亚平(王昌挺夫人)
 丁美英(市UFO研究会理事)
 1998年9月23日 义乌市双林寺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左: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右: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1998年9月24日 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孟大川巷3号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左至右
 前排: 董元成(市府社团管办室副主任)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骆族法(市政协主席)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李亚平(王昌挺夫人)
 丁美英(市UFO研究会理事)
 后排: 吴日鲁、钱贤福(二位市UFO研究会理事) 龚昌运(市科协主席)
 朱中宝(市UFO研究会副理事长) 王世南(市UFO研究会福田负责人)
 陈金昌(市UFO研究会理事) 斯洁真、斯瑞达(二位市UFO研究会上课负责人)
 1998年9月23日 义乌市人大政协办公大楼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左至右
 前排: 斯瑞达、王世南、斯洁真
 后排: 董元成(市府社团管办室副主任)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李亚平(王昌挺夫人)
 丁美英(市UFO研究会理事)
 1998年9月23日 义乌市朱丹溪陵园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主席台前 左至右
 季盛清(市府副市长) 王昌挺(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骆族法(市政协主席) 孟正六(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李亚平(王昌挺夫人)
 1998年8月23日 义乌市人大政协办公大楼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左: 孟仙燕 (十八岁)
 中: 王昌挺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右: 孟正六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 市UFO研究会理事长)
 1998年9月24日 义乌市县前街孟大川巷3号



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长 王昌挺
 从北京来我市指导、讲学 孟正六主持
 左: 孟仙燕 (十八岁)
 右: 李亚平 (王昌挺夫人)
 1998年9月24日 义乌市县前街孟大川巷3号

浙江省UFO研究会的孟正六(モン・チョン・リウ)先生から、11枚の写真と新聞、原稿2編、報告が届いたので、それらに関連したものを紹介する。

まず1998年9月23日から24日、中国UFO研究会理事長の王昌挺(ワン・チャン・ティン)先生と夫人の李亜(リー・ヤー)女史が浙江省義烏市を訪問。同市政府の指導により熱烈歓迎を受けて講演した。また孟正六先生の関係者と座談会が開かれ、王夫妻は名勝古跡を見学した。

孟正六先生は編者が多忙で中文の和訳の労力を考慮して短編2編を送ってくれた。一つは「秦始皇帝多次接見外星人」で、台湾の呂應鐘著『大幽浮』に掲載されたもののコピー。もう一つは『金華日報』1993年5月23日に掲載された「信じようと思じまいとあなたの勝手」のコラムで「千古之謎再現蔣堂」と題した過去の事件と最近の事件の共通性を述べたもの。この文章は1993年第1回海峽兩岸UFO学術会議開催中、呂應鐘著『大幽浮』用に送られた。まず北京と義烏市金華地区をむすぶ怪事件から…。ふたつの記事のタイトルは本誌用に編者がつけた。

367年隔てた二つの奇怪な出来事の共通性

孟正六

367年前に北京で起こった謎の爆発事件と同じ事件は千古の謎だ。1626年のその日(編者注: 沼川淳治氏から提供された1994年発行『天怪地奇の中国』第21章「そは何物ぞ」によると、同一の現象を記したと考えられる別の文献からの翻訳によると、その日付は5月30日・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となっている。)、北京は快晴であった。午前9時、突然空中に大きな轟きが発生、大きな火球が市の東北から西南方向へ移動、その瞬間、一団の黒い茸、万年茸(まんねんだけ)状(中文では靈芝)の雲霧が市の南西の一角にたちこめた。たちまち天暗く地黒く、塵、火炎乱れ飛び、天崩れ地落ち、多くの家屋は倒壊、二万人あまりが死亡した。奇怪なのは死者が裸体で、市街で生き残った人々もまた皆衣服のないすっ裸になった。幸いに籠の中に座っていた女も全身裸になっていた。その後の彼女が述べるには、爆発時、黒く濃いモヤの中、誰かがわざと下着、ブローズ、上着、スカートを脱がしたようだったという。

1992年7月1日正午、金華縣蒋堂鎮蓮塘村で雷を伴った雨が降り続いた。35才の村民勝志成はこの時ちょうど家の中で仕事をしていて、突然、彼は雷撃を受けて家の中から家の外2メートル遠くへ投げ出された。奇怪なことは勝

も身に糸もまとわず素っ裸になって地面に横たわっていた。群衆はこれを見て論争しつつ急いで彼を救出し、彼は病院に運ばれて危機を脱した。診断によると、右足の骨が開放性粉碎性骨折、かかとの皮膚がひどく欠損、胸腹部の皮膚に軽度の火傷、聴力が減退していた。

この二つの事件に共通しているのは、全身裸体、つまり未知の何物かが衣服を脱がせた事、前者は天空に火球が出現したが後者は無かった。前者は2万人以上の死者がでた大変な規模の事件だったが、後者はたった一人の被害で規模は小さい。この「撲朔謎離」(この言葉は『基礎中国語辞典』には無く、陳百海先生が1998年2月23日に編者宛贈呈した『漢語成語詞典』にあった。しかし撲朔が「冤脚乱動」、謎離が「眼睛半閉」の意味だと知っても、またその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の謎は驚いて目を見張り舌を回らなくさせる。(孟正六先生の文章の結語は「使人瞠目結舌」)

秦の始皇帝は宇宙人と関係あるか?

実は秦始皇帝に関する記事は類似が多数あり、孟正六先生のは他の文献から比較すると出典が省かれているのと、正確な翻訳に自信がないため、翻訳はやめて他の文献や日語文献からこの機会に少し秦始皇帝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にする。

1994年8月18日に北京会議の席で田道鈞教授から贈られた『UFOと古代中国』(甘肅科学技術出版発行)の第10章「外星人的形象」と第12章「外星人的足跡」に始皇帝二十六年(紀元前221年)に巨人と会っ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出典は『博物志』巻二となっている。

また1993年9月29日に四川教育学院から贈られた『四川文史叢書-飛碟探奇』59頁「秦皇漢武所見の長人は天外來客?」には『史記』と『漢書』から同様の記述がみえる。中国人には見えない12人の巨人は皇帝の野蛮な統治を警告にきたのでは?との解釈と、いや、皇帝の時代は天に良い兆し(瑞)があった(編者注: 沼川淳治氏提供『古天文学の道』目次コピーによると、「秦始皇帝とハレー彗星」という章があり、詳しい記録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ようだ)など。

名著普及会刊『世界神話伝説大系12朝鮮の神話伝説』52「筋岩」によると、始皇帝は万里の長城建設に使う石を集めに朝鮮まで来たが、始皇帝は石に鞭を当てるだけで石を移動させて一箇所に集めた、という話がみられる。これを読んで、昔、黒沼健の新潮社怪奇シリーズに“古代エジプト人はムチを当てて石を動かした”という未確認の話

が出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た。

ペルトルト・ラウファー著杉本剛訳博品社刊『飛行の古代史』には古代中国をはじめとしてインド、バビロン、ペルシャにおける飛行、飛行船について紹介する極めて興味深い本だが、7頁に始皇帝が用いたレントゲン鏡について述べている。始皇帝は後宮の女たちを試すのにこれを用いたという。また、秦始皇帝統治の時(紀元前259~210年)「真に崇高な生まれの人」がいて、その人は雲に乗り、雲に隠れた龍にまたがって、白昼天の蒼穹にまで昇って行ったという。ちなみに、中国山東省に「龍の牽く車と龍騎士の競技飛行」と題されたいくつかの古代絵画がみられる。

さて、物事を実証するという点で、物的証拠のない文献記述だが、その効用はイメージの世界を拡大し、意識を広くする“心の体操”にある。「日の下に新しいものはない」(『伝道の書』1-9)というが、すでにあったものを認識する時間だけで人の一生はあまりにも短い。

■右の写真は天文家でUFO研究者の王志平氏。大陸からは多くの研究者から手紙を頂き、その個々に返事を出しつつそれらを詳しく紹介するには、時間がなすすぎる。湖南省の濃厚な研究論文集もついに紹介できず1年が過ぎた。



■前号49ページで、1986年8月10~14日まで吉林省长春市で開催された「中国UFO研究会 第三次全国大会における論文目録を紹介する」と述べて紹介するスペースがなく、文章も訂正しないままだったので、以下にそれを掲げる。

中国UFO研究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時間: 86年8月10-14日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 代表: 20个省市、80位

論文目録

一、在大会上宣读论文16篇

- 1、《UFO数理问题探秘》剖解 福建 许炳坤
- 2、狭义宇宙相对论 四川 冯劲松
- 3、广义宇宙相对论 四川 冯劲松
- 4、飞碟旋转与质磁场(+)、(-)、(0) 南京 伍培云
- 5、球形闪电、地光火球和UFO 北京 邹有所
- 6、场素假说与UFO 北京 贾久臣
- 7、试论外星人生存的条件 浙江 孟正六
- 8、百慕大三角里的新物理概念~引力差 上海 黄小龙
- 9、对地外文明问题的一些讨论 长沙 曹遂欣
- 10、质体论 河南 曹遂欣
- 11、多维空间与飞碟地震的关系 上海 蔡贯枋
- 12、用当代科学技术研制磁垫式航天的可能性与障碍 吉林 阎春生
- 13、飞碟高速自转给人类的启示 安徽 李瑞金
- 14、试论飞碟之谜 江苏 李瑞金
- 15、UFO与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失踪 黑龙江 曹烽
- 16、初论7.26和6.18夜空事件真相 内蒙 朱振忠

- 11、《圣经》《藏经》《苏木尔人》《中国历史》《秘鲁》《黎巴嫩》等记载和遗迹中的《UFO》证据 浙江 孟正六
- 12、外星人潜入人间参加工作 浙江 孟正六
- 13、某些高温的行星上可能存在生物 浙江 孟正六
- 14、不能以地球人类的观点支观察外星人 浙江 孟正六
- 15、外星人攻击苏联太空发射中心 浙江 孟正六
- 16、外星人大多数是和善的 浙江 孟正六
- 17、UFO高速飞行与地球自旋 湖南 开武
- 18、浅谈对“地外不明物体”探讨的态度和方法 湖南 陈志君
- 19、UFO对特异人的心理、生理影响 山东 唐家奇
- 20、外星人与理论分析(续) 山东 唐家奇
- 21、目击事件的调查、资料处理 山东 唐家奇
- 22、《圣经》引出的启示 河南 李建国
- 23、《医学与UFO》 吉林 刘国强
- 24、《科学、潜科学和伪科学的分界标准》 天津 李世颐
- 25、《月球表面短暂异常浅析》 天津 孙华强

二、未在会上发表的论文25篇

- 1、《一九七六年在四川、云南出现的地光(火球)辨析》 四川 赵庆生
 - 2、《中国的UFO现象与研究》 广州 温孔华
 - 3、《超光速与多维世界~UFO浅谈》 北京 王琦生
 - 4、《飞碟飞行原理探讨(-)~飞碟如何克服地球吸引力》 北京 席时政
 - 5、《UFO研究与灵学唯心主义~评林清泉“灵魂学手记”》 贵州 胡其国
 - 6、《UFO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山东 王伟刚
 - 7、《活动断裂构造与UFO关系初探》 长春地质学院 汪筱林
- (以上七篇经学术部同意大会交流,因作者未到会故未发表。未注详细地址的均不详)
- 8、麦克斯韦实验所揭示的客观事实 北京 贾久臣
 - 9、“隐形疾”与UFO现象探索~浅谈UFO与人体科学关系 福建 肖彭生
 - 10、辽宁省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 辽宁 陈荣山

中国UFO研究会三大代表会秘书处
一九八六的八月十二日

证 书

孟正六同志 您的学术论文《试论外星人生存的条件》

在一九八六年中国UFO研究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交的论文。

特发此证

发证单位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

人物紹介 William P. LaParl 氏



に英作文を依頼して英文の原稿も出来上がった。それで、この原稿で応募してみた。

1994年6月22日、より返事が届いた。応募作品で入賞のものではなく、発表する用意がないことと、色々細かいことが述べられていた。

またLaParl氏の手紙の文面から、今後もコンタクトを継続すればよいことがありそうな気がしたので、その後、発行のたびにTHE UFO RESEARCHER、気向いた時にUFO写真やビデオテープ、一時期いつも出版元から余分に送ってくれた雑誌『ボーダーランド』を送った。

LaParl氏からもときおり米国で販売されているUFO雑誌や書籍、ビデオテープが届いた。

欧米のUFO資料は、翻訳能力のない編者にとって猫に小判だが、William P. LaParl 氏から送られた市販のUFO雑誌は写真やイラストが豊富で、分かる単語を拾いながらそれらを見るだけでも、現在流行中のUFO情報をかいま見ることができた。

彼の送ってくれた資料で、「GEODOSS Object, Day 335, 032444(Z)1993」と題されたVHSビデオテープは大変貴重だった。ブルース・マカビー博士がこれについて検討した文書も含め、折しもUFO党森脇氏からの呼びかけで着手していた副都心活用計画の提案に添付資料として映像と文書を都議会に送った。

また、上海市UFO研究会の呉嘉祿氏にこの資料を送ったところ、それらが翻訳されて中国UFO研究会機関誌『天地探秘』に掲載された。

最近になって私はLaParl氏がどんな人物なのか知りたくなり、「あなたの顔写真を送ってほしい」と手紙を書いた。手紙を出してから相当たったところ、LaParl氏の様々な表情とポーズで眼鏡をかけたたりした大キャビネの写真が5枚送られてきた。これらを全部一度に掲載しようかと考えたが、今後も彼からの情報が届いたら、そのつど掲載することにした。私は年配の人物かと予想していたが、編者より若い感じである。

1993年10月22日、国連分会第2回シンポジウム「地球外知性と人類の未来」が開催された。

講演したのはコーリン・アンドリュース氏、ウラニー・ルカネン・キルデ博士等。日本からは当時の科学技術庁長官江田五月氏のメッセージを携えて石川県羽咋市UFO館推進人の高野誠鮮氏が出席。同時に出席した台湾の江晃榮博士から、編者は大量の資料および講演のビデオテープの提供を受けた。その中文書コピーに

ANNOUNCEMENT \$1,000 Prize

Contest & Call for Papers on the UFO Topic

Dr. Alexander Imich Prize Contest No.5と題された募集広告があり、宛先がW.P.LaParl氏になっていた。彼はコンテスト・コーディネーターであった。編者は当時、多くの協力者と共に「UFO & IFO」と題したスライドとビデオの脚本を手がけていた。東京の旧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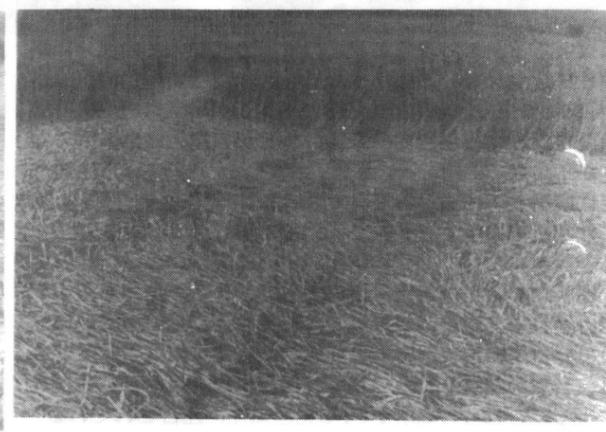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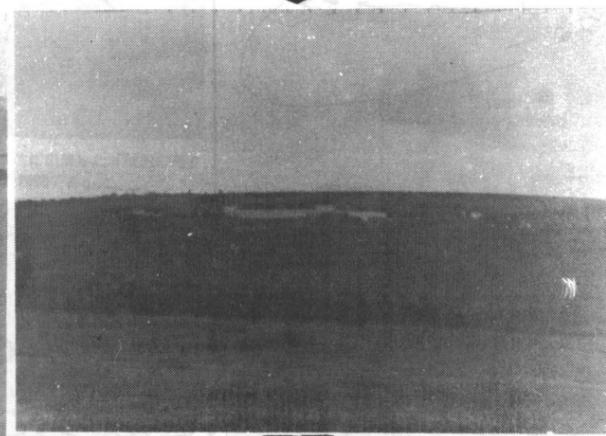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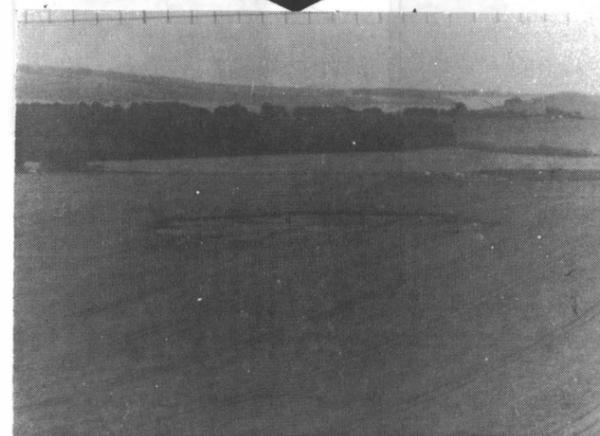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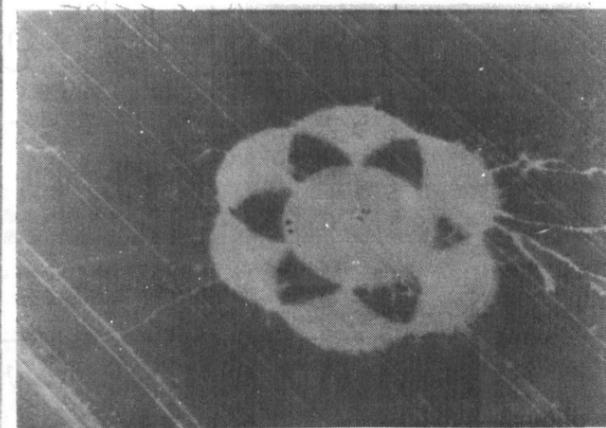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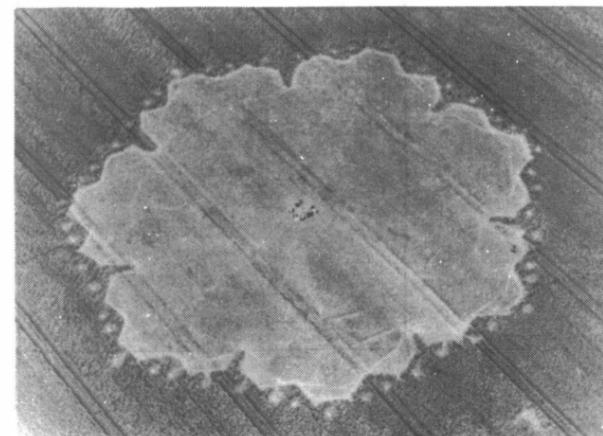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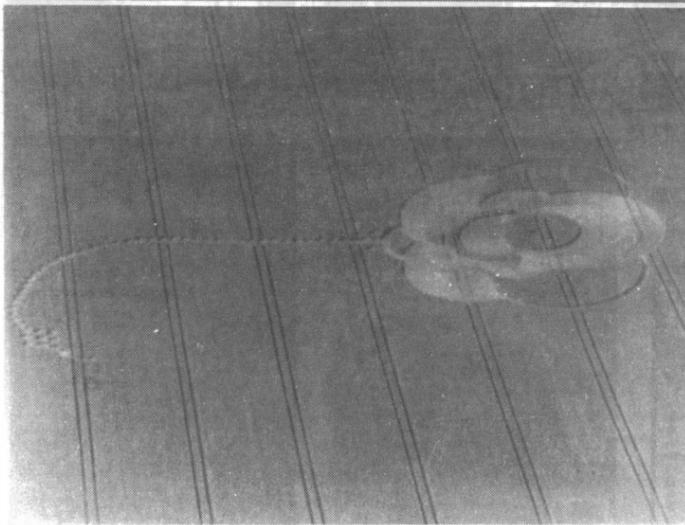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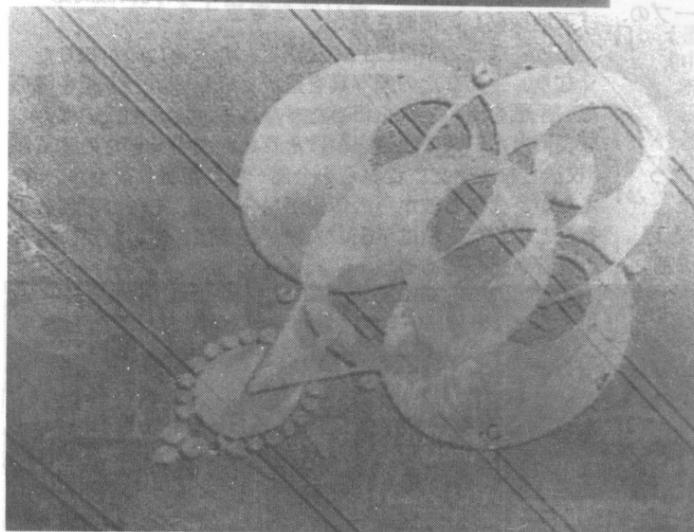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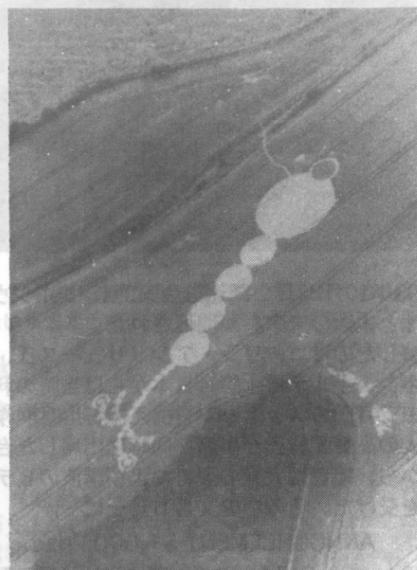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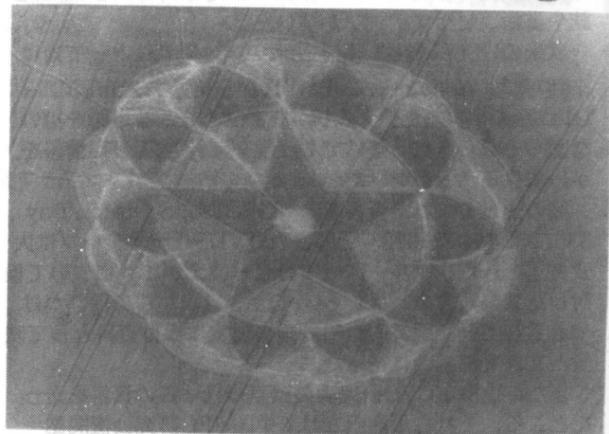
■William P. LaParl 氏から提供された雑誌、書籍、ビデオテープ

英国のクロープフォーメーション現象…作物美術の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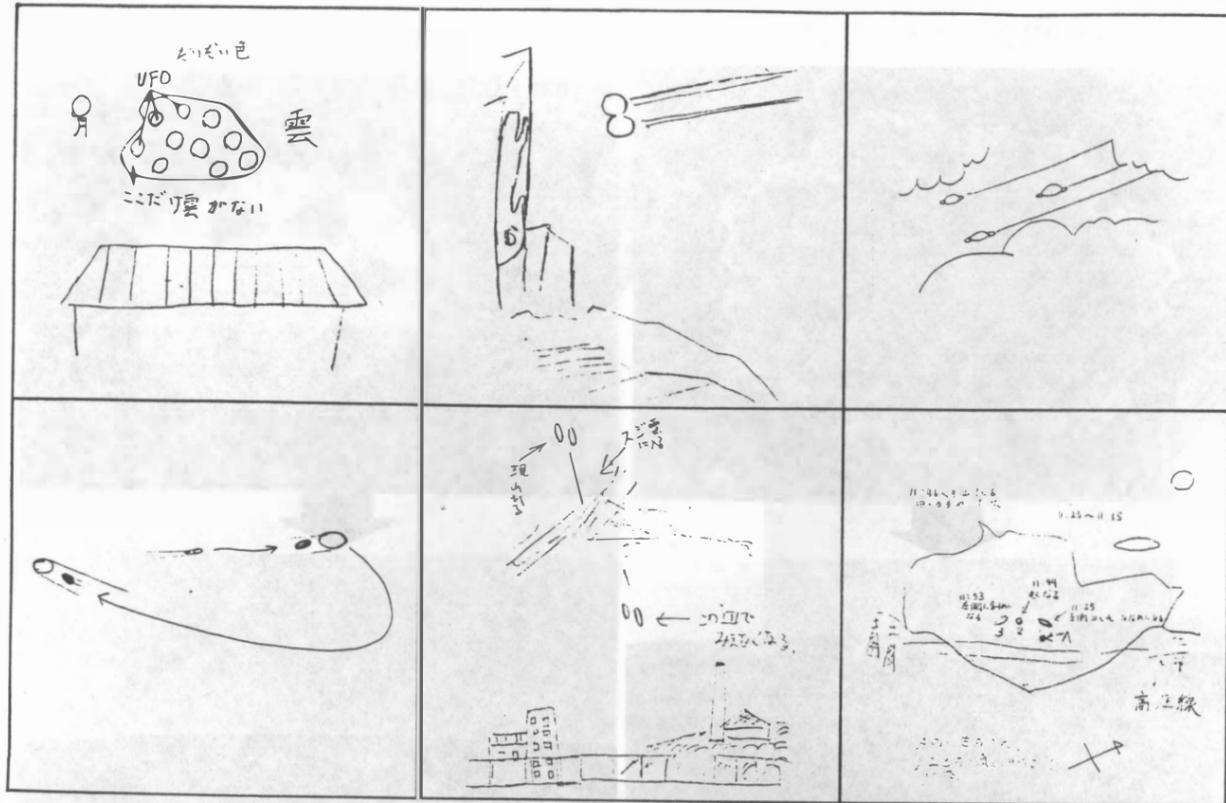
Is a crop circle the fine arts or disturbance?
 Is a crop circle harmful?
 They damaged a field.
 It is beautiful sightseeing.
 Whose possessions are crops?
 They are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God's possessions.



■1998年7月18日～26日の期間、英国南西部クロープサークル発生の各地を訪れたH氏と、別な期間に現地を訪れたS氏より提供された写真から紹介する。H氏の写真は前号添付のカラーコピーにて一部読者に配布した。今回は空中と地上から同一サークルの撮影に成功した写真を3種類紹介する。



■単円から始まった「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現象は、いまや“作物美術”あるいは“作物芸術”ともいうべき造形の美しさ、造形の斬新さを見せている。星の形の周囲に花卉を配したようなデザインはまさに“天の星”と“地上の花”を合体させたイメージを思わせる。星の上に神を求めよ、とうたったシラーの詩……。聖書をひもとくと、イエスの言葉の中に「畑」という言葉が「世界」の意味で使われている。「良い種をまく者は、人の子である。畑は世界である。良い種というのは御国の子たちで、毒麦は悪い者の子たちである。…収穫とは世の終りのことで、刈る者は御使いたちである。」「天国は、畑に隠してある宝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麦」と「畑」が最後の審判者といわれるイエスの言葉の中に登場することと、穀物畑の図形の間には、何らかの関係があるのだろうか？ もし、関係あるとなると、サークルメーカーとはイエス・キリストに所属し、ニセモノサークル制作者は、子供から老人に至るのまで「ニセ・キリスト」の烙印を押される集団に所属することになるが……。



UFOの照準はどこにあるか？

UFOの調査対象となった人々の思想と行動を探る

UFOが地球外からの宇宙船である事の証明は、このさい保留とする。この現象が我々の世界の住民のどの部分に集中して発生しているのか、それを掘り下げてみたい。

まず、UFO目撃報告あるいはUFO目撃談というものは人間によって成されており、目撃情報の発生には人間の存在が不可欠である。そのUFO目撃者が何の組織、施設などに所属しているか？、という要素と、UFO目撃報告はどんな場所で発生するか？という要素はお互いに重なっている。

場所については軍用・民間の航空機上、すなわち空中を始めとして、空港、軍事施設、ミサイル基地、核兵器施設、発電所、古代遺跡などがすでに昔から指摘されており、当然ながらそれらの場所に関係する人々が目撃者となり得る。これらの場所がUFO発進知性に注目されている理由についても多くの研究者が持論を展開している。

そこで、本編では場所と施設のテーマを割愛し、UFOの目撃者に焦点を当ててみたい。しかし、「どんな人がUFO目撃者なのか」という課題ではあまりにも広大でつかみどころがない。そこで、UFOが積極的に接近した人物、という一面に絞って“UFOが特定の人物に接近する行動原理”なるものがあるのなら、その辺のところを探っていくかと思うのである。これはUFO研究の発表というよりも問題の提出である。

「UFOから接近を受けた人」という課題は、一般的にはともすると最近とみに増加の傾向にある「錯覚や誤認を起し易い霊感体質や妄想・虚言癖の人々」と同一視され

やすいので、この混乱を避けるため、なるべく編者の認識範囲にある人物に絞ることにした。

本誌の名称は『THE UFO RESEARCHER』である。つまりUFO現象やその研究もさることながらUFO問題の中心にいる人間「UFO研究者」を全面に押し出している。1989年に本誌が創刊され、昨年で10周年を数えた。編者がいつも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この地球上にUFO知性の望む人物がどれくらいいるだろうか？」という課題であった。それらの人々、つまりUFO知性の立場にとって注目し、彼らの観察・監視対象となり、何かの理由もしくは機会に出現・接近される人物とは、昔風にいえば未知の飛行物の「依り代(よりしろ)」と言えるものではなかろうか。物体であれば“神の山ホレブ”から“竜燈松”に至るまで、人類史の最も神秘で神聖な物語り語り継ぐ聖地そして人々であり証人である。まず編者自身が認識している過去の出来事から掘り起こすことにする。

■CBAの人々は何故、多くのUFO目撃に恵まれたのか？

1960年から1975年までの15年間、編者はかつて“極東最大”といわれたCBA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以下「CBA」)に統一に関係していた。編者がCBA本部で携った業務の中で、一つの大きな経験は、全国の会員から寄せられる

UFO目撃報告を詳細に読み、検討し選別し分類し、集計し発表した作業であった。UFO観測の実践と報告の迅速



■ハヨピラ建設の原点「文化神オキクルミカムイ」伝承 古代人が受けた天空人の教示に対する感謝の形が建設された。

■1965年6月24日、ハヨピラ式典に出現した「契約の弓」 創世記の一章が現代に成就した瞬間であった。

■1960年頃の 天宮一家の 屋根上における観測風景

■天空神アフラマツダはオキクルミと同一人物か？

さ、指示系統の正確さとその実行の忠実さにおいて、他のUFO研究団体には類をみない熱心な人々がこの時期全国から結集した。その成果の一つとして北海道日高に完成したハヨピラ施設があり、機関誌『空飛ぶ円盤ニュース』『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ジュニアえんぼんニュース』『BROTHERS』に発表された多数の研究結果とUFO目撃報告がある。「なぜ、彼らだけにUFOが見えるのか？」といった議論から、「原始的な宗教団体」などといった週刊誌上の批判にいたるまで、日本UFO界に様々な話題を提供し、また恐れられた団体CBAは、その設立目的や行動目標が極めて明確であった。また、組織の頂点に立つのがUFOの世界との接触者、コンタクトマンであった。つまり彼らCBAにとってUFOとは地球外からの宇宙船であり、古代から現代にいたるまで一貫して計画を遂行してきた宇宙連合という地球外組織の派遣する飛行物体であり、人類史におけるその栄光の足跡を含めた宇宙の真の姿を世界中に公報する、という目標に向かっていった。

そして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UFOとして目撃される宇宙機の乗り組み隊員に科せられた任務は、「上を見る人には、可能な限り姿を見せる」という事で、CBAはこの宇宙との約束によって全会員にUFO目撃のチャンスが訪れた、という訳であった。人は理屈や知識よりも、体験によって動くものである。UFOを学ぼうとする者、組織の中で活動しようと希望する者にとって、まず通過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のは、自分達がやっている事に対する絶対的な確信の裏付けを得る事であって、一分でも迷いがあればいずれ脱落する。納得して活動するためには宇宙連合の存在を示す驚異的なUFOの姿を自ら努力して目撃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なかでも当時「テレ・コン」と呼ばれていた空に向かって呼びかけUFOを目撃する方法が奨励されていた。この最初の実験者は米国のレイ、レクス・スタンフォード兄弟を中心とするグループといわれている。科学派の研究者からは「ナンセンス」と否定された方法だが、これは仕方がないことである。体験者と非体験者というより、物事への取組の方法が違っていた。

編者の妻の知る北海道のIさんは、星空の中に望み通り現われたUFOが、自分の思う通りに右へ行ったり左に行ったり、上昇したり下降したりするので、まるで自分がキリストにでもなった気分だった、と親しい人に語った。I氏はハヨピラの太陽のピラミッド建設当時、大量のコンクリートブロックを寄付した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る。

ところで「テレコン」についてだが、編者も一時期、呼びかけるとすぐ見ている空間に青い円っぽい、ぼんやりした光体が現われてスルスルと滑るように飛行するのを少なくとも連続2夜見たが、自分の気持ちを上空遥かで見つめ、視線の延長に出現する技術とは一体何か、まさに神の能力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たものである。実際、そのような場面に遭遇し地面に平伏したことが何度かあった。

平野威馬雄の本にも出てくる東京のT氏(故人)は、古い時代の空飛ぶ円盤目撃者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が、彼は写真技術に秀でていた。トリック写真の見本として選ばれた有名なアダムスキー撮影の一連の写真を記事に取り上げる事になり、彼がその再現を試みた。「写真が出来た」という連絡を受けて都内下町にある喫茶店の自宅を訪れ、彼の部屋で写真を見せてもらった。よく出来ていた。特に黒い母船の周囲に浮かぶ発光円盤の写真は寸分違わぬ出来映えであった。「どうやってこれを作ったのか?」と私は聞いた。彼はこう答えた「紙と電気スタンドを使った」と。彼が事故で亡くなってから、未発表に終わったこのネガを譲り受けようとする度々も思ったが、実行には至らなかった。もう30年近くたった。彼は『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編集上で私の無理な注文に快く応じてくれ、私の過激な要求にも応じてくれた。彼の運転するブルーバードで仲間と共に東京から熊本まで高速のない時代の陸路を泊りがけで行った時、車内の同乗者全員が眠りこけているのに黙々として運転していた精神力の強さと、対向車同士の見込み違いで大型トラックとの衝突ギリギリのスレ違いの瞬間における冷静さに感服した。彼は未発掘の古墳の石室に重要な壁画が描かれているという“宇宙情報”をもらしてくれた。この“宇宙情報”とは、コンタクト発生当時、コンタクトマンが周囲の人に語った様々の見聞談で、宇宙空間からの見聞から、古代オリエント史における宇宙人の足跡や日本の歴史における宇宙的要素、個人の前世や他の感星の生活の姿など、誰しもが知りたい内容であったが、その後、任務の重大性からかコンタクトマン自身の体験談はあまり聞かれなくなった。T氏から古墳壁画の話聞いた時、私は岩戸山古墳がそう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た。(同古墳は発掘しようとする死亡事故が起こるため、神社が祭られている)。また「人間の進化とは、どの要素に重点を置くか?」という私の質問に彼は「思想だと思おう」と答えていた。

私の知るCBAのメンバーは忠誠心、正義感、実行力、自己犠牲的精神、奉仕的精神が旺盛であった。また、さまざまな分野に秀でた能力・特技を持ち、勇敢であった。話しはとどろが、CBAのおもなテーマソングは「キングオブキングス」と「十戒」と「エル・シド」の序曲であった。CBA独自の講演会で九州装飾古墳に描かれた“太陽マーク”を次々と映し出しながら「キングオブ・キングス」を耳にむこびりつくほど繰り返し聞かされた私は、この曲のフィナーレを聞くたびにキリストの物語りではなく、九州古代太陽王国のイメージを脳裏に描くようになった。

ハヨピラ建設現場では昼も夜も、モノラルレコードの「十戒」が全山に響き渡っていた。モノラルはサウンドトラックと同じで、その後発売されたステレオ盤は(楽器が異なるため)映画の迫力にやや欠けている。偶然と思うが、神との遭遇、エジプト圧政からの脱出、そしてやがて全世界に散っていったイスラエルの軌跡はなぜか我々の運命と重なるのだ。なぜここで音楽を持ち出したかという、私の尊敬する先輩達はクラシック音楽や音楽そのものに通じている人が多かった。

私はベートーヴェンの交響曲第9番「合唱」について熱く語る先輩の影響で、シラーの詩「星の上に神を求めよ…」をスライド構成「カムイカラ・シンタ」の宇宙場面に採用した。

実はこれを打っている12月23日夜、近くの市民会館で行われた「第9演奏会」に行ってきた。ベートーヴェンのレコードを初めて買った高校生からの夢であった生の交響曲演奏を生まれて初めて体験したのである。レコードやテ

ープでは聞きのがしていた細かい旋律がよく耳に届いた。指揮者や独唱者を除き、楽器の演奏は若い高校生で合唱は老人も混じった市民の合作だが、訓練を重ねた完璧な内容であった。人間の発声と楽器の能力を限界近くまで引き出して人類と神の巨大な思想を旋律に乗せた、そんな感動を覚えた。

音楽とはまさに「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のかたまりである。空気が楽器や音声によって振動し、それが耳と体を振動させる。これをたとえばバイオリンの音が体のどこかを音叉のように共振させて、その部分の細胞を刺激すると考えると面白い。かつてウィリアムソンが提唱した「共振電磁場」なるものを連想する。また「S.M.V.P」スーパー・マグネチック・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パワーという人間レダのような能力は宇宙連合コンタクトマンが作動させてUFOの接近を探知したり特定個人の動向をキャッチするものである。私は何度か現場でその能力を見せつけられて、あたかも神の能力を見たかのように驚愕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能力者と一緒に仕事しつつ遠距離から透視されているという実感は恐怖に近い。それを承知でありのままの自分を演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地球人類としての宿命を感じた。最近、軍事的に開発されている「リモート・ビューイング」がこれと同じものかどうかは判断できないが、人間には開発すれば可能な潜在能力があることは確かだろう。

1960年代前後のある時期、宇宙連合側からテレパシー訓練の援助が出された時も、「クラシック音楽を一日何時間聞く」という指導があった。当時よく言われていた“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を高める”ためにはクラシックを聞くことと良いといわれていた。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とは一体何であるのか、私は知らない。しかし、人は繰り返し同じ言葉や旋律、絵や物語りを内面で反復するうちに言葉通りの理念を実行していったり、格調高い旋律のかもしれない霧囲気の実現に向かうものであろうかと思う。それが進歩と呼べる現象なのかは知らないが、その結果としてUFO体験が増加するのであれば、少なくとも対UFO目撃に関しては：“進歩”があった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宗教世界でいえばたとえば法然(円光大師)は宗教も修行も知識もないふつうの衆庶を救済するために、念仏を唱えることを奨励したそうだが、繰り返し短い言葉を唱える行為は私も実はやっている。

私は1960年という青春真っ盛りにUFO問題に入った。それで当時頭に入った言葉や文章が記憶されていて口癖のように頭を駆け巡る。たとえば「古代オリエントの円盤」の序文「歴史は真実を語り、真実は正しい歴史を創造する。…人間から人間の本性を奪い去った古代の怪物は現代も生きている。…」この文章はUFOと人類史の凝縮された文章として理解した。また私はこれを十戒の序曲に乗せて朗読して録音し、当時の高校生仲間にてテープを回して聞いてもらった。旋律と言葉を一致させて、繰り返し聞くことで、何か役に立つと考えたのである。

また話は変わるが、UFOを目撃する仲間には絵の上手な人が多かった。芸術的とかではなく、簡単な略図、略画であっても正確であり、簡潔であった。無駄がなかった。これは重要なことである。絵画作画はUFO目撃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要素であろうかと思う。

大げさかも知れないが、目で見たものを平面に表現する能力は人間だけが持っている。巨大な建築物にはアリ塚があり、アリは組織と国を持ち、道具を使って農耕みたいな栽培をする種類もある。しかし、アリには絵が描けない。泣き声や音声は空間に消えるが、岩に刻み皮に描いた絵は

後世に残る。そこに第三者による伝達や管理が発生する。モノを描くという行為は文字を記すと同様にわめて人間的な行為ではなかろうか。ファチマで天からの貴婦人と会見を重ねて生き残ったルチャは、貴婦人から文字を学ぶことを指示された。従って、古代も中世も近世も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UFO目撃者は見たものについて絵と文字で表現する能力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それが苦手なら学習し訓練し努力して、その能力を会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しなければUFO発進知性は記録能力を持たない個人を目撃者には選ばないだろう。彼らの立場に立てばそれは痛いほど判る。あなたがもし教師として教壇に立ち、黒板に文字や図を描いて講義をしても、生徒達が一人もメモもノートもとらないのなら、悲しむか怒るかどちらかの感情が沸き上がるだろう。それと同じである。UFOの飛行能力が優れていることを示されながら、何のメモも記録も発生しなかったらUFO燃料の無駄(たとえばの話)である。UFO知性としては、もっと賢明な人に現われれば良かったと後悔するだろう。記録や伝達をしない怠惰とは、いくら水を与えても芽を出さない種のようなものだ。生物として死んでいる状態である。屁理屈かもしれないが、無生物のパソコンという装置でさえ、「入力」すれば「出力」が出て来るのだ。テレパシーの訓練でよく強調されたのは「発信者と同じ気持ち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初期のCBA時代の呼びかけ「地球周辺航行中の宇宙船の皆様、日本上空航行中の宇宙船の皆様、こちらはCBA、にっぼんCBAです。ただいま筑波山麓において、皆様のご来訪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ペントラ、ペントラ」という言葉の中にも、“地球を訪れている者への真剣な呼びかけ”という点で極めて人間的な内容である。単に星を鉱物の標本を観察するような意識で見つめる天文学とはどこかが違うことにお気づき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か。

1970年6月24日以降、CBA会員は宇宙の意志により一人一人が宇宙連合と契約を結ぶこととなり、それによって会員はCBAという器から取り出されて散らされ、創始者だけが器を活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人間は現実の利害には懸命だが浮世離れた理念の推進には不向きである。我々の活動は差し迫った地球大変動という緊急性によって大きな推進力を得た。しかし緊急性の渦中から離脱すると、俗界の霧囲気に飲み込まれつつ、日常が永久に続くかのように思えてくる。大変動は方便であったのか、ふとそんな気分にもなるが、最近では世間における危機感の話題が騒がしい。大変動……その引き金になる物理的根拠については知らないが、“明日はないもの”と何事にも全力を投入する姿勢こそがUFOに近づく道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と確信する。私の知識によると、いわゆる“ポールシフト”は始まる3日ほどで終了するそうで、その間に地球は海の水が陸に押し寄せたり、全地球規模の磁気変動が核兵器の電子管理を狂わせてミサイルの誤射による被害が発生したり、火山地震も多発して阿鼻叫喚の地獄と化すそうである。核兵器さえなければ、地球規模の繰り返された自然災害の枠内で治まるものが、核爆発物内蔵状態である地球という天体では、内部衝突が宇宙規模の変災に発展しかねないという原因を抱えており、これが宇宙側の懸念する重大な問題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世界中のコンタクトマン達は、そうした軍事的危機の回避に向けて実質的に活動しているため、自分の体験を語ったりはしない。宇宙のロマンを語るコンタクティーはすべてニセモノである。UFOの照準の多くは宇宙のロマンとはかけ離れた地球危機に直結した軍事的要素の人材に当てられていると考えるのが現在の世界においては適切な理解の仕方である

う。そうした人材が、決死の覚悟で作戦を遂行するとき、宇宙からの光は具体的な援助となって彼等を勇気づけるのである。それゆえに、反宇宙勢力とも言うべきか、悲しくも気の毒にも、その立場ゆえに地球悪に分類された宇宙侵略司令部(勿論こんな名称の部署はない。外部に向けて敵意を抱く者は空間を隔てた対象にも敵意を向けるだろうとする予測が生んだ本誌だけの表現である)とそれを統括する最高指導者達は、UFOの実在を否定し、UFOの活動を必死に隠す立場から逃れられないのである。国家とは何なのか、防衛とは何なのか、ひと握りの死の商人を喜ばせるために国家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という認識がいまこそ叫ばれる時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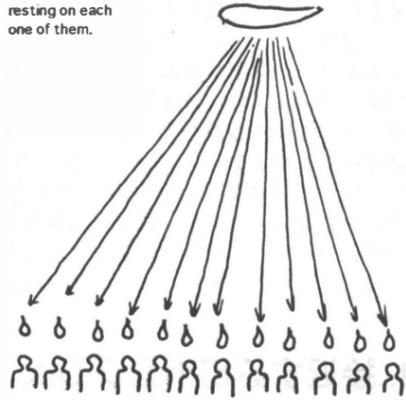
■個人の場合に接近する超小型UFO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か?

現今の世界の矛盾腐敗や権力支配の構図に怒りを爆発させる体質は、今までに記録されたUFO目撃現場の種類や役目を考慮した場合における、その場所を偵察する別な知性の動機に通じるものと思う。その思いが利己的な売名や名声欲から出たものではない本能的に純粋なものならば、その個人がUFO問題に開眼したら必ずや問題の本質に到達するであろうと思う。UFO的知性、つまり空から降下した知性体は古代の神話伝説のなかで、一貫した態度で自らの本性を証している。まず民族絶滅に瀕した自然災害に食料や技術などの援助を行ったこと、帝国の支配下で苦しむ集団に別の天地を示して移動の標識となったこと、緊急避難的に集団の移動に関与したこと、様々な奇跡を通して自らの能力を提示したこと、民族の失われた知性を回復させるため、道具、技術、文化の諸要素、美術、規範を提示したこと、これらはすべて受け取る側に選択権があり、強制力はなく一時的に定着しつつも衰退や退行、変質して今日に至っているものが多い。「神々は与え人々は分割した」これは奇オウィリアムスの言葉であった。

後世に至り、かつては特定の民族集団や王国を単位に接触していた天空の人々は、地上における発展的な事件や宗教的な出来事の中核にいるような個人に対して自らを証する方針になったようだ。

伝説の中にありながら世界に多大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ユダヤ人の王”イエスの場合をみてみよう。彼は30歳の頃、“荒野で呼ばれる者の声”ヨハネによりヨルダン川で洗礼を受けた時、「聖霊が鳩のように天から降って頭上にとどまった」という。これについてはマタイ、マルコ、ルカ、ヨハネが一緒に伝えている。「聖霊」とは、宗教的には“神の霊”“神のはたらき”とされるが、目に見えないような力とも解釈できる一方、その現象面では、ある種の飛行物として目に見える場合があるようだ。イエスの場合はその形容に鳩の降下姿勢が採用されたが、「使徒行伝」では「舌のようなものが、炎のように分かれて現われ」(日本聖書協会口語)「また火の如きもの舌のやうに現れ、分かれて各人の上にとどまる」(同文語)「そして火のような舌が分かれて現われ、一人一人の上にとどまった」(同共同訳)とあるところから、火のように光るものが分裂して、一つ一つの光りが各人の頭上に滞空したように描かれている。この場面を描いた絵の中にも、小さな炎を人々の頭上に描いて表現されたものがある。それらの「聖霊」は単なる現象ではなく、一つ一つに神の人格を備えていて、人に働きかけるものとされている。ヨハネ伝ではイエスの父なる神が送る「別な助け主」とも表現され、イエス

■And there appeared to them tongues as of fire, distributed and resting on each one of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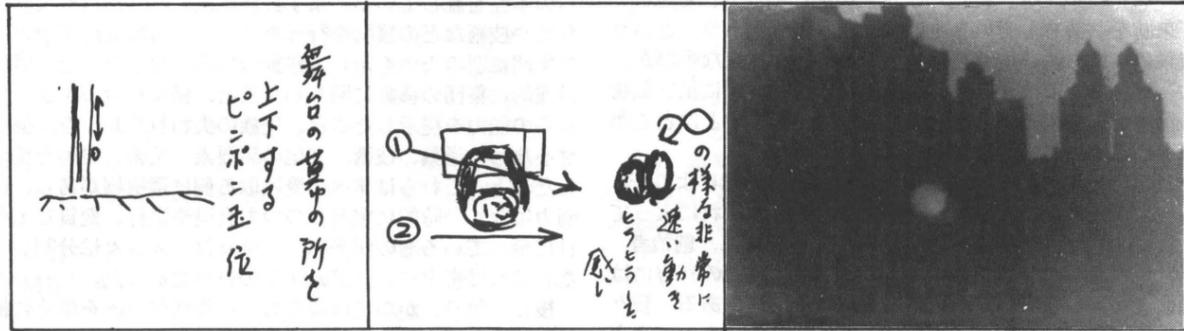


■上:1948年10月1日ファーゴ基地上空で戦闘機が追跡した20センチの球体の輪。右:1858年7月~8月、四川省中江県の王さん宅の庭に星が落下し、地上2mに停止後飛び去った。【張開基先生研究資料より】



の弟子と共におり、その内にもいとされる。この辺が難しいところだが、イエスの指名した弟子の身辺にはこの聖霊なるものが絶えずあって、導いたりするというイメージが想定される。人の背後にあって人を見守る背後霊のようなイメージとはかなり異なる。もともとの発進が「天開けて聖霊降る」とあるように、聖霊の故郷は天の住まい、空に設けられた御座であり、そこより派遣されて人にとどまるという印象である。これを物理的な実在の現象と仮定すると、やはりUFOの目撃例と対比させて考えざるを得ない。

い。鳩とか頭上のとどまる火、というものの大きさはどのくらいだろうか？ 鳩の羽を広げた大きさは30センチから色々ある。また人の頭の幅は10数センチから20センチほどだろう。1948年10月1日米国ダコタ州ファーゴ空軍基地上空でP-51戦闘機が追跡したUFOは直径20センチの白色球体であった。1952年3月29日に青森県三沢基地上空でT-6練習機がF-84戦闘機のそばに見た円盤は直径20.3センチほどであった。これらは無人機で、遠隔操縦あるい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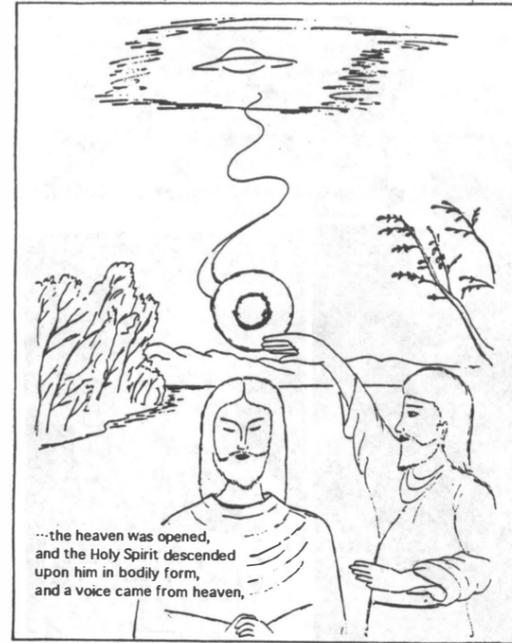
■井上保人氏が体験した記録用円盤2種

1966年6月19日(日曜日)東京丸ノ内東京商工会議所で
行われたCBA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主催「トレンチ伯特別
講演会」に出席して聴講していた時、正確な時間帯は記録
していない。講演中、客席にいたときにそれを見た。隣の
席にいたK氏が「あれ」と言った時に見たもの。ステージ
の左側、背景のカーテンが垂れている裾の部分。カーテン
のひだに沿って上下に動いていた。感じとしては、ピンポ
ン玉のように見えた。実際大きさは野球ボール位かと思
われる。見た感じヒラヒラしている。丁度大きな蝶がバ
タバタという動きをしている様で、カーテンに沿って上下
していた。色は白っぽい感じで、いつ消失したのか、正確
な時間は記憶に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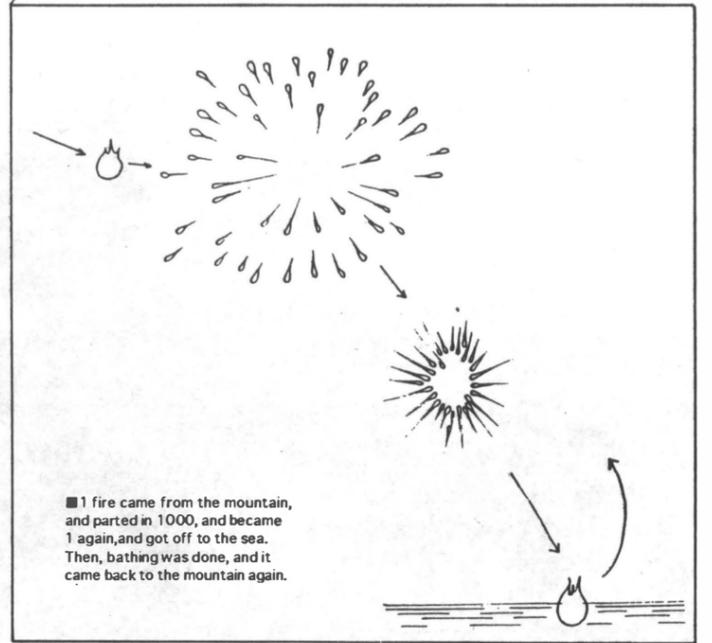
1971年5月12日午後3時半ころ、知り合いの町工場で
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た時、もベンチレースという小型の旋
盤を座った姿勢で操作していた。3時過ぎの眠たい状態
だった。手を前に伸ばしていた。半分ボーッととしていた
せいもあるが、何かを考えていた。ふっと目を上げたら、
ちょうど前方、手を伸ばすと届くぐらいの距離に……最初
虫かと思った。つまりヒラヒラという虫がはばたくよう
な感じの非常に速い羽のはばたきの様な、丸いとかそうい

うのではない。手を伸ばしているその作業姿勢のところ
を、右の脇の下をすり抜けた。「アレッ!」と思った。虫
かと思って何気なく左を振り返った。手の届きそうなところ
にそれがあって、背後の空間を左から右へスッと移動した。
右側を振り返った時には、もうなかった。思い出して
時間を計ってみたら、5秒~6秒ぐらいの間。

両方の共通点は、①色が白っぽくて半透明だったこと。
②絶えず全体が活動していたこと。日商ホールではヒラヒ
ラした感じ。次のは羽ばたくようではあるが、動きが横に
む8の字を描くようにしてそれが速く動いているようだった。
なおかつ、半分透けたような感じは両者に共通している。
音も両方なかった。もし、これを写真に撮ったらどう
なったかということ、昨年送って頂いたイスラエルでの拡大
した2つダブったような感じの写真に似ている。この写真
を見た時、私の見た白いものを写真に撮ったら丁度こんな
感じかな、と思った。ちなみに、イスラエルでの写真の感
想を言うと、眼に見えてないという事だったので、これは
何か身に着けている物、例えば時計とかが太陽の光りで反
射したようなものかと思ったが、拡大した写真を見ると壁
より手前にある物に見えた。1999年1月7日 井上保人



...the heaven was opened,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upon him in bodily form, and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1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and parted in 1000, and became 1 again, and got off to the sea. Then, bathing was done, and it came back to the mountain again.

は内蔵された人工頭脳的な仕組によって独自に飛行活動し
ていると推定される。

こうした小さな物体を放出する映像が1997年11月30日
にメキシコのオクタビオ・トレス氏によってビデオ撮影さ
れている。白い楕円の発光体から小さな粒子のような光体
が数珠つなぎに流れ出るように空間に向けて放出されてい
る映像である。また、1975年3月31日夜8時40分、三重県
津市ほか松阪市などで目撃された円錐状の白銀色のUFO
は、11個のオレンジ色をした小さな光体を次々と発射した。
発射された方向は四方で、発射の間隔は2分から10分
おき、個数も一個だけから3個一緒という具合に不規則。
この事件は当時盛んにUFO事件を特集していた雑誌
『GORO』に掲載された。(池田隆雄氏提供の資料による)

本誌を熟読されている読者は既にお気づきかと思うが、
古来“怪火”として記録されている「竜燈」「狐火」「不
知火」には分裂と集合を繰り返すものが多い。“分裂”は
“分身”に通じ“集合”は“合体”である。一つのものが
多数に分かれる、という思想は仏教において、仏が様々な
姿をとった分身として現われて人々を救済するという形が
ある。「使徒行伝」における分裂した聖霊現象と、「ヨハ
ネ伝」における“別な助け主”としての聖霊、それらを強
引に中世の怪火と現代のUFO現象の超小型UFO発射現象
を重ねてみると、小型の小さな20センチ前後の飛行物体は、
特定の装置から発射されて人の集合場所や個人の近くで何
らかの働きを行う、というイメージが感じられてくる。

これはあくまで個人的な主観であって証明とか実証とは
ほど遠い概念である。当事者のみがふと心の中に描く思い
である。ところが実は世の中は、実証とか証明とか科学的
というよりも、本能的情緒や感情で推移していくものである。
理念や理論がすべてならば、世の中は理想通り実現して
ゆく筈だからだ。人とは実際のところ、動物の本能にほ
んの少し知恵をつけた動物にすぎない。

「人界には無数の邪霊が活動していて、人が集まる場所
で人の意志に働きかけているが、そこへたった1機のUFO
がかすめ飛ぶだけで(UFOは空間だけが航路ではなく、建
造物をも透過する)、GHOST群は蹴散らされる」という
話を聞いたのは編者が20代の頃であった。

邪霊とは、人の死後の結果の一部として理解されている

が、思うに人の胎内にも行けず霊界?という集団霊生活に
も属せない浮遊する怨念というべきエネルギーが、同類候
補をみつめてその候補を確定する働きを行うものと仮定し
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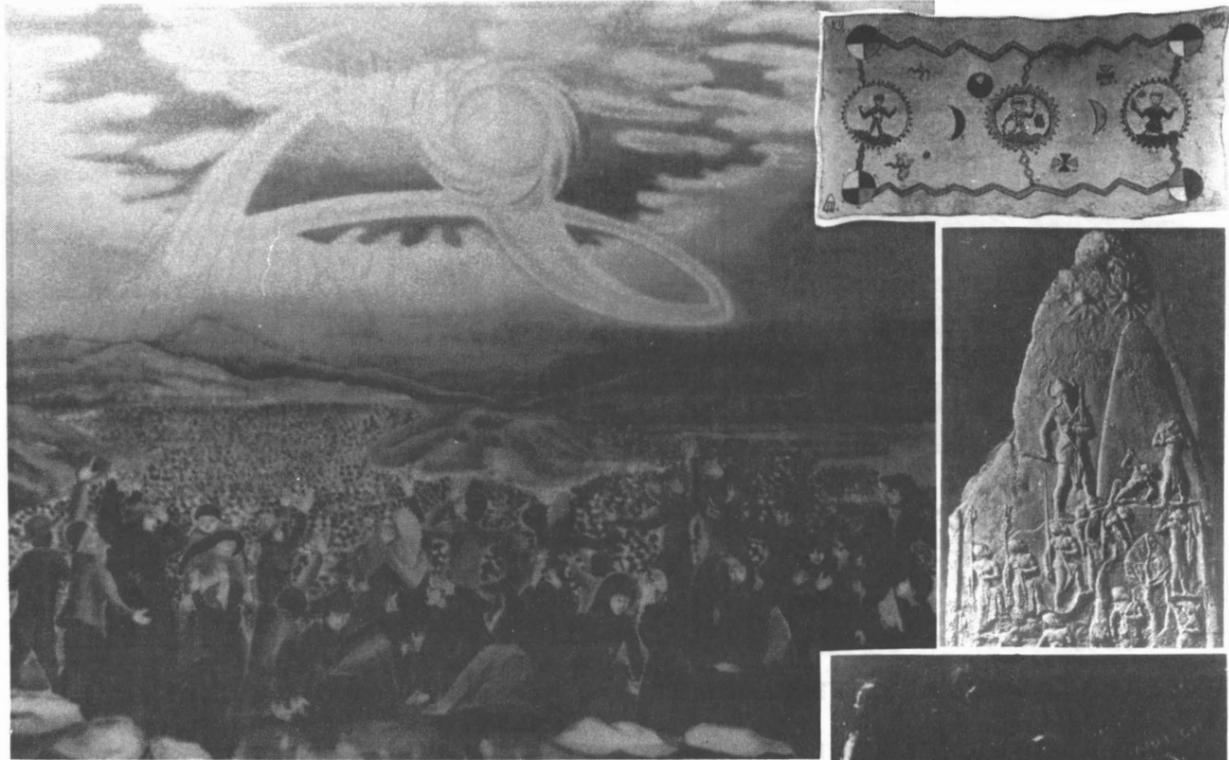
もしこれが本当だとすると、小型UFOが接近しその監
視下にある個人は、そうした勢力からガードされ、世間へ
の関心よりもUFOへの関心を強める雰囲気の中に置かれ
ている、と言えそうだ。UFOへの熱心な態度を持続する
というのは至難の生き方である。通常は「熱心な」という
部分のない、単なる情報収集や職業としての著作活動で、
UFO そのものに自分自身を近づけるという態度とはやや
異な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UFO宇宙人を劣悪視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意識と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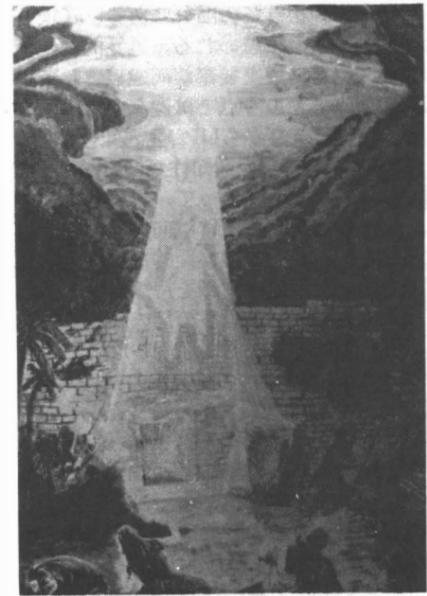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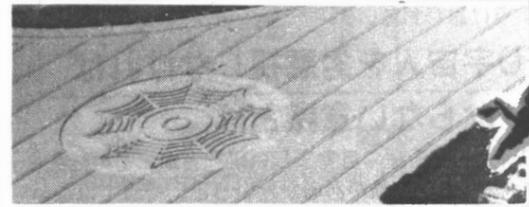
UFO研究界で活躍の目覚ましい研究者が、その活躍に
比例したUFO目撃体験が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そうではない
実例が多いのは、活動意志の根っここの部分にあるUFOに
対する人間的要素が問題のように思われる。感覚的に「純
粋さの放棄」「利益優先」といった要素が問題点として思
い浮かぶが、世間への貢献度という点では逆なので、困惑
している。また、物事に懐疑的だからUFO発進知性が敬
遠するとか、信じやすいからUFO発進知性が好む、と
いった単純な問題ではないだろう。返って、思い込みや主
観の強固な人格は、物事の実証や啓蒙には向かないのでは
ないか。むしろ大多数と同じレベルの懐疑的な態度と常識
を持つ人格が、常識を超えた現象を常識を持つ無数の多数
に向かって説明する上で適していると思うのだ。

ごく限られた「信者」の間でしか話が通用しないという
のでは、宗教と同じである。UFOへの信仰度の強い人々
がUFOをよく見る、というのは情報であって、証明され
た事実ではない。UFO情報というものが、誤認情報を発
信したり、思い込みを発表する人の量によって左右される
という現状は悲しむべき状況である。

しかし、知識の積み重ね、実例の整理、分類、それらが
累積集結された結果としての行動、そうした実務的な作業
を行っている者同士が交す用語や概念というものは、世間



■“天”と“地”とその間の物語は何を語る?



の常識的知識の範囲を超えてくる。従ってUFOへの熱心さとは、一時的な興奮とかブームとか流行によって喚起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継続的に注意を向けて関心を持続させ、それなりの知識の集積が必要である。

また、それ以上に重大なのが「UFOの何を学ぶ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つまりこういうことである。UFOが単なる話題ではなく、知識体系を築きつつある学問の形をとりつつあるとすれば、学問上の「教材」として何を用いるか、である。言葉を換えれば、ロズウェル墜落情報を軸にした知識体系を学ぶか、死体解剖フィルム of the model を見学してレポートを書くか、本誌を読んでヒントを実行してレポートを書くか、によって「結果」が違ってく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だ。

同じ「UFO」という単語でくくられている「教材」の「選び方」「選択の仕方」で「自分とUFOの関係の将来」が決定されるのであれば、これは個人にとって重大な問題である。「伴侶」の選び方によって家庭生活から人生の末路までが決定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に例えられるだろうか。

こんな故人の言葉がある。『狭い門からはいれ、滅びにいたる門は大きく、その道は広い。そして、そこからは歩いていく者が多い。命にいたる門は狭く、その道は細い。そして、それを見出す者が少ない』(マタイ伝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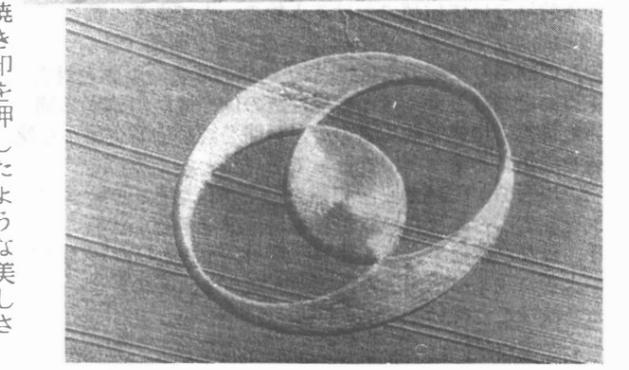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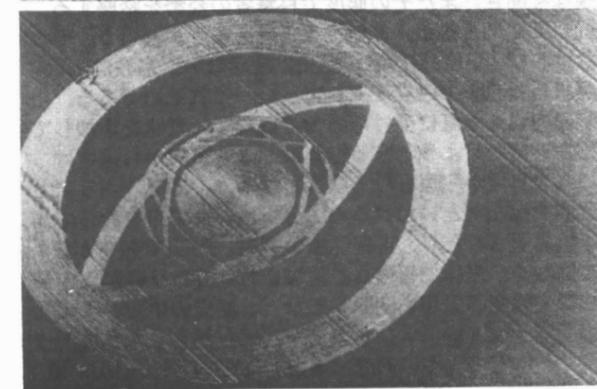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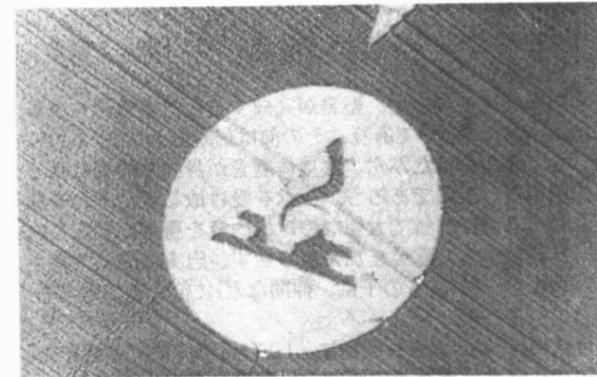
本誌がよく引用する聖書についてだが、この古文書のファイルによって多数の宗教集団が生まれたのは事実だが、その内容をキリスト教徒、ユダヤ教徒以外の者が活用、引用することは宗教行為ではなく、知的活動上の参照行為として理解してほしい。

多数決が世界の機構を動かしているが、多数が常に正しいとは限らない。時代が進むにしたがって、過去において是とされた事柄に非が認められたり、歴史の常識がくつがえされたりしている。本当に歴史を動かしていた人物は、知られていた人ではなく、名の残らなかった別の人だった、といった真相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りする。つい、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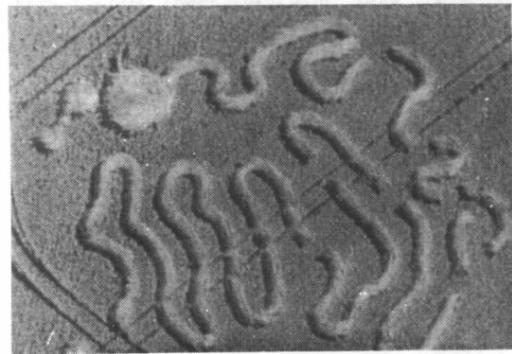
コピーのためコンビニに行った時「放送したTV局が認める!! あの宇宙人解剖映像はヤラセでした」というタイトルが目につき、この記事を書いた12月29日『大阪スポーツ』を2部買った。内容は省略するが、このフィルムによって米英日本などのテレビ番組が特集を組み、日本では扶桑社から『宇宙人は本当に解剖されていた!!』『宇宙人解剖フィルム最終報告』が発行された。それらに費やされた費用、時間、そして何よりも大衆に与えた影響(UFOはこれだからバカバカしいといった感想も含めて)は大きい。

本来、UFO情報というものには情報量が極めて少ないのが欠点であった。目撃者の資質により、単に「輝く大きな光りが飛んだ」というだけで、天体観測的な見かけの大きさ、明るさ、経路、仰角、正確な継続時間、といった要素が報告されないままUFO年表に載ったりした。情報は断片的で不確かであった。そこへ情報量が圧倒的に多い2つの形が流入された。「UFO墜落」と「宇宙人との会見、または宇宙人による人間誘拐」である。この2つの流れによって、「見た」という単純な話より、魅惑的でショッキングな両者がUFO情報界の高座を占め、研究者はそれらに群がった。

海外のUFO書籍リストをみると、やはりクラッシュとかアブダクションの文字が多い。両者に共通しているのは、「UFOとか宇宙人なんて、こんなもんさ」といった自己優越性、地球信仰と言えそうな地球文明中心の思い上がりであろう。神々を怪物に変え、正義を劣悪な意志として描き、地球の軍事技術によって墜落するような未発達な技術を信じる(たとえ本を売るのが目的としても)人々は、UFOとか宇宙人とかは本気で信じたりする対象ではなく、知的に遊ぶ材料であり、我々より醜悪で劣っている相手がいる、と思いつくことで安心感が得られる格好の対象だ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推察する。我々はたしかに自分の劣等感を緩和する「自分よりみじめな相手」を知ること、安心感を得る。言葉では慈愛を表明しても「他人の不



■天から畑に焼き印を押したような美しさ



■聖なる印は天空人より教授されたのか?

幸」を見る意識とは異なる。地球以外から宇宙船で来られる生物でもみじめに墜落し、その死体が大衆の目にさらされて、かつ解剖される、という空想が実現しなければ気の休まることのない人々の意識を巧みに利用することで、成功を収めたのが今回の事件であ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ソドムとゴモラの物語りの中で、ロトを訪問した二人の天使を自分たちと同じ相手として見た大衆がいた。これは、空から来た人を裸にして解剖する意図に通じる物語りに思える。

■CBAを信頼した人のUFO目撃

絵物語り『少年ケニア』の作者として知られる故山川惣治氏が、『少年エース』という物語りに空飛ぶ円盤が登場させたことで、CBA幹部の訪問を受けてから、一家全員がUFOを目撃したり、ハヨピラで目撃体験したりすることが、雑誌『たま』2号に掲載され、それが高文社刊野威馬雄著『空飛ぶ円盤のすべて』に転載されている。

本誌編者は1964、5年頃、当時CBAに協力されていた山川画伯の自宅を訪れて、円盤目撃者の子供たちとの会合や、その他色々な用件で訪れて山川氏と言葉を交した。また、ハヨピラでの夜間観測でも同一の発光飛行物体を多数目撃した。そういった点で、私の知る一般人の中では、その体験について信頼のおける人物の一人である。彼はUFO問題の核心に当たる要素を東京新聞連載『サンサイン』の物語りで描いた。UFOが地球の軍事的な面と対立する面をかなり突っ込んで描いたのは、彼がCBAから聞いた情報に根拠を置くもので、新聞を統括する立場から連載を中止する命令が出たとしても当然といえる。

山川画伯がCBAから「円盤を見たいのなら、テレ・コンをしてごらんさい」と言われ、半信半疑な状態のとき、長女と運転手、妻と長男、次男、次女とUFO目撃が相次ぎ、残るは山川氏本人だけとなった。そのときのことを、彼はこう書いている。

「…その夜は、2時ごろまで7回にわたって円盤が飛来

したが、とうとう私は見る事ができず、妻と子供たちだけが円盤を目撃した。その二日後、屋上で観測していた長女の知らせで、円盤が我が家の上空に飛来してきたことを知るむと、今夜こそはと、私は仕事もおぼり出して屋上むで家族とともにがんばった。待つあいだ、ほどなく、乳白色の洗面器ほどの大きさの円盤が幻のように目の前の空をかなりゆっくりと飛んでゆくのを初めて目撃した。…この世に空飛ぶ円盤は実在することを実際に体験した感動で、私は息がつまる思いだった。」

本編も最後になった。聖書が完成する前は多数の古文書(つまりメモの断片)であり、その前は伝説伝承(口伝)であった。その前はたぶん、直接体験者が身内や仲間に語った体験談だったのであろう。伝承を受け取る者、それを聞かされる立場にとって大切なのは、内容を勝手に解釈したり、自分の感想や意見を加えたりせず、忠実に聞いて覚えた言葉を第三者(自分の子供、仲間など)に伝えることである。

現代のUFO伝承者も同様に、UFO目撃体験者の話を先入観なく聞き、またその態度で目撃者の姿勢を踏襲する、実行して結果を得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かと思う。そうしなければ、UFO目撃者の歴史は続かない。宗教は伝承を解釈して教義に仕立ててしまった。これは罪である。出来事の内容を率直に受け取るのではなく、意味を添加して神秘性を持たせようとする行為は、人を事実から遠ざける。人を真理から遠ざける陰謀とは巧みである。キリストの遺体を包んだといわれる布の分析に、別の布を渡して測定年代を誤られたり、自衛隊機の遭遇したUFO報告が日本ではなく、米国で管理され隠滅されたり、聖書編集作業から転生輪廻の思想を削除するなど、歴史の中で、現代社会の内部で渦を巻いているようだ。『だから、へびのように賢く、はどのように素直であれ』(マタイ伝10-16) ■

ちょっと気になる草(トウキビ畑)倒れ現象

トウモロコシ畑の中がぼ円形に倒れていた謎

千葉 藤平浩一

8月19日 晴 気温約30°(最高)

■UFOサークル?

知人宅周辺の草刈をたのまれ、9:30~17:30の間、エンジン付草刈機で千葉県船橋市小野田町国道16号線沿の利用道路脇の雑草を刈っていた。

3時のお茶休憩の時、知人より「うちの息子が犬を散歩に連れていった時、UFOサークルが出来たよと言ってたけど“藤平君見た?”」と言ってきた。じゃ仕事が終ってからと私は答えた。

場所は草刈をしていたすぐ隣だそうだが、私は気が付かなかった。

夕刻になり、あとかたづけを済ませ見に行く。

■トウモロコシ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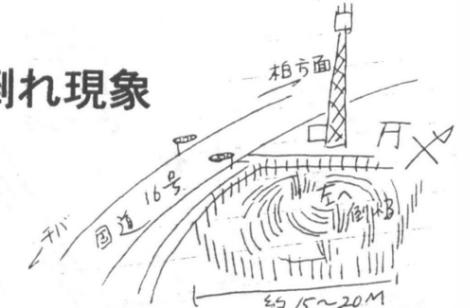
そこは国道から7メートル位しか離れていないトウモロコシ畑。“え、どこがサークル?”と思ったが回り込んでわかった。

ほとんどと言っていい程、畑の外側(輪郭)部分のトウモロコシは倒れず、直立しているのだ。これは中に入ってみないとわかりづらい。

■中に入る

一歩中に踏み込む。そこは1.5メートル位の幅で右(南)方向にベシヤと倒れていた。太い茎のトウモロコシがダラーとなぎ倒れている様子は壮観であった。

ただ、英国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と違い、スパッと(スッキリと)美しい形にはなっていないだったので、風による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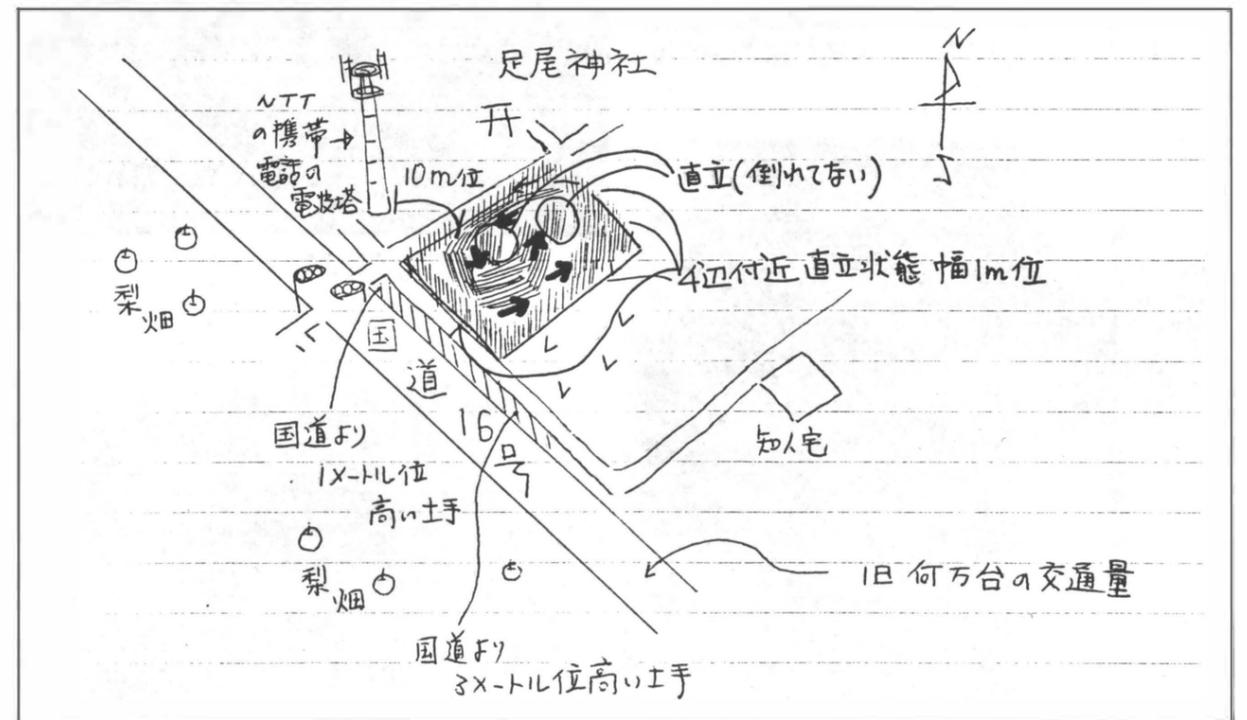
■昭文社『シティマップ千葉県道路地図』より

のかなと思った。

でも、やはり、何か不思議に感じる!

昔、いくつも見つけた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の中に入った時と似た感覚を感じるのだ。これは言葉では説明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

全体を説明すると、約20~30メートル四方の内側に、左巻きにトウモロコシが倒れている。狭い所で1m、広い所で7~8mといった幅だ。そして2ヶ所くらいが、その倒



池田隆雄氏製作のUFO観測装置を取材して

天宮 清

■鞆の浦

昨年5月、大阪における「UFOフォーラム」の会場で池田隆雄氏に逢った時、「そのうちそちらへ伺ってUFOを呼び出すから、それを観測してほしい」など意気込んでみた。そして今年、計らずも私は大阪UFOサークルの一員として、来年5月2日開催の「UFOフォーラム」準備のために池田氏の観測装置を取材することとなった。池田氏とお互いの休日を連絡しあって、10月24日がよかろ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池田氏が開発した最初のUFO観測装置は、米国最大のUFO研究団体MUFONの機関誌の表紙にも採用された程で、彼の観測装置は国内ばかりでなく、海外からも注目され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の装置の仕組みや実際の観測、そして池田氏の多年にわたる豊富なUFO資料を一人で取材する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し一人旅は寂しいと、同行者を模索したが、結局一人で行くことになった。池田氏からは倉敷の「チボリ公園」の観光案内を載っていたが、ここを散策するのは次の機会にすることとした。出かける前の2日間は、会社の昼休みに『UFO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No.58に発表された「新型UFO観測装置の開発について」を読み返し、観測装置の仕組みについて自分なりに頭の中でイメージし、操作上の課題について自分なりに考えた。

天候が思わしくなく、出かける前日の10月23日は全国的に雨で、夜8時頃にあった池田氏からの確認の電話でも、24日の午後には雨も上がるだろうとの天気予報情報であった。

1998年10月24日午前6時起床。雨は依然として降っていた。荷物を軽くするために昨夜リュックに詰め込んだ三脚2本と防寒服を家に残し、リュックをやめて撮影器材だけをいつもの布手提げに入れて傘をさすことにした。家を出る8時過ぎに雨が止んだので傘をささずに出発した。手提げは絶えず左右の手に持ち替えながら歩かないと、たちまち手が痛くなる重量となった。

京都発9時47分ひかり103号の新幹線が京都を離れると、次第に雲の晴れ間が広がってゆくの気がわかった。車内は暑くなり、11時32分に福山に着くと上空には澄みきった青空が広がっていた。「北口付近で…」との池田氏の手紙に書いてあったので、改札を2つぐり、北口から外に出て見渡すも池田氏の姿が見当たらないので、また駅に戻ろうとしたとき「天宮さん!」と後ろから声がした。振り向くと歩道わきに白くて丸みをおびた軽4乗用車が停車しており、そばに池田氏が見えた。さっそく彼の車に乗り込む。車中、昔話をはじめ、いろいろな話をする。福山の観光案内的な話から「日本のUFO界は若手が育たない」という話まで、私はほとんど聞き役である。シートベルトをつけて座席に密着した状態の後部座席から運転席の池田氏の話の聞くのだが、騒音と方言混じりの早口のため話の内容がよく聞き取れないこともある。よく聞こうと身を乗り出すとベルトが体をしめつけた。

池田氏は手紙で「一緒に食事をしませんか」と言ってくれていたので、どこか町中の食堂で食事する情景をイメー

ジしていた。しかし車は福山市街を離れて大きな川の堤防の道路をどんどん郊外へ向けて走っているようだ。左手が川、右手が山。川は芦田川といった。やがて海が見えてきた。「天宮さん、海はしばらくぶりでしょう。ああ、そうか不知火に行ったんですね。不知火には毎年行かれるんですか」と池田氏。今年は八朔の日が日曜の翌日だったので行けたことを説明する。また、1975年頃から東京を離れて天理で隠遁生活をしていたが、1982年ごろ矢追純一の不知火取材が「11PM」で放映された時、隠遁生活に終止符を打って仲間と連絡をとり始めた話をする。そういえば1975年頃に池田氏から不在中の田端の自宅に電話があったことを、その10数年後に受け取った結婚式関係書類の余白に走り書きされた母親のメモ書きで知ったのだ。

さて、私は初めて見るUFO観測装置への準備学習だけで福山市については何も知らなかった。(帰宅後、リバーサルとネガのフィルムを出すついでに、図書館から福山市を知る2冊を借りてきて、本稿を進める上で参考にすることとした。)

車はやがて穏やかな海にいくつかの島が見渡せる頗る景観のいい港に到着し、有料駐車場の一角に駐車した。1時間150円。車を離れる際、私は単3電池6本で車中から見える景色に向けて回していたビデオカメラとマイクロテレコを持った。ビデオカメラは最近、バッテリーパックすべてが充電不能となり、早くデジタルビデオに買い替えたいと思いつつも、100Vに繋げば使えと、まだ手放せないでいた。野外撮影では単3電池6本で30分以上はもつ。

ところで蛇足だが、私が今回の取材行を、あたかも紀行文風に打っているのは、“旅の友”として往復の車内で読書するために持った一冊の小説が影響し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私は出かけに、本だなの文庫本の列の中からほとんど無意識的に有吉佐和子の『私は忘れない』を手にした。これは最近の怠惰な精神によく“利いた”。架空の物語りなのに体がふるえるような感動を味わってしまったのだ。

さて、池田氏が案内してくれた高級レストランを思わせる店の2階からは、その景観を一望できる。店内にはいくつものガラスの水槽が置かれ、エビ、シャコが水槽の底でヒラヒラと群れをなしていた。歯応えのある鯛の造りなどの料理をご馳走になりながら、大きなガラス窓から海を白波けたてて進む宝形造りの船室をもった変わった形の定期船を撮影しつつ私は彼に「ここは何という所か?」と聞いた。彼は「鞆(とも)という町だ」と教えてくれた。いま、改めて地図で見ると、福山駅から南へ直線距離で12キロほどの位置にあった。港は鞆の浦といって、「瀬戸内海国立公園を代表する景勝の一つ」とある。池田氏が「せっかく遠くから来たのだから…」とわざわざこうした景観の良い名所を案内してくれた訳だ。目の前に見える宝形造りの屋根は弁天島にある。そのうしろに仙酔島(せんすいじま)がある。島の上空に回転する大型の鳥が見えた。なかには空中の点のように止まって見えるものもあって「あれは何だろう。やっぱり鳥かな」と池田氏に言いながら撮影し

た。しかし、この時は2倍テレコンバージョンを装着しておらずファインダーで物体を識別するのが難しかった。室内の明りがガラス窓に映って、ファインダーを通して見るとそれが空中の光体のように見えたので、どんな映像になるだろうか。

私はテーブルに置かれた池田氏の擦りへってかなり使いこまれたカメラの皮ケースが気になって、カメラを見せてもらった。アサヒペンタックスMXだった。シャッター優先で露出を決める方式だが、私はこの型を初めて見た。シャッター優先に使い慣れるとなかなか手放せないものだ。昔よくみられた針で合わせる方式とは違い、Z10のように色のランプで合わせる方式だった。私の最も古いアサヒペンタックスSPは、もっぱら複写専用で、針を真ん中して適正露出を決めるが、リバーサルを使う場合、背景が真っ黒な原稿を撮影するときは針を下ぎみにして露出やや不足にすると、背景の黒が真っ黒になって像を浮き上がらせてくれる。あまり適正だと黒の背景が白っぽくなり、いかにも“複写”というスライドになってしまう。私はこうしたスライド制作のノウハウを1970年当時芝浦工業大学在学中の岡村堯から学んだ。

しかしSPのように“被写体を見ながら露出を合わせる”方式は撮影に少し手間どる。その点、絞り優先のMEは即座にシャッターが切れ、UFO撮影には最適である。Z10はスナップ撮影には向いているがUFO撮影には不向きである。つまりオートフォーカスで通常の撮影をしている最中に何かが空に現われた場合、そのままカメラを向けても焦点が合わず、フォーカスをマニュアルにする手間と、手動で焦点を合わせる手間が加わるのだ。MEならば近接撮影中であっても、瞬時に焦点を無限大にしてそのままシャッターが切れる。どうもカメラは進歩するとUFO撮影のような特殊な被写体を撮影する上で不便になっていく傾向を感じる。

食事が済んで、我々は湾を囲む堤防に上がり、池田氏のカメラでお互いを撮影した。堤防から釣糸を垂れる人もちらほら。「立ち入り禁止」の標識は一応ある。やや寂しい感じの静かな漁港。雨の心配なんか忘れてしまった快晴の青空と時間が止まったような、のどかな風景。忙しくしている毎日の中に、こうした充電するようなんびりとした時間が必要なことを痛感する。

池田氏は「ここに来たからには××……」と何やらつぶやきながら先に立って案内してくれたところが「対潮楼福禅寺」というところ。朝鮮の国使李邦彦の賞讃した「日東第一形勝」の額があるところ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古い建物で台風の被害にあったのか修復工事中だった。

座敷に上がると婦人の多い数人の観光客が、開け放たれた窓に向かって座し、その窓の近くで慣れた口調で歌う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人物が見えた。我々も座って話を聞くことにした。ビデオカメラは回しっぱなしである。眼前に鞆の浦の景観が広がり、開け放たれた3つの窓枠が屏風絵のような効果をみせている。説明している人物は外が明るいためにシルエットになってよく見えないが、眼鏡をかけた丸顔の70才以上とみられる僧侶らしき男性に思えた。

説明の内容は、一年の間にここから見る日の出や月に位置について、窓は太陽の位置で季節を知るカレンダーのような役目を果たしているのだという趣旨であった。昔の人が特定の場所から見た風景の中の太陽や月の入りと出の位置を観察していた習慣の、現代に生きる残存とも言うような、あるいは過去の知恵を受け継いでいる生き証人なのか、思わぬところで思わぬ人物に出会ったものと驚いた。

我々が駐車場に戻ったとき、1時間30分たった。次に車が向かったのは「福山グリーンライン」という山を越える道路で、池田氏によると以前は有料道路だったとのこと。確かにカーブの多いなめらかな路面を登ってゆくと、木々のすき間から鞆の浦の水平線が空から見るように広がっていくのがわかった。祭日で好天なのに道路は空いている。「松枯れが多くなって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と池田氏。確かに道路際の松が茶色く枯れているのが時折みられる。車の量からして排気ガスの影響とは考えにくい。池田氏も酸性雨が原因と思われると言った。酸性雨から中国の石炭消費が話題に移る。私は遥かに海を眺めながら「ここはもう標高500メートル以上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と言ってみた。「500メートルはないだろう」と池田氏の返事。池田氏が標識をみつけ、400何メートルと書いてあったと教えてくれた。いま改めて地図で見ると、道路の右側に二つの山があり「熊ヶ峰438m」「彦山430m」と記載されていた。

車は山を降りてそのまま北に向かい、ちょうど福山駅をはさんで鞆の浦と反対側に位置する駅家町(えきやちょう)に入った。細い路地を走るが車が小さいから具合がいい。もし、大型車だったら通れないようなトンネルを抜けて細道を上がると、陸屋根の上にチラリとシェルターが見えた。池田氏の家に到着したのだ。彼の家は、古い家ばかり見ている私の目には、新築直後のように見えた。玄関横の応接間で荷をとくとき、ビデオカメラの接続と、持ってこなかった三脚を池田氏から借りることにして、撮影準備を済ませた。ビデオ、ネガカラー、リバーサルを使って池田氏の講演用の画面を撮影しながら装置を自分でも使ってみるのが今日の予定である。

■UFO観測装置

応接間を出て突き当たり右手の階段を2階に上って、さらに鉄製の外階段を上ると陸屋根の屋上に出た。観測装置は丸い筒の台に乗った矩型の観測シェルターに収まっており、池田氏がボンネットを開けると精密機械を思わせるUFO観測装置が現われた。間近で見ると色々な器材を組み合わせた手作りの仕事の様子がよく分かる。それぞれの機能に適切な部品や製品を吟味し、必要な部品がないときは、メーカーに注文して製作させるなど、試行錯誤の連続という大変な年月を費やした仕事の成果であり、ちょっとした部品でも数万円もする投資の結晶でもある。

私は距離を測定する装置に大変興味を持っていた。原理は我々の2つの目と同じである。我々が室内で片目をつぶって、また開いて見ると、目に映る物の位置がわずかにずれる。つまり、左右の目の距離がそうさせているので、同時に左右の目で見ると物が立体的に見え、物体までの距離感をつかめるのである。しかし、肉眼は高い空にある未知の物体までの距離を測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左右数センチの両眼がつかめる距離とは、日常生活空間の範囲である。飛行機を見て「あれは高度何千メートルだ」と断言できる距離感を得るには、特別な訓練を受け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そうでない素人が「高度何百メートルに直径何メートルの円盤が…」などと言うのは、まず信用の置けない数値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我々の左右の目の間隔をどんどん広げて行くと、遠くにある物体までもが立体的に見える筈である。極端な話、地球の端と端で星を観測すれば、星までの距離が測定できる。UFO観測装置の左右の目の間隔は80センチであった。これを「基線長800mm」と学問的には表記する。池田氏によると、昔の戦艦の基線長は最大15mもあって、40Km先の敵艦までの距離を測定する性能があったとの

事。観測装置の80センチだと距離が2kmまでならば詳しい距離が測定できるという。また、観測に適した仰角は80度付近までで、天頂付近の測定となると、むずかしい。俯角なら最も良いとの事だが、UFOが着陸するような低空に滞空しない限りこれはなかなか起りそうにない。なお、俯角はマイナスで指示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2つのレンズで捕えられた像をテレビモニター画面を見ながらシャッターを押すと二重になった像になる。これが立体像で、その二重像のズレた距離で、像までの距離を測定する。これは像の輪郭のコントラストの問題があって、近くの鉄塔のような像は極めて明瞭な二重像になるが、昼間の場合明瞭な二重像になりにくい場合もある。これを写真に撮るか、あるいは録画したビデオテープを14インチテレビ画面に再生することで、たとえばその画面上の10mmは1.5kmに相当する、という具合に距離を算出する。像の大きさは、そのまま見かけの大きさにも適用される。つまり画面上の5.5mmは視直径1' (1分角=60秒角)となる。

スチルカメラ、各種センサー、各種ビデオカメラ3機、口径20センチの天体望遠鏡をも含む装置はグリップを握って上下左右に軽々と動かすことができる。シェルターに入ってそれを操作する気分は、あたかも高射砲の砲台で上空の目標をにらむ兵士の気分である。狙いをつける標準に目標を入れ、5倍のファインダーで確認。モニター画面には「年月日」「時間」「方位角」「高度角(仰角)」「撮影駒数」「シャッター速度」「光放射照度」といった数値が表示される。観測はVHSビデオテープを録画状態で行って、何か異常な物体があったらそれに向けるだけで、データは録画される。

その際に二重像の操作をすれば距離測定の目安も録画される。

夜間になって月が上がってきた。これを自動追尾装置で画面に見せてくれた。何度か試したがなかなか正常に機能しなかったが、やがて正常になった。「動きがなめらかではない」との事だが、グリップに手を触れることなく、装置が自動的に月を追ってモニターに映し出す状態は見事なものだ。しかし、目標の光度が低くて動きが速い場合は追尾できないだろう。グリップを握って手動での追尾も、昼間に飛行機や鳥、山を背景に盛んに飛行する模型飛行を追ってみたが、充分手動で可能であった。分光映像も見せてもらったが、この方面の知識が不足していたために、ただそれを見つめるだけで、具体的な質問を思いつかなかった。

私が体験したUFO観測装置は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果たしてこの程度の体験記が製作者の池田氏に満足していただけるかどうかは不安だが。

夜間は快晴の空となり、私は天体望遠鏡で木星、土星、プレアデス星団を観測した。この場合も飛行体捕捉と同様、標準に星を合わせる。夜間だが空は以外と明るいので黒いシルエットの標準に合わすことが出来る。次にファインダーを覗いて十字の中央に星を入れてから望遠鏡「20cmシュミカセ鏡」の口径の大きいアイピースを覗き込む。接眼部が口径の大きいレンズなので、レンズの真ん中に開いた丸窓のような像を捜すのに、最初は手間どった。グリップを握って手動で星に合わせるのがちょっと手間なので「微動はどこか」と聞くと「手動で充分いける」との事。土星にねらいを定めていると「入ってます。入ってます。」とテレビモニターを見ている池田氏が教えてくれた。

思えば38年ほど前、ダウエル光学の屈折式天体望遠鏡

で初めて土星を見て以来の体験であった。さすがに口径6センチ程度の望遠鏡と違い、20センチの口径は40倍という低倍率ではあっても、土星の輪のすき間も確認できるほど鮮明であった。私は池田氏のすすめで8ミリビデオカメラを望遠鏡の接眼レンズ(アイピース)に当てて土星を撮影した。スバル星団は全体像が視野に収まらず、部分的な星のまとまりを観察したが、星の配置がまるで人工的に配置されたネオンサインを見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

向かいの山の上空にたなびく雲の中を、ゆっくりと進む光が見えた。「あれは何か?」と池田氏に聞くと「サーチライトだ」との事。光も強く輪郭も明瞭で、しかもゆっくりと進むので、これは珍しいサーチライトだと、8ミリビデオを向けて再び現われるのを待った。やがて左から右へとゆっくり進むそれを撮影したが、ファインダーでは識別できず、映るかどうか不安である。スチルカメラによるバルブ撮影を試みようとしたが、3度ほど見えただけで現われなくなった。雲が動いて照射するものがなくな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かった。池田氏に方位と仰角を装置で測定してもらおう。「方位140度仰角7度」とのことであった。手の平を使って計った仰角は10度であった。手で山のすそから計ったのだが、高台にある観測地点からは水平の位置が見かけより上になったからか、などと考えた。そのへんの確認はしなかった。予定通り午後9時に観測は終了。残念ながらUFOの出現はなかった。

■斎藤博士の話

観測装置について集中的に紹介した後で、話の順序は昼間に戻る。池田氏と撮影器材を持って屋上に上がり、装置の要所要所を3台のカメラを使って撮影し始めた時、下の方で奥さんの呼ぶ大きな声をした。どこからか電話が入ったようであった。観測装置のシャルターの内部にも電話が設置されているが、切り替えてなかったとの事。電話は同じ福山市に住むUFO研究者からで、これからこちらに来る、という連絡であった。

やがて来訪し屋上に姿を現わした人物は芸術学博士斎藤俊徳氏とあって、「いつもUFOを見ている人」であった。斎藤氏は私の顔を見るなり「天宮さん、東京サミットでお会いしました。覚えてますか。資料を送って戴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と言われたので、「ああ、そうか」と思い出した。東京サミットでは未知の幾人かが親しげに「天宮さん」と話しかけてきたので、よく顔を覚える間もなかった。その中に雰囲気を感じて一人の人物に思い当たった。

そういえば以前、池田氏から「岡山女子短期大学 斎藤俊徳『U・F・Oの色彩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という「日本色彩学会誌 VOLUME 15 NUMBER 1 1991」からのコピーを戴いていたことも思い出した。斎藤氏の話によると、UFOは呼べばすぐ現われるので、最初の頃は写真に撮っていたが、最近は撮らなくなった、という。私は「私の場合はそんなにUFOなんか見られない。せいぜい1年に一回とか、2年に一回とか…。それにUFOが現われたら証拠となる写真かビデオは絶対必要だ」と言った。彼は驚いて「えーっ! 天宮さんはいつもUFOを見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と言った。「斎藤さん、それはどんな風に見えるんですか?」と聞くと「母船は1000メートルから700メートルで、記録用はすぐ近くを飛びます。」と言うので「近くを飛ぶということが、どうして分かるのですか?」と私が聞くと「それはすぐわかります」という。

池田氏はこういった話に「ついていけない」と言っていた。「下の部屋で話しましょう」と池田氏に促されて我々は、撮影器材をそのままにして階段を降り、応接間のふか

ふかソファーに腰をおろした。奥さんが飲み物とお菓子を運んできた。斎藤氏はUFO目撃報告を収集し、それを基に本を著わそうとしているとの話で「芸術家による接近遭遇を紹介してくれませんか」という。私は「娘が日本画をやっているUFO目撃者で、少し変わった絵も描いているが…」と言うと少し乗り気だった。

東京の岡さんという画家についてや、秋山真人も最近絵をかいている、という話になり、私が東京で会った秋山氏の印象について少し話をした。UFOをやっている人の狂気や精神病との紙一重の問題などを話し合う。斎藤氏は自らの目撃を記した分厚い記録を見せてくれた。その一部を見た限りでは、直線的な経路図と説明が書いてあるだけで、特徴的なUFOの図は見当たらない。「流星との区別はどうやっているのか?」と池田氏が聞くと「流星は高い空だが、これは低いからUFOだ」という。この説明を聞いて池田氏と私は顔を見合わせる。芸術家特有の「主観」に、我々凡人はついていけないようである。私はいつも目撃者にするように、彼が目撃したという母船の図を描いてもらった。

斎藤氏自身のUFO事始めを聞くと、何と岡山の故安井清隆氏から話を聞いたのだという。これは古い。そして、最近、畑野房子女史にも会った、と聞いて私は驚いた。「えっ、畑野さん、まだ生きておられるのですか!!」と私が言うと、池田氏が奥から写真を持ってきた。簡単な写真屋がくれるポケットアルバムだ。そこには確かに見覚えのある老婦人の姿があった。見覚えがある、といっても畑野さんの顔はUFO本の写真で見ただけである。ふくよかな顔、まだ黒い髪、もう80才近いと思うが、眼光鋭い知的な雰囲気漂わせている。アルバムにはまた現在の日本UFO界を背負っている日本宇宙現象研究会メンバーの若い頃の記念写真もあった。並木氏、志水氏、藤木氏、小作氏そして池田氏の顔が見える。みんな若い。

日本UFO史を語る上で、安井清隆氏の事件は謎に満ちた一章として古い研究者ならば必ず触れる出来事である。私が所属していたCBAでは、彼の体験を「投影された現象」として解釈していた。つまり立体映像である。しかし投影像の発信源が地球外ならば、投影であれ、通信であれ宇宙知性によって起こされた事件、ET実在証明を担う事件となる。それとも地球上の心霊的投影なのだろうか。安井氏がもたらしたコンタクト情報によると、多くの海外のコンタクティーから発せられている“宇宙人”が、魂の存続と地球大変動を説いたのに、安井氏の会った“宇宙人”は、人間の一生は一回きりであり、大変動なんか来ない、と言ったという違いがある。横尾忠則著『UFO革命』に記載された安井氏の体験談を読んだ時、“異星”の光景が空想的で、精神UFO体験のはしりのような印象を持った。北海道北見の藤原氏や、いつも新聞広告の出る“ラエル”も含め、こうした自称コンタクティーに共通しているのは物的証拠の一つでありその人の知性と行動力を裏付ける「写真」の欠如にある。写真は犯罪操作であれ科学上の発見であれ、人が人に物事を伝達する手段として最も一般的な手段である。いくら話が面白いからといって、写真あるいはビデオという状況証拠がなければそれは現実世界とは関係のない落語や童話と同じである。

その辺の区別というか識別を無視して、話の内容のロマンにのみめり込む若者のあまりにも多い現状(私にも送られてくる“お誘い”の合同写真を根拠として)に現代人に知性の脆弱さ、ひよわな判断力、受け身的な思考力を感じる。オウムの若者や無数の宗教で活動する若者も然り。しかし、それがまさに「現実」なのだ、という認識もまた

重要である。「実証」とか「証明」といった作業は労多くして効果のない仕事である。宇宙のロマン、妄想の海に泳いで自己満足を得るほうが楽であり楽しい。

いろいろ斎藤博士と話し合った結果、彼もビデオカメラによる映像を撮影することが大切だという認識で合意を得た。ありがたい事である。こうしてUFOの実在証明に力を注ぐ人材が、この地球の上に一人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のだ。

■UFO研究書齋にて

私が池田隆雄氏に出会ったのは1971年頃であったか。記憶が定かではないが、ざっと思い出してみると、私の家がCBAの下部組織、青少年育成のためのISS(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カイ・スカウト)の連絡所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た時、池田氏からUFO目撃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のようなものが送られてきて、それに回答した事から、彼の持つ情報に接したという順序だったと思う。私は彼が私よりずっと年少(7~8才違い)であるのに、きちんとした文字で詳細な記述を書く能力に敬服した。特に天体観測者でありながら、UFOに関心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が私には魅力だった。彼の青焼きコピーの手書きUFO情報によると、北海道小樽で刈屋という青年がテレパシーによる呼びかけの観測を毎晩のように行った結果、ついにUFO編隊が出現し、しかも、その中の1機が降下して眼前を通過して上昇、その大きさが「タンクローリーほど」という具体的な目撃であった。私は折しも埼玉に転居していた刈屋氏と連絡をとって面会し、さらに彼の自宅も訪れた。彼もまた、警備会社の車で田端の拙宅に何度も訪れた。私は結婚したばかりで、妻のユキも刈屋氏に色々質問していた。その時に、小樽で体験した目撃の図を描いてもらったのだが、彼は何か有名な指向で、後日突然やってきて、イラストレーター横尾忠則が目撃図を見たいから、と言って、貴重な目撃図を持って行ってしまった。当時は簡単にコピーの出来る時代ではなかった。刈屋氏は私の前から消息を絶ち、いろいろと有名指向を目指してテレビにも週刊誌にも出るようになった。

ところで私は池田氏のグループの会合に出席し、当時新聞を騒がしていた男鹿半島の円盤写真について意見をたたかわせた。私は少年であった撮影者の父親を会社に尋ねて少年本人との面会をとりけ、自宅で撮影状況を取材したが、平坦で冷静な説明は子供の作り話を感じさせた。当時、池田氏は石で出来た円盤形の物体を糸でつるして撮影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意見で、私は窓ガラスに張り付けた黒い紙という意見だったと記憶する。

池田氏の主宰するグループは最初「日本空中現象研究会」といった。『アルゴ』という機関誌も2号を出し、その号に私も原稿を書いた。そして私はこの会の顧問に任命された。CBAの人に知られるとまずいので「星野空雄」というペンネームを使った。私がペンネームを使ったのはこれが最初で最後である。

『アルゴ』2号から、会の名前が「日本宇宙現象研究会(ジャパン・スペース・フェノメナ・ソサエティ)」となった。池田氏のあとを継いだ並木伸一郎によって数人の小グループだったこの会は大きく発展し、今やこの会の名称は全世界に日本を代表する科学的UFO研究団体名として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池田氏と私の関係は以上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1974年頃から私は国際UFO観測隊の仕事と印刷業、そして子育てに没頭し、池田氏には何の説明もしないまま20年ほどが経過した。私はその間に、自分のUFO研究を放棄した形で一切を失ったが、世間の刺激によって奇跡的に復活し

て今日を迎えている。その空白の20年を求めて私は期待に胸をときめかせて池田氏の書齋に尋ねた。大きな家のわりに彼の書齋は狭い空間ではあったが、几帳面な池田氏らしく、ミニUFOライブラリーを思わせる整理された書籍や資料のファイルに私は感嘆した。

私は書棚に3冊の子供向けのマンガ入りで解説した本を見て池田氏に言った。「ああ、こんな良い本があったんだな。これは高坂君の書いたものだろうが、良くできている。実は会社の同僚がやさしく書いたUFOの本が見たい、と言われたがこれを見せたかった」

高梨氏が高文社から出した写真集を手にしたときは興奮した。「こんな本が出ていたのか!。これもある、ああこれも出ている。これは凄い」と。「ヘインズ博士と会った時、この本を渡していたから、まだ在庫が彼のところにあるのでは」と池田氏に言ってくれたが、もはや故人となった高梨氏の家族の手をわずらわせるのも気がひける。書棚をざっと見渡すと、国内の重要な単行本にほかUFO洋書、天文関係書、海外のUFO団体機関誌が多く、整理されている。

ふと私は過去に意識が戻り「NICAPが出したUFOエビデンスはあるだろうか?」と彼に聞いた。やはりあった。これは懐かしい。「この図もこの図も覚えている。この貴重な翻訳文を直訳文のまま『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に載せたら、松村さんが“良い資料なのに、これでは日本語になってない”と怒られた」と話す。「そうだ、『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はあるだろうか?」

彼はカーテンで隠された書棚からそのコピーのファイルを取り出してきて「国会図書館に行けば全部そろっている筈です」と言った。ファイルをめくると30年以上前の私の作品が眼に飛び込んでくる。もう忘れていた表紙、もう忘れていた記事、それらを見ながら、池田氏に「この表紙は良く出来た。このコンペア240の図面は新橋の航空図書館に行ってトレスしてきたものだ。」とか自慢や苦勞の思い出話をする。1965年の瀬戸内海事件のラムダ説について少し言葉を交すも、「自分で調査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ら」と私は明言を避けた。このレポートの図面は私が作成したが、事件の調査には直接関わってない。強いて言えば、新しい大型のライセンスを取得しようとしていた稲葉義晴機長に面会し、米国のソールトレイクシティを訪れた話などを聞いて、人となりを見させてもらっただけである。

『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思えば、この機関誌の編集を松村師より頼まれ、京都の文化財保護委員三上先生の後を継いで編集者となって約3年、毎月毎月の発行に全力を投入し、その過程で学業を放棄した。昼間は屋根工事と資材運搬、夜間は学業、週末やその他は横浜の機関誌編集というサイクルが、家業と編集だけ、ついにはCBAの専従者の一人となった。時折アルバイトとして資材運搬車を運転した。別な資金稼ぎのアルバイトは横浜港の港湾労働や陸送、造園など。

『空飛ぶ円盤ダイジェスト』は、文章とか記事という経験のない私が、必要に迫られてやった仕事である。次々と新しいテーマを考えて資料を集めたり、翻訳されたものをチェックしたり、原稿やイラストを依頼したり記事にまとめたりする訳だ。私は天体観測的経験の延長でUFOをとらえていたので、当然ながら火球とUFOの識別問題を調べた。これをまとめて記事にしたが、池田氏はこれを参考にしてくれたようで、あちこちに線が引かれていた。「海に潜る円盤」も東京湾で起こった謎の衝撃事件の新聞記事から書き起こした労作である。「音のする円盤はある

か?」では目撃者に何度も取材し、現場で観察した。結局ある種の鳥が金属的な音を発して飛ぶのを「金属音のするUFO」と報告した例であった。「月面にUFO基地はあるか?」これも長らく私の研究テーマであった。天体望遠鏡を作り、月面を観測し、未知の現象に出会い、考え、そして文章を書いた。機関誌の発行に伴う作業、すなわち取材、資料探索、執筆、割り付け、版下、校正、刷版、印刷、製本、宛名書き、発送、これらを毎月やった。松村師からの指示で第三種郵便の認可の手続きも一人でやった。

池田氏が言った「天宮さんは、直筆のUFO目撃報告を目にしていたんですか?」「その通りだ。すべて直筆の目撃報告で全国からCBAセンターに送られてきた。その報告を読んで、誤認を判定し、航空機、雲、流星のハンコを押していた。顕著なUFO目撃図はトレスして分類した。」

今度は池田氏が収集し調査したUFO目撃資料や報告書のファイルを見せてもらった。これは胸躍る資料である。幾日もかけてこれらを読めたら、ど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だろう。彼は新聞報道や会に送られてきた報告について1件1件電話や手紙で不明な点を問い合わせ、写真を送ってもらったりして、丹念にまとめてある。従って、通常の日撃資料よりも内容があり、問題点や特徴などが専門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彼は1975年2月14日夜に北海道中標津で発生した目撃事件を報じた新聞を見せてくれた。驚いたことに撮影された写真も載っていた。この目撃については思い出があった。1979年、私が杉山繊維に勤務していた時、私が担当する衣料部(ワコールナイティの下請け)のリーダー格のWさんから、就職先のことで相談を受け、自宅に招いた。その時に彼女が部屋にかかっていた空飛ぶ円盤の絵を見て「私も中学生のときに見たことがある」と言い出したのだ。私は色エンピツと画用紙を渡して、すぐその場で再現画を描いてもらった。彼女は更に驚くべきことを語った。国際UFO観測隊から取材を受けたというのである。私はコンコルドが撮影したUFOのカラーを表紙にした『UFOニュース』を彼女に見せると「ああ、これです。これを見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と言った。1億もの人口が住む日本で、こんな奇遇があるのか、と私はこの時思った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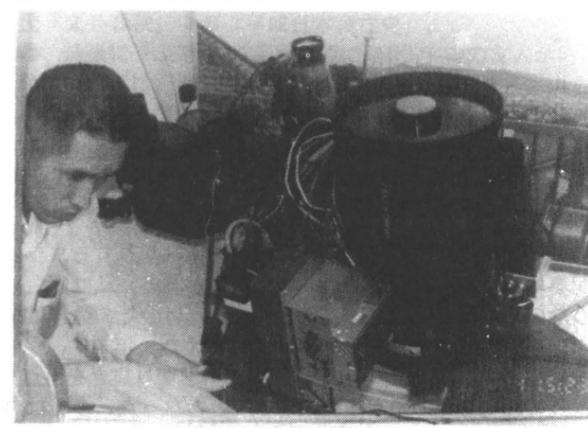
故平田留三氏の日本UFO研究会が発行した「JUFORA」の綴りも見せてもらった。これは初期の1、2冊しか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UFOをあしらったタイトルカットなどCBA並みに洗練されたレイアウトに感じた。平田氏が一人で発行してきた「UFOジャーナル」と違いUFO研究団体機関誌としての威厳が感じられた。

「1974年になぜ日本にUFOブームが起こったのか?」と池田氏。確かに、この頃のUFO事件発生密度と、それに伴う我々研究者の活動は確かに活発だった。1960年代の一種騒然とした活力とは違った、UFOへの理解と関心が全国的に広まった時期でもあったのだろうか。

UFO、40年ほど前はユーエフオーと言っていた。新鮮な驚きと感動の日々を経験した。「天宮さんは、なぜそんなに持続するのか?」と池田氏は聞いた。「実はもう息切れがしている。昔は火の玉のように燃え上がっていた。その勢いで今まで続いたようだ。」と私は答えた。多くのUFO研究者が亡くなり、興味を抱いていた人達が興味を失って行く日本のUFO界。

池田氏の手元にある約500件のUFO報告が次の世代に引き継がれることを切望する。

1998年10月28日



■左上:池田氏の応接間で。
■右上:UFO観測装置の調整をする池田隆雄氏。



■中左:ドアを開けて観測装置に乗り込む池田氏。
■中右:観測装置と編者。



■左下:訪れた齊藤博士と共に記念撮影。
■UFO観測装置を操作する編者。→

第4回UFOフォーラムで池田氏がUFO観測装置について講演



石炭倉庫:大阪市港区波除6-5-5
TEL:06-6581-0664
問い合わせ:0723-31-5205
山野まで

第4回UFOフォーラム 1999年5月2日(日)午前10時~午後5時

案内

大阪環状線「弁天町」駅下車徒歩10分

安治川(あじがわ)沿い 催し場施設

「石炭倉庫」にて開催。入場料1500円

予定されている内容

■UFO観測装置について:JSPS情報分析センター所長 池田隆雄氏

■オーパーツについて:大阪UFOサークル 粟飯原直子氏

■コンピュータ2000年問題:大阪UFOサークル 宮本健一氏

今回は大阪UFOサークル10周年に当たり、多彩な企画を用意

新聞コラム拾い読みから

いまの時代について考えたり体験を述べたりするコラム記事には、様々な分野の最前線の文章が載る。私は面白そうなのを朝刊で見つけるとそのページだけ会社の休憩に読む。10月から読売新聞を朝日新聞に替えた。年末に、保留にしていた読売新聞の1997年度未整理切り抜きを再点検してみたらその殆どを廃棄することとなった。多くは焦点がぼけていた。半端な内容もあった。年々歳々物事に対する認識の変化もある。98年度はけっこう保存したい切り抜きがあった。そのいくつかを見ながら考えてみたい。

● 国際通貨研究所理事長長行天雄氏はあるコラムで「聖書ほど面白い作品はない」と述べている。彼はイエスの言葉「われ地に平和を投げんために来れると思ふな、反って剣を投げん為に来れり」に衝撃を受けたという。そして、「宗教とは現世の御利益のためでも功德のためでもない、神と自分との二人だけの事柄なのだと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と書いている。

● 読売6,30「21世紀への視座」で 福岡大学教授大嶋仁氏は「国際化のなかで、個人や国の主体性が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と、その基盤となる日本思想が改めて問われてくる」と提起し、近代が失った思想的基盤について「日本思想の読み直し」について述べている。「日本にはそれ以前から脈々と流れている思想があるのだから、それを見直し教育の現場でも…」 「…何度か話しているうちに自分を表現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ものだ。他者との関係は経験がものを言う…」 “自他を相対化する持ち普遍的なビジョンで語れ”と表題にあった。

● 9,2読売「田中優子の平成問答」の相手は比較惑星学の松井孝典東大助教授。田中氏は法政大学教授で1952年生まれ。松井氏は農業と工業のモノとエネルギーの使い方の違いを「地球システムの流れを利用するフロー依存型の農業と、地下資源など地球のストックに依存するストック依存型」に分けている。そして“長寿命型文明”という概念をリサイクル思想で実現しようとする意見を述べる。

「レンタルの思想は、まさに貸し借りのバランスの上に成立する。これに対するのが『所有の思想』で、人間圏の誕生とは、実は人類が地球を所有し始めたこと。レンタルの思想のポイントは《人間であれ、一つのものが一定の限度を超えて増えることは全体にとって悪である》とみなす点。田中氏は江戸文化論の専門だけあって「(フロー依存型で農業を軸とした)江戸のシステムを現代に生かす道は探りたい」と述べている。

「語られるべき事置き去りに」の高村薫氏は言葉の力について書く。巷にあふれる紋切り型の言葉からは何も伝わらないことから…「ものを語るという行為は、言い換えると、自分が言葉で表現しようとする対象に向かって精一杯の執念をもって絡み付く行為だと思ふ。まずは何とかして相手に伝え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自分に可能な限りの言葉を重ねてみる。うまくいかなければ、さらに別の言葉で補ってみる。不器用だろうが拙(つた)なだろうが、対象に絡み付こうとする言葉のタセйнаミックな運動が起こる。そうやって言葉が外に溢れ出していくとき、人はやっとな

自分に向かって語られている言葉を受け止めるのだと思ふ。」 「評論家や学者が何を批判し、何を唱えようと所詮、論評や私見に留まるしかないものであ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ものを語るのは唯一、政治家だというのに、彼らのどこに、どれほどの誇りや執念が感じられるか。とはいえ、振り返ってみると、平成の私達日本人の多くが、今やどちらかといえば、ものを語るのも語られるのも、うっとうしいと感じ始めているようである。…私達自身、まるで体力の消耗を避けるかのように日常的に言葉を省略し、他者との関わりは会話ともいえない会話で事足りる生活スタイルを築きあげている。…もの言わぬことで衝突を避け、角を立てず、個々が穏やかに生活を楽し、人にものを語るよりは独白を好み、いやなことは己が腹に収めるのだ。けれども、そうして個々はこつこつ生きてきたのだが、最低限どうしても言葉によって公に語られるしかない事柄が、なおも置き去りにされたままになっている。日本人のすべてが共有する歴史、国の今と未来の姿、国民が負うべき義務、国としての正義や倫理などをいまだ政治家は語らず、国民の多くが《今さらどうでもいい》という気分、今年もまた夏が過ぎていく。」

● 「今、世界を覆いつつあるのは利害優先・欲望充足主義でしょう。でも、人類はそれだけでやっていけるのか、大いに疑問です」と語るのは東京大学先端科学技術研究センター教授青木保氏。(98,7,15《21世紀の視座》より)

“土地や家畜や奴隷はすべて神の財産、王権は神から与えられたもの、土地は本質的に神の所有物、死んだら財産は神に返す、住民は神の土地を耕す神の小作人、弱者・寡婦・孤児を保護し、王は人民の牧者、共同体全員の生活を神に保障してもらうために全員がジグuratの造営に参加” こういう生き方をしていたのがシュメールの人々だったようだ。現代人はこれを「神権社会主義」と呼んでいる。(参考:文芸春秋『大世界史1「ここに歴史はじまる」59~61ページ)

これをUFO本位の立場で言うと「国家元首は宇宙人から認められなければ政治を行ってはならない」「すべての物質と生物は地球管理者からの借り物であり、財産の相続はなく、国家の財産は借り物であるから、貸し主の示す正義に基づいて使用しなければならぬ」「人は宇宙人に感謝するためのモニュメント造営に参加する」……

「人はパンだけでは生きず、人は神の口から出るすべての言葉によって生きる」という申命記8-3を継承したのはイエスであった。

● 「今日のノート」のコラムで“謎に迫ろう”と呼びかけたのは梶原誠一氏。地球の変化や生物の交代などについて述べたのだが、もっと大なる謎が我々の頭上で展開されている事は案外知られてないようだ。それに目を向けようとする意志の前に立ちはだかる障害物の多さが、その謎の世界への開眼を阻んでいる。UFO飛行の神秘性は古代風にいえば「神の言葉」そのものではないか。

● 「内輪の記号紡ぐ社会」で高村薫氏が最近の子供の乏しい語彙を引き合いに「仲間内でしか通用しない記号のやりとり」と表現している。これは実はUFO趣味の我々にも当てはまる。「物事の客観的な把握や判断ではなく、感情的で直観的な評価に満ちているこの社会…」というが、「この社会」を「このUFO界」と言い替えると思ひ当たることが多い。今風にいえば、UFO目撃者には説明責任がある。それ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と誤解と間違い、虚構のUFO情報が発展し拡大し人の意識を侵食する。もはや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 いまの子供たちは日の出や夕日を見たことがない割合が高い。「ほとんど見たことがない」が3割という結果だ。(1998年7月の文部省による小中学生体験調査。朝日新聞報道)

名月でも夕日でも星空でもないのに、外に立ちすくして空を眺めている編者の家族のような者は、世間の人の目にどう映るのだろうか。「透明な高層ビルの隣室どうしの人と人が無言のファックスで会話をすませる光景は、ゾッとするほど人間不在の未来図」と書く歌人前登志夫氏は、こうも書いている。「情報の過剰に人は疲れている。大きな木がそこにあるだけで、人は魂の深い安らぎをおぼえる。一人の人間がそこにいて、空を眺めているだけで心の癒しをおぼえる。存在がそのまま言葉なのである。」

● 「週刊誌時代、コミック時代、情報時代は、人間の品位を失わせ、人間の知性や思考能力を低下させ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評論家粕谷一希氏が11,9に「中央公論社を惜しむ」に書いた一節。

● 「『変わるもの』ばかりを目を皿のようにして探し続ける習性が行き過ぎ、『変らないもの』について考える視野と感性をトータルに喪失してしまった。」これは中西輝政

氏『文芸春秋』中の「平成日本衰亡史」。

● 最後に「SF映画の異星人像に変化-宇宙の友人から狂暴な侵略者に」という5,7日読売の記事を紹介する。「異星人と人類の『敵対関係』は、第一次SF映画ブームが起きた1950年代に始まる。…そんな流れを一気に変えたのが77年の『スターウォーズ』と『未知との遭遇』による第二次ブームだった。…96年末から97年正月にかけて大ヒットした『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ス・デイ』はこうした友好関係に終止符を打ち、異星人と人類の対決を真っ向から描いた。…冷戦構造の解体した今、なぜ再び敵対の時代なのか。人類を脅かす異星人は、何を象徴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関西大学社会学部助教授の永井良和さん(大衆文化論)は…『科学技術を押し進めれば、ここに行き着くのではないか。この映画の異星人は、外からやってきた悪ではなく、われわれの内なる得たいの知れないものの存在を感じさせる』と臓器移植などにつながるテクノロジーと倫理の問題を指摘した。…」

よく、“宇宙人との交流”など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が、身の程知らずというべきだ。一度焼いてもらって汚れを落とせと本誌は主張する。

放送したTV局が認める!!

あの宇宙人解剖映像はヤラセでした!!

英国の実業家がデッチあげたニセモノ
あす米国のテレビが暴露放送へ

宇宙人の死体検視ビデオの写真

UFOファン伝説の
ロスウェル事件崩壊

ロズウェル事件とは

ロズウェル事件とは、1947年7月8日、ニューメキシコ州のロスウェルで、不明飛行物体(UFO)が墜落したと報告された。この事件は、UFO研究の歴史の中で最も有名な事件の一つである。しかし、最近の研究によると、この事件は単なる気球の墜落事故で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の事実の暴露は、UFO研究界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ている。

ロズウェル事件とは、1947年7月8日、ニューメキシコ州のロスウェルで、不明飛行物体(UFO)が墜落したと報告された。この事件は、UFO研究の歴史の中で最も有名な事件の一つである。しかし、最近の研究によると、この事件は単なる気球の墜落事故で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の事実の暴露は、UFO研究界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ている。

ロズウェル事件とは、1947年7月8日、ニューメキシコ州のロスウェルで、不明飛行物体(UFO)が墜落したと報告された。この事件は、UFO研究の歴史の中で最も有名な事件の一つである。しかし、最近の研究によると、この事件は単なる気球の墜落事故で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の事実の暴露は、UFO研究界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ている。

The bomb of the language;The person who has interest in the imitation recognizes himself as the imitation. by K.Amamiya
言葉の爆弾「ニセ物に興味を持つのは、あなたがニセ者だからだ。」 天宮清

本誌編者の周辺

資料紹介

■たま出版刊楓月悠元著『全宇宙の真実 来るべき時に向かっ
て-悲しみの星、地球(サラス)の友へ』1400

円:1998,8,14日、この夏に友人が空中から撮影した英国
クロップサークル最新映像や妻子がイスラエルで撮影した
ヘルモン山の円弧などをアレンジしたA3判5枚のカラコ
ピーを内外の協力者に当てて送る40部をつくるため、大
阪に行き、ついでに書店で立ち読みどしていたところ、副
題に「悲しみの星、サラスの友へ」となっている本に注目
し、手にとって読んでみると、懐かしいCBA調の文体が
目に入り、思わず買ってしまった。同じ売り場に橋野昇一
氏の新しい本も出ていてCBAについて少し書いてあった
が、これは買わなかった。

帰りの電車の中で、帰宅して、翌朝までかかつて読み終
えたので、妻に渡し「誰が書いたか当ててみな」と言った
ところ、しばらく読んで思い当たったようであった。

この著者とは、若い頃、ハヨピラの式典に先だって平取
町の道路に横断幕を張るために、2人で電柱に上り、自動
車がかぐれる高さのところに幕を張る作業でペアになっ
た。私がいくら屋根にいつも上っていたからといって、電
柱の垂直はこわい。しかし彼はスルスルとまるで猿のよう
に電柱に上った。懐かしい思いである。彼とは全国会議
の席やハヨピラにおける峻厳な会議の席で一緒になった。
また個人的に対話することもあったが、他の学者風の支部
長とはちょっと違った感じであった。つまり識者でない
分、鋭いものが感じられた。また、CBAの北海道学術調
査には、いつも彼が同行していたことから、CBAの責任
者と親しくしていた事を伺わせた。

彼がCBAセンターに来て、色々あったことも、私も同
じ立場になってよく分かった。私は松村師のコンタクト当
時は最も年少者で、しかも編集とか翻訳とか本部の実質
的な手伝いも多く、問題意識もあまりなかったので積極
的に質問をすることもなく、地方会員のように「コンタ
クト情報を楽しく聞く」といった場に恵まれなかったた
め、先輩たちや地方の幹部が知っている詳しい話をあ
まり聞けなかった。それで1983年過ぎに河合さんと再
開した時に、私が若い頃聞けなかった詳しい話を聞いた。
「若人の会」で本部員の根岸さんが松村師に私を紹介し
たとき、とっさに沢山の質問が口をついて出ようとした。
しかし、松村師はいやな顔して顔をそむけ「本部の人に
みんな言っているから、本部の人に聞いてほしい」と言
った。この会で、ある女性から超常現象的な体験が告白
され、私は松村師に「どうかこの人に助言を与えてくだ
さい」と言った。松村師は「毎日記録をつけるように。
プラザからのものなら、規則性がある筈」と述べた。

さて、本の話に戻る。たとえば最初に「大変動通告」
を聞いた宇宙母船の状況だが、「CBAの歩み」には、あ
たかも松村師一人が母船に招かれ、そこで英語による通
告を受けた、と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おり、そのために、「宇
宙人が英語で日本人に話すなんてオカシイ」といった
無知な学識者からインチキよばわりされる原因ともな
っていた。

河合氏は「各国のコンタクトマンが母船に来ていた。
そして、松村さんは中央の先頭、つまり地球代表の位
置に立たされた」と私に語った。

『全宇宙の真実 来るべき時に向かっ』の193ページ

に「全世界から召集されて、宇宙母船の中へと誘導され
た約40数名…」とある。私は河合氏の話とこの元CBA
地方大幹部の記述から「宇宙連合は地球の代表者(複
数)に重要な情報を伝えるため、世界共通語の英語が
用いられた」ことを再認識した。「認識」であるから
心の問題であって、「確認」とか「証明」といったもの
ではない。

次に、この著者が河合さんの言うように、有名な武
将の一人なのか、そのあたりの句を探したが、そのよ
うな句はなかった。ただ全体の印象として、妻にも言
ったが「私はこんなに冷えきっているのに、この男は
70才を過ぎても燃えている。これはどうした訳だ」と
いうことはいえる。私はこの著者のように昔の熱烈
なる思い込みから極力脱却して自分自身の確認とい
う原点に戻って、冷静な目で過去に聞いた話と現在
の姿を見つめており、「自分が見、自分の手で触れた
物以外は信じない」という立場でやっている。だから、
情報の評価という点で、この著者と私ではかなり違
う。

たとえば「MJ-12」「ロズウェル騒動」「グレイ」
「インプラント」「誘拐」といった海の向こうの確
認のしようがない矢追番組のようなトンデモUFO情
報に対しては「自分が体験するか立ち合わなければ
信じない。円盤が墜落したり、宇宙人が死体をさら
す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と言ってきた。

また「宇宙には悪い勢力と良い勢力、つまり良い
宇宙人と悪い宇宙人がいるのか?」という質問に対
しても「こんなゴミみたいな星に、高度技術をもつ
一つの組織が来れば、彼らの活動に邪魔な勢力は排
除されるだろう」とか「宇宙にどんな人間がいるか
知らない。少なくとも実在するUFOは危害を加え
ない」といった回答をして、極力「善悪2つのUFO」
というややこしい思想を排除してきた。

もし、現在の地球の空に出現するUFOに、「平和目
的」と「侵略目的」があったなら、我々はそれをい
ったいどうやって識別するのか? 「UFOと気象現象
の識別もできないのに、悪いUFOと善いUFOを
どうやって区別するんだ!!」「黒い色はブラックだ
から悪なのか。白い色は善良宇宙人か。釜型なら
ばオリオンで、少しつぶれた洗面器型になれば宇
宙連合なのか!? ジグザグ飛行はブラックでサイ
ンカーブはホワイトとでもいうのか!!」というこ
とである。

また、人間精神の向上という課題も、この著者
は「精神波動を高める」と言うが、「精神波動」と
は一体何かという問題を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自分自身を振り返れば、子供の頃の純粋
さは年月の経過と共に薄くなり、俗世間の最も
流行している現象に大きく影響されるものであ
り、そのように翻弄され、沈没しかかる小船のよ
うな状態でもつくろいながら目的のコースを外
れまいと体の動きを操作するのが精一杯で、自
分の精神は下降をたどりながらも何とかUFOへ
の関心を持続している状態である。

世の中には面白い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読みたい
本もたくさんある。それでも、何か義務のよう
な、またある人が強調する「契約の履行衝動」
のような強迫観念…、契約の相手の確認もし
ないで、過去の人類が記述した「神との接
触」による文字を読んで、自分もそのつもり
になる共感の情念…物理的根拠は視覚に捉え、
写真とビデオ映像だけで

あるのに、その未知なる飛行物を操縦する知性
について文字を書き、あたかもUFO操作者を知
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に、その思想面についても著
わそうとする衝動の原因は、奇妙な物体を見
た体験とCBAにおける体験によるものである。
この著者も、CBAの体験が人生を変えたよう
だ。

22ページによると、彼は昭和19年にUFO
を目撃していた! 1998,8,16 天宮 清

■飛鳥新社刊関英男著『生命と宇宙』1600
円(上林修子氏提供):「宇宙の仕組」とい
う命題に基づいて難解な概念が図解を含め
て展開されている。260ページに今話題の
人物池田邦吉氏が「宇宙センターを見た3
人の人物の一人」として出ている。

■徳間書店刊ミシェル・マルケ著・ケイ・ミ
ズモリ訳『超巨大【宇宙文明】の真相』1600
円(上林修子氏提供):「タオと名乗る女性
宇宙飛行士に導かれ、銀河系さえも超える
スターシップの旅」と帯にある。SFなのか
事実なのか…。234ページにモーセのこ
とについて「宇宙人側」から説明される。そ
こではモーゼがエジプト人の両親から生ま
れた、となっている。

■角川書店刊ダライ・ラマ著・中沢新一訳
『ダライ・ラマ、イエスを語る』1600円
(上林修子氏提供):第五章神の国『マルコ
による福音書第四章二十六節から三十四節
に、教え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ダライ・ラマは
こう述べている。「さまざまな教えがあるの
は、生き者たちの心のつくり上げられ方の
違いや、必要性や気質が多様だからです。』
…「ですから、宗教の教師たるものは、個
々人の受容能力や気質や心の傾向にしたが
って、柔軟な頭で人に教えることが肝心
です。」

また172ページに「寛容」という意味につ
いて、「その出来事から悪い影響を受けるこ
とがないようにする、前向きな状態なので
す。被害に遭遇したときに、精神的に苦し
むことがないように守ってくれるもので
す。ただあきらめる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は
ないのです。」と述べている。

189ページから「聖なる場所、聖なる土
地」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ローレンス神父
の質問にこう答えている。「まず、そこ
に住んでいた霊的な修行者の力によって、
聖なる場所とされるのだと思います。そ
の人が霊的に達成した力が、その場所
に「充電される」とでも言うのでしょうか
、そこになにかのエネルギーを与えるの
だ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今度はその場
所のほうがそこを訪れる人に「充電す
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

この本にはまだまだここに紹介し切れな
いたくさん示唆がみられるが、UFOとい
う特殊な概念および現象を第三者に語る
場合に、相手の多様性に合わせる必要が
あること、また無数のイカサマUFO情
報に対処する場合にどうあるべきか、と
いう点で参考になるように思われた。ま
た、聖地については、こう思った。「UFO
とは我々以上の知性の宿る“動く聖地”
と言うべきでないか。その実体が接触し
た土地は祝福されるべき聖地であり、我
々はそこに触れることで、何かを充電
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UFOとはまさに空
間を活動する修行者である。」

UFO研究団体の主宰者が、UFOを目撃
することで制作活動への意欲を持続とす
れば、その主宰者にとってUFO体験とは
一種の「充電」である。

■PHP研究所刊ブライアン・L・ワイ
ス著・山川紘矢・亜希子訳『前世療法』
1533円:この本はあるテレビ番組に紹
介されたので購入した。著者は米国の精
神科医である。その医師の患者について
の報告であるが、催眠治療によって患
者の口から「前世」が語られる。その言
葉の中に登場する

「マスター」と呼ばれる複数の人格は、あ
の眠れる予言者エドガー・ケイシーの言
葉の中にも登場する不可視の存在と同一
であるようだ。患者の語る前世が本人の
魂の記憶というべき場所から引き出され
たものなのか、このマスターと呼ばれる
霊的な集団によって注ぎ込まれる情報
なのか、判断は難しい。医師の誘導によ
って催眠状態の患者は、記憶の過去を
遡る。不思議なことに「今は紀元前何
年」と詳しい年代が語られる場合がある
ことだ。我々の一つの人生の過去でも、
ええっとあれは何年前だったかな、昭
和何年だったかな、という具合に、記
憶というものは紙に記した記録とは違
って、あいまいである。しかし、年代
を特定できない「記憶」も多数あるの
で、その点を疑問として云々することは
やめておこう。現在の生における脅迫
観念のような不安材料が、前世記憶を
思い出すことで解消されるという理由
も、素人の編者にはわからない。知ら
ない過去を思い出した事で、苦痛が増
すという理屈ならわかるが、どうだろ
うか。また、前世とは男が女になった
りまた男になったりするという。しか
し、馬の時代や蝸の時代が出てこない
のは、仏教でいう転生輪廻の概念とや
や違う。転生とは自分と関係ある人々
と共に時代と場所を同じくして、それ
ぞれの役割を変えて集団で行われる、
という理屈は昔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つ
まり、かつては親子であった者同士が
、次の世に友人となり、仇同士が次の
世に愛する者同士になる、という具合
で、それぞれ役割を変えることで学習
効果がある、と説かれている。

これは言葉の世界である。記憶を映像
化する技術でもない限り証明は難しい。
しかし、我々が何となく生きている人
生が、実は過去からの因縁の結果であ
る、という事はうすうす感じている。
これだけで十分であろう。「あなたは
誰の生まれ変わりだ」などと言われて
何が良い結果があるだろうか。

■徳間書店刊ホルガー・ケルシュテン、
エルマー・R・グルーバー著・宇佐和道
訳『イエス・キリスト聖骸布の陰謀』
1900円:これを読んだ妻の話によると、
聖骸布年代測定のためにオックスフォ
ード大学に送られたサンプルの切れ端
は、よく似た別の布であったことが判
明したとのこと。

■翔泳社刊ノーマン・ゴルフ著・前田
啓子訳『死海文書は誰が書いたか?』
3800円:この本は妻がいくつかの本
と共に読書中である。妻の言うところ
によると、転生輪廻の要素が聖書から
削られたそうである。

文書というものに関連してだが、編
者はいつも妻子に「一つ一つの文書
に記した年月日と名前を明記せよ」と
言っている。特に目撃や取材、いつ誰
から聞いたか、ということ。「我々は
歴史を創っている。UFOと人類の接
触史を。これを書く者は少ない。故
に我々の書く一つ一つの文書は死海
文書ほどの価値を持つのだ」と。

■社会思想社刊H・フランクフォート/
H・Aフランクフォート/ジョン・A・
ウィルソン/トールキルド・ヤコブセン
共著・山室静・田中明訳『古代オリ
エントの神話と思想-哲学以前』2500
円:古代エジプトとメソポタミアの人
々の世界を探っている。:粘土版碑文
からの翻訳が随所にみられる。当時
の人々の価値観、思いを知る上で参
考になると思った。空に展開するUFO
現象は天下国家の命運を左右する力
学を内包する、という根拠の示される
のが古代オリエント世界におけるUFO
実在認識である、というのが本誌の
主張の一つである。第5章「国家とし
ての宇宙 A 空にある力-権威」で、
王の標章である王笏、王冠、頭に巻
く紐、羊飼いの杖のごとき標章は、
アヌに属し、アヌに

由来する、それらは天上界から地上に下ったものと説明されている。

■大和書房刊大和岩雄著『神々の考古学』3800円:目次を見ただけで興奮する。一、環状列石と円の考古学 二、太陽と星とピラミッド、三、太陽神殿と聖婚秘儀 四、柱の考古学 五、ファロスの考古学 六、火の考古学 七、銅鐸・弥生土器の絵画表現 八、天照大神の考古学 九、「日知り」と「日読み」の考古学 10、前方後円墳をめぐって 11、始原の神々の考古学…図解豊富である。

■人文書院刊J・L・ホイットン/J・フィッシャー著・片桐すみ子訳『輪廻転生』1800円:現在妻が読書中。「グループ転生」や「生と生のはざま」など興味深いテーマがみられる。

■吉川弘文館刊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装飾古墳が語るもの』3090円:死者に向けての装飾というテーマを世界にも広げ、日本の壁画線刻の意味を探る。写真や模写が美しい。

■KKロングセラーズ・並木伸一郎著『宇宙考古学が明かす神の遺伝子の真実…「天空の神々」の秘密と「真・人類史」の全貌』943円+税・日本宇宙現象研究会並木伸一郎氏提供:このページを打っている最中の1月23日に2冊届いた。古代より人類を監視し管理する立場にあった“神々”…彼らは天体を模した架空の人格ではなく実在した人間であり、ほかの惑星から人類を導くべく来訪した。その業績の痕跡が様々な神話、美術のシンボル、“王権”という概念、様々な飛行物体の神話伝説やそれを描いた絵画に残っている。そして、その遺伝子を受け継ぐ人々は現在も生きている。このテーマこそは、我々市民のみならず、全国の政治家、各指導者層必修の課程である。人間とは何か、政治とは何か、法律とは何か、国家とは何か、これを熟読して現今の自分と世界を見つめてほしい。

行動報告など

■外れた奥の義歯をやり替えるために10月下旬歯医者に通った。最初の日、看護婦と若い女性医師が私の顔を見て何やらコソコソ。そして、「もしかして奈良リビングに載った天宮さんと同一ですか? 顔も似ているし…」と聞くので「ええ、そうですよ。UFOを研究しています。」と答えた。すると私の治療に当たっていた大先生(60~70才)が「ほんまにあるんですか!」と聞いてきた。そして、「私も実は昭和25~6年の夏ごろに、市民病院の近くで西から東へまっすぐ水平に飛行する火の玉を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大勢が見てました。ちょうどその頃、大阪の心斎橋でも空飛ぶ円盤も目撃騒ぎがあって、ブームでしたな。」と語ってくれた。そして、看護婦さん女性医師のなんとなく熱心な反応に「それではUFOのアルバムとビデオを見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と言って、義歯の出来の一週間ほど、ちょうど新しく作り始めたUFOアルバムに私自身の撮影写真とビデオプリントを貼り、会社の興味ある人に見せた初心者向けビデオを見てもらった。大先生が感想を述べてくれた。「家族で観測してるんですね。それぞれカメラとか双眼鏡とか分担してやっておられる。」と我々の状況に理解を示してくれた。

■電話回線をISDNにしたが、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初期設定、(エル・インターネットに入会)でつまづき、現在保留中。

■11月6日午前10時32~10分間AM KOBE 558KHZ「ジェフ&かずぼんの飛んでもフライ」に電話出演。UFOの説明をする。会社の会議室を使ったので、この機会に会社の社長、工場長など役職者、以前からUFOについて話題

を投げた人などに最新版「THE UFO RESEARCHER」地球版、「三つの太陽」を配る。今回は約50部をこうしたこのために在庫しておいた。

■しし座流星群は11月18日午前0時~1時が多く、ピークとされた午前4時すぎは曇りが出て観測不能。流星は火球を含めて合計26個観測。我々の観測場所は自宅から南西の私道路上。12時半頃、ビデオカメラのバッテリーがなくなったので、充電のため私だけ自宅に向かう途中、北から南へ仰角30度付近をゆっくりと火球が飛行した。もしビデオカメラを回していたら十分に撮影する余裕があった。後日、松原市の山野氏からの電話で、これと同じものを見たという内容の連絡をもらった。妻子は少し離れた場所ですらこれを観測。こうした火球はその他いくつか見られ、それらを再現スケッチで記録することにした。翌日、会社でも「子供が見た」とか話題あり。

■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キャノンFV1を買って11月14~15日の会社の旅行(石川県千里浜走行、羽咋市通過、七尾市加賀屋宿泊)行きの車内で練習しつつ撮影。

■会社旅行の帰りに大阪駅近くのドイカメラに注文した複写装置の引き取りをかねて、妻と「始皇帝暗殺」を観る。巨大な宮殿のセットや戦闘シーン、わかりやすいヒロインの描き方など日中仏米合作の成果とを感じる。それにしても始皇帝の生き方、やり方が信長に似ているので、妻に言う「私もそう思った」との事。妻は「しかし、剣をとる者は剣で亡びる。皇帝の死後まもなく秦は滅んだ」と言う。「それでも、彼はまちまちだった貨幣や重量の基準、文字などを統一した功績は大きい」と私。敵の子孫が再び戦乱を起こさないために子供を含めた完全な根絶“根切り”を断行したのが、聖書にも出てくる主の命令「すべて殺しなさい」を思い起こす。中国人の勇ましさ、土地の広さの宣伝を感じた面もあるが、“中国の山口百恵”だったかコン・リーの“大きさ”は確かに大陸でしか育たないなと感ずる。

■映画を観た帰りに地下鉄で難波に行き、重量のある複写装置を預けて、ジュンク堂で行われるグラハム・ハンコックのサイン会場に行った。娘が以前ここに寄った時には紙を見て教えてくれたもので、我々は「地球版」をハンコックに渡すために用意した。まずサインをしてもらう最新著書「惑星の暗号」を買う。口絵にあの火星の人面岩が詳細に検討されている様子が出ている。本文でも火星の都市について推理してあるようだ。サイン会は3階の喫茶コーナー。午後3時半~4時半まで。午後3時すぎには人が並ぶ。妻は6人目。私は離れた場所からビデオで狙う。妻が後ろの女性と何やら話している。後で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鹿角のことや沖繩のことなどだった。女性から「ハンコックが鹿角に行くといっていたが、もう行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と聞かれたので妻が「主人の知り合いからハンコックが鹿角を訪問した時のビデオが送られてきました」と答えると驚いていたという。女性は鹿角に行ってストーンサークルを見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が、岩手山の噴火で行けなくなった、今度いつか行くと話していたとの事。ハンコックには「地球版」と共にストーンサークルを上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も添付した。カメラマンであるハンコックの奥さんは、ストーンサークルをローアングルばかりで撮影していた記憶があったので。本を渡すとき妻がハンコックに話かけていたが、意味が通じなかったようだ。ハンコックは「サンキュー」と答えていた。

■ティモシー・グッドの『エイリアン・ベース』を買った。内容よりもグッド氏のその後を知る参考として。彼が

演奏旅行で何度も来日した頃(1970年代)に一度仲間と一緒に東京で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やはりミスター・マツムラについて情報を得たがっていた。この本は分厚いが、二番煎じだろうことは百も承知。しかし、いくつか独自の情報があるだろうと期待する。口絵写真はニセモノ、ゲテモノのオンパレード。

■五島勉の『ザ・ラスト・イヤヤー』を買った。彼によると1995年1月25日にレーダー面上誤認によるロシアから米本土への核攻撃危機があったようだ。またコンピュータの2000年問題ほど人類の愚かさを代表するものはないだろう。「やがては2000年が来るのに、もうその先はないように思って仕事をしてきた」感じだ。危機を警告するのは簡単だが、改善する実務というものは困難なものである。困難な仕事をやり過ぎて儲かる事ばかりを追及してきた結果は、それを招いた者が責任を取るべきと思う。これから人類は地球で健全に生きるために「責任学」という学問を学ば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我々の言い方をすると、古代に地球を訪れた宇宙人は人類に「同態復讐法」「同害刑法」というものを教えた。私はこれを簡単に、たとえば自分の息子が他人の子供の目をつぶしたら、自分の子供の目をつぶして償う、という風に考えた。これは積極的な罪への償い行為である。しかし、大半はというかほとんどは、そんなことなど意識もなく生活している。それで万事うまくゆくのならば、宇宙人の教えなんて人類には必要ないことになる。しかし、現実をみると、結果として人類は同態復讐法の世界を歩みそれを体現し、それを証明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てくる。私の錯覚だろうか?

■11月27日午後9時~9時54分のABCテレビ驚きももの木20世紀「謎の地震予知おじさん」虹が大地震を次々の中!ベテカ本当か衝撃の真相、を見た。昔から知られる“椋平虹”(むくひらにじ)の問題である。葉書のトリックはかなり昔に週刊誌で知っていた。当時の記事も持っている。しかし、椋平氏がどうしてこの現象を観察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それは知らなかった。この番組ではそれについて詳しく調べていた。椋平青年は地元の漁師から「海上はるかの空に現われる虹の切れはしを見てその日の海の様子を知る」という習慣を知って、自らもそれを観察したのが始まりだそうである。

これを知って私は驚いた。1970年に伊勢志摩を踏査した時、我々も漁師から「虹の切れはしを見て海の様子を知る」という経験聞いたからである。その切れはしを「チンタ」といっていた。このことは『太陽の舟UFOLOGY』よりみた紀伊半島の古代文化』に発表してある。

■12月初め、OUCオーパーツ研究チームも見学を訪れた「聖徳太子の地球儀」を、娘の志麻に頼んで見学に行ってもらった。OUC栗飯原氏より「JR網干駅の近くにある」と聞き、日本地図で網干付近を見ると鶴(いかるが)という地名のそばに卍の印があり、これがたぶん“オーパーツの地球儀”のある斑鳩寺(いかるがでら)であろうと推測。おおよっぱな地図を書いて娘に渡し、スチルカメラと交換レンズ2個、ビデオカメラを持っていかせた。OUC山野氏によると、地球儀はガラスケースに入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それを接近して写すために偏光フィルターをつけた標準レンズを使ってもらったことになった。

電話予約なしで直接斑鳩寺を訪れた天宮志麻は、女性の案内人と共に宝物殿に入り、「地利石」の撮影を申し出たが「原則として撮影禁止」と言われ「そこを何とか」と頼み、「それでは一枚だけ」というのをビデオ撮影と近接撮影3枚を強行して入館料の代りに絵葉書を買って帰った。

「この石の重さは?」の質問に対して「まだ計量したことがない。同じ大きさの石よりは軽い」との答え。

■12月はじめのTV「アンビリバボー」に予告なしでオーパーツが出た。あわてて録画しようとしたが、別な番組を予約録画していたのと、新しく買った2階に設置したビデオデッキのチャンネル合わせがうまくゆかず、結局いつものデッキの予約を解除して録画した。かろうじてエジプトの木製グライダー(カラー写真)と南アフリカのクラークスドルフ博物館にある26億年前の溝のある金属球(カラーだが複合画面の大映しなのでいくつかの画面を仕切る黒線がはいった)の録画に成功した。

■12月12日と12月13日の連休は、家族で奈良に行き「Xファイル」と「アルマゲドン」を見た。「Xファイル」は男女のコンビの友情の深まりを描き、あいかわらずの怪物宇宙人が出てきた。「アルマゲドン」は英語で、日本語では「ハルマゲドン」である。地球に接近してくるトゲトゲのある小惑星をみていて、昔「スーパーマン」の映画に出てきた北極のスーパーマン基地が氷のトゲトゲで出来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た。石コロくらいの隕石が当たれば航行不能か破壊されるようなスペースシャトルが無数の隕石に囲まれたトゲトゲだらけの小惑星に岩をけちらしながら着陸するという夢にも描けないような光景を誰が考えたのか。NASAが協力しているのに実際のアステロイドを描けないのか。あるいは、現実離れた作品にこそ莫大な援助金が支給されるのか。最近の“隕石モノ”はすべて原作が同じらしい。アメリカの力強さ、宇宙からの脅威に対して唯一頼りになる国家、科学力、勇気、それらを画面いっぱい展開していた。もういいかげんにしてくれと言いたいが、隕石落下による大都会の破滅シーンはリアルであ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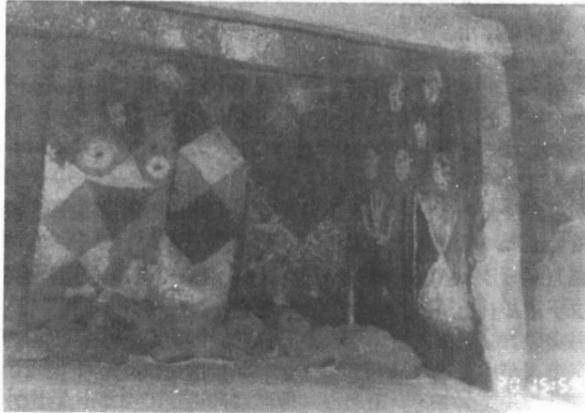
それにしてもこの映画を観終わって、みんな「核兵器があつて良かった」「星を爆破することで地球の平和が得られた」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を受け取るのだろうか、少し心配になってきた。

■12月16日、昨夜パソコンで作った年賀状を郵便局に出した。母親から大量の年賀用切手をもらったので、半分は私製葉書にその切手を貼り、残り半分を年賀葉書にプリントした。「宛名職人Ver.5」を去年の暮、大阪ドームのマック大会で安く買って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おいたのが役に立った。これで年末年始は次号THE UFO RESEARCHERの編集に没頭できる。台湾の蔡章献先生から写真が2点送られてきた。返礼に最近カラープリンターで作成した写真入りUFO年表と空飛ぶ円盤40周年記念アルバムのカラーコピーを急送した。

■台湾で中正航空科学館主催の「台湾UFO研究展」1月~6月まで開催!: 1月初旬に届いた中華飛碟学研究会理事長 劉紹實氏から届いた書簡によると、台北市の中正航空科学館でUFOと外星人展が長期にわたって催されるとのことで、共催は中華飛碟学研究会。実質的にこの研究会の資料が展示される模様。期間中、一ヵ月に8回くらい「UFO探索系列講座」も開かれ、呂應鐘、劉紹實、何顯榮、陳正鵬の各講師が「UFO現象科学観」「空飛ぶ円盤と宇宙人」「天文学からみたUFO現象」「古代中国のUFO事件」などのテーマで講演する。これは1月に行われる内容の一部。編者としては、5月の連休にOUCの「UFOフォーラム」の直後を予定している。

■1月22日、「香港UFOクラブ」の方仲満(ファン・ジョン・マン)女史より成田空港から投函された書簡が届いた。編者の属するUFO会を訪れたいと希望している。

不知火・チブサン行 結果報告



■Chip-san King shows a welcome posture for seven white silvery discs in the wall painting of an old tomb in Kumamoto, Japan. "Chip-san" means in the pre-Ainu language a site for "getting down ships". It may be a space ship landing spot.

9月20日午後12時40分、天宮清、ユキ、志麻の3人は熊本駅から木下先生の乗用車で山鹿市に向かった。天候は快晴、まるで真夏に戻ったかのように暑い。道路はすいていて、慎重に運転される木下先生といろいろと過去のことに話が及ぶ。そのなかには彼自身のUFO目撃も多数あり、大変参考になった。山鹿に入ると道路わきに山鹿灯籠の石製模型が配置されていた。青森でみかけた遮光器土偶の金属モデルを思い出す。巨大な灯籠のモニュメントもあり、山鹿市立博物館に到着すると巨大な実物の4倍はある石人像が立っていた。乗用車のおかげで、バスではとうてい間に合わない午後2時の古墳見学時刻に間にあったので、急いで館内に入って窓口で古墳見学を申し込み、古墳見学料を支払う。またチブサンの石室を印刷したポスターが気に入ったので購入。すぐ管理者の軽トラ車の後についてチブサン古墳へと向かう。一般の見学者を乗せた小型ワゴン車も我々のあとに続いた。約10年ぶりに訪れたチブサン古墳周辺は、道路が整備され、オプサン古墳を含めた公園施設と駐車場や出土品を展示したコーナー、遺跡を模したモニュメントなどが造られており、広々とした古墳公園の施設となっていた。チブサン、オプサンを結ぶ道も整備され、10年前に我々が草をかきわけてオプサンを探した頃とはだいぶ違っていた。タイルに文字と写真を焼き付けた説明によると、オプサンにも三角連続の装飾模様があったとのことである。

チブサン古墳、オプサン古墳とも墳丘がきれいに「丸坊主」に立ち木が刈り取られ、あたかも朝鮮や英国の古墳のような姿になっていた。チブサンの石室は入り口からコンクリの階段を少し上がった位置にある。石段は泥水で汚れていた。最近の雨によるものだという。かつては中に入って撮影のために懐中電燈を接触させた壁画も、ガラスの向こうにあった。驚いたことに、我々が最も重視している石棺壁画、7つの円盤に手を上げたチブサンキングのあの絵は、光が当たらず陰になっていた。10数年ほど前に訪れた時はチブサンキングの絵は撮影できる明るさの光が当たっていた。しかしいま、スポットライトは正面の「乳房」と解釈される2つの円紋の部分にのみ当たっており、チブサンキングはその陰となっていて、撮影できる明るさになかった。入る前「古墳の中は撮影禁止です」と説明者は言っていた。博物館のパフレット類にも、7つの円紋

は採用されてなかった。なぜか知らないが、この壁画が当地の人から敬遠されているような気配を感じた。考えすぎだろうか。

チブサンの入り口に豪華な花束が置かれていた。説明者も「この頃になると、よくあるのです。たぶん乳の出なかった婦人がここに御参りして乳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お礼でしょう」と説明した。八朔を前にしたこの日、我々4人は誰か知った人が訪れたのか、と思ったが、花束に貼られた金色のシールには未知の女性のアルファベット名が印刷されていた。

我々は次に日輪寺を訪れた。赤穂義士のうち、細川家に預けられた大石良雄ら17人の遺髪があることで有名だが、我々は故河合浩三氏の思いでの地として訪れた。河合氏一行と共に私がここを初めて訪れたのは1982年の9月のことであった。(注:ここで、宅急便が届く。なんと、もう25年も会ってない水沢の大石夫人からであった。妻の好きな帆立貝などが入っていた。さっそく伝票に記載された電話番号を回したら本人が出た。お互いの家庭の様子を知らせあう。東京での一時期は毎日のように顔をあわせていた。地方なのでご主人の仕事が少ないため生活が苦しいそ



■In former days it was the follower's duty to avenge on the murderer of his master. Japanese "Samurai" dying with good grace and no reluctance. うだ。純代29才と玲子26才の娘はまだ独身で会社に勤務しているとのこと。声は25年前と同じだったが、。聞くとも60才になるそうだ。)

さて、当時は日輪寺を訪れた意味がよくわからず、特に河合氏に聞くこともなかったが、あとになって「前世で赤穂義士と関係が深い」という情報を得た。「赤穂義士」と聞いて、私自身に心当たりはないが、「昔、我々は刀を使ってやった」と松村さんから2度も聞かされた事を回想し、最近では「そういうことは本当かも知れない」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松村さんは円盤の中で「自覚を高めるために」前世の記録映像を見せられたという。しかし、映像を見せられて、画面の中の特定の人物を自分だとわかるのは、誰かが「あれがお前だ」と教えてくれるか、画面の人物が今の自分の顔にそっくりで、すぐわかるかどちらかであろう、と思う。このことを車中で木下先生にも話した。

さて、我々は先生の案内で新しく出来た熊本県立装飾古墳館を訪れた。古墳石室と壁画のレリーフが豊富にあるそうだ。県道から山を上るように上り坂をのぼると、自然公園のような広大な施設が見えてきた。山小屋のようなレストランや広い駐車場、つり橋、そそり立つ竹林が見下ろす石段、そして巨大な石人が見えてくると、コンクリート打ち放しの窓のない建物があった。その建物の屋上に上る幅の広い階段を上ると、岩原古墳群を見下ろせるように展望台があり、古墳を上から見てから下に降りると古墳館



■Amamiya family who visited an ancient "Chip-san" tomb.

の入り口があって売店には装飾古墳関係の書物が売られていた。

「もうすぐ立体映像が始まる」との事で、我々は精巧に出来た壁画の模写や古墳石室のレプリカなどを見学しながら地下の「イマジネーションホール」に行き、「生きていた石人」という映画を見た。その物語りとは、この古墳館に来た男女が石人から術をかけられたように過去の幻を見せられる、というもので、突然宇宙空間に出た二人は、石人が生きていた時代の映像を見せられ、その映像の中に自分とそっくりな人物を見て自分の先祖だと悟る、というところが面白い。九州にはかつて磐井という英雄がいて、大和朝廷に逆らって長い戦いを展開したが、ついに磐井が滅ぼされた。それからこの地に装飾古墳が始まった、という。我々になじみの深いテーマと、私が考えていた過去の映像から自分を発見するというテーマに「共時性」を感じてしまった。

装飾古墳館の売店で『全国の装飾古墳1 宮崎県の装飾古墳と地下式横穴墓』『全国の装飾古墳2 大分県の装飾古墳』『常設展示目録-舟と馬と太陽と』『福岡県の装飾古墳』を購入して、我々は古墳館を出て熊本駅に向かった。午後5時すぎ、熊本駅に到着。木下先生とは不知火観測現地でもたご一緒することにして、一応ここでお別れした。

我々3人は熊本駅ビルの食堂街でゆっくりと食事を取り、待合室で休息。書店にて観測地点が出ている地図を捜し『熊本県広域道路地図 1:50,000』を購入した。松崎先生に連絡して待ち合わせ時間を30分早めてもらい、午後8時に駅前から松崎先生の乗用車で観測現場へと向かった。車中で色々話をし、話が込み入った時は車を停車させて話を伺うこともあった。

三角港でトイレ休憩の時、北東仰角20度付近の空に金星より明るい白く輝く光が静止しているのを見つけて観察。車のトランクを開けてもらいビデオカメラに2倍テレコンバージョンを付けて、16倍にて撮影する。我々が騒いでいると駅近くの人が出てきたので、「あれを見ている」と言うと「あれは山小屋の光だ」と教えてくれた。

午後9時頃、現場に到着。1983年に来た時から15年が経過し、あの当時とはまったく違っていた。当時砂浜と岩があった海岸には堤防が出来、広い駐車場があって堤防の一角に水平に張り出した三角形の部分があり、そこに三脚3つを設置してゴザを敷き、イスを置いて観測の準備を開始した。面積が狭いので、器材が海に落ちないように十分気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った。ちょっとフラついたりしたら、体が海に落ちることもありえる。



■Amamiya mother daughter who witnesses a bright object and who is observed, and doctor Matsuzaki.

空を見上げると満天の星空である。天の川がクッキリと見え、その中の白鳥座がかくれるほどの星の数。スバルを双眼鏡で見た時の美しさ。この星空だけを見るだけでも十分価値があると思った。おそらく天理では10年間に一度も見られないほどの星の数である。

例によって、本物の不知火は見られず、沖合いに出た舟による「光の演出」ともいべき現象のほかは海上における目立つ未確認現象は見られなかった。

上空においては、20日午後10時頃から八朔21日の午前3時頃までの間、流星状の光が多数見られた。天宮志麻が記録したノートから時刻と状況を紹介しますと…

■不知火海上空観測報告

- 1) PM9:55 北東仰角60度 0~1等星 0,5秒 白(天宮清はオレンジ)
- 2) PM9:55 北東仰角60度 2等星 経路が8度の長さあり
- 3) PM10:05 東 木星のから海面に向かって垂直に
- 4) PM10:35 東 木星の上 仰角60度 1等星
- 5) PM10:43 東 木星の仰角70度 うすい色
- 6) PM10:45 東 3等 0,5秒 白
- 7) PM10:48 東 仰角50度~35度(経路が長いので仰角測定器を用いて計測)
- 8) PM10:54 北北東 仰角50度~45度 0等星 経路の長さは手の幅4つ。約40度
(木下先生は急用が出来て来られなくなったとの事。この頃、吉村さん家族3人が到着する)
- 9) PM11:13 東 仰角40度~50度へ上昇 2等星くらい
- 10) PM11:20 東から南東へ 仰角50度付近をほぼ水平に速く
- 11) PM11:20 東から南東へ 仰角50度付近をほぼ水平に速く
- 12) PM11:35 天頂を北へ 経路6度 白色1等星 何かに隠れるように消える
- 13) PM11:40 東北仰角50度 少しカーブして下へ 経路約20度
- 14) AM0:15 東 木星の南 2等星
- 15) AM0:25 東 木星に向かい薄くて速い
- 16) AM 1:20 木星の南を斜めに降下 1秒くらい
- 17) AM2:10 南東仰角40度 少しカーブか。光の明暗がある。
- 18) AM2:15 北東仰角10度 オリオン座の下をマイナス1等星 0,5秒 白 速い
- 19) AM2:15 北東仰角15度 オリオン座の三つ星付近を



■不知火海を前に上空と海面を監視する天宮志麻(左)と天宮ユキ(右) 上空は満天の星空となり、様々な光体の飛行が観測された。

1等星 みじかい

- 20) AM2:27 オリオン座付近を 白色 0等星 0.5秒
 - 21) AM2:55頃発見 定速直線で水平に北から東を経て南に向かった光体。天宮志麻と天宮清が双眼鏡で観察。赤い光が伴う白い光の集合体。飛行機かそうでないかで見解が分かれた。
 - 22) AM3:00過ぎ 定速飛行光体の経路上で垂直上昇した高速の光
 - 23) AM3:00過ぎ 定速飛行光体の経路上で垂直降下した高速の光
 - 24) AM3:10 オリオン座の北 仰角20度~15度へ 巾の広い白色 1等星 少しカーブした感じ
- AM3:45 人工衛星状の光体 約5秒間隔で見えたり見えなかったりした。 3等星くらい

以上のほか、天宮ユキと志麻が「流星」と判断して記録しなかったものがユキ3件、志麻3件の合計6件がある。

9月は特に流星群というものがない。また1月のりゅう座流星群、8月のペルセウス座流星群、11月のしし座流星群、12月のふたご座流星群のほかの流星群極大日は1時間に1個から4個程度でそう多くはない。したがって、流星群にも極大日にも当たらない夜の、流星が多く見られる夜半ではない午後10時から12時の2時間に13件という流星状光体が記録されたことは異常である。また、2度続いて同じようなコースという例が3例あるのも興味深い。

■ビデオ録画映像からの報告

CCD-TR75による録画をVHS標準でダビングしたが、ビデオテープコーダーが長年の使用によるヘッドの磨滅のためかノイズが非常に多く、他者に見せる資料とならないため、今回の映像は門外不出とした。

八朔当夜の不知火海上には、大きな明りを灯した“親火候補”とみられる舟が右往左往していた。またモーターボートのような高速船、あるいは漁船とみられるゆっくりとした光がみられた。

観測地点である戸馳島若宮から対岸の八代市までは10キロ以内、8キロ程度である。その海域を右往左往する船舶の灯火は肉眼や双眼鏡ですぐそれと分かる。また、私が本物の不知火を観測した1962年63年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ほど対岸の灯火が増え、大島付近では工場の明りが海面を照らすため海面も確認できた。撮影の対象は、“親火候補”の大きな光、対岸のゆらめく灯火、そして移動する船舶の光である。対岸の灯火は絶えず明滅していて、これは大気の影響によるものとみられるが、無風に近い条件に

あって、興味深い現象であった。

船の明りが通過する見かけの速度と見かけの大きさを、7例抽出して画面上の移動経路の長さ、その長さを何秒で移動したかの数値を、ストップウォッチを使用して計測して記録したが、ほとんど見えないほどの小さな光が急速に移動する例が2例みられた。それらの作業内容を参考までに整理して添付した。

■スチルカメラによる撮影の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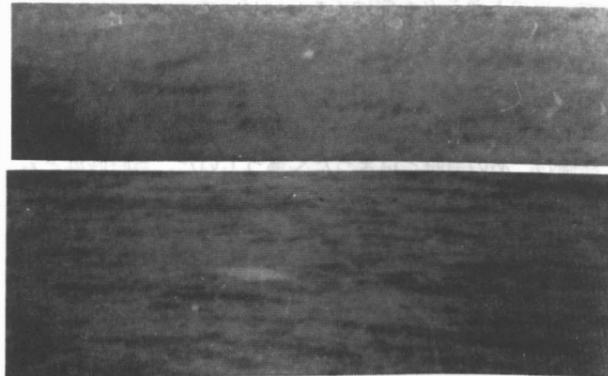
現時点でネガフィルム2本の現像が完了しているが、リバーサルの出来上がりが9月26日、スナップ写真の2本はまだ出していない。海面を写したネガ写真に異常な映像はない。300mm望遠レンズが重たかったせいか、縦方向にブレた写真がいくつかあった。三脚のネジをもっときつく締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大島付近の夜景は明るいので自動シャッターで充分写っていた。しかし海面は平坦で細部が見えない。夜間の撮影はやはりリバーサルのほうが適しているようだ。三脚が重なって立っていると、それぞれのバルブシャッターを閉じる際に手が触れてブレる恐れがある。また1本のレリーズが故障しており、1本のレリーズを2台のカメラに使用したため、それぞれの開放撮影が少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感想

台風7号が九州に接近していたためか、22日に出勤すると同僚の女性が「雨だったでしょう」とか「列車が止まったでしょう」とか言われた。私が「いや、好天に恵まれて夜間は満天の星空だった」と言うと皆驚いていた。台風7号は22日の午後から近畿地方を猛烈に吹き荒れた。勤務先の上司から電話があつて、会社ではシャッターが吹き飛んで相当な被害があつたとの事。24日は一時間早く出勤して片付けを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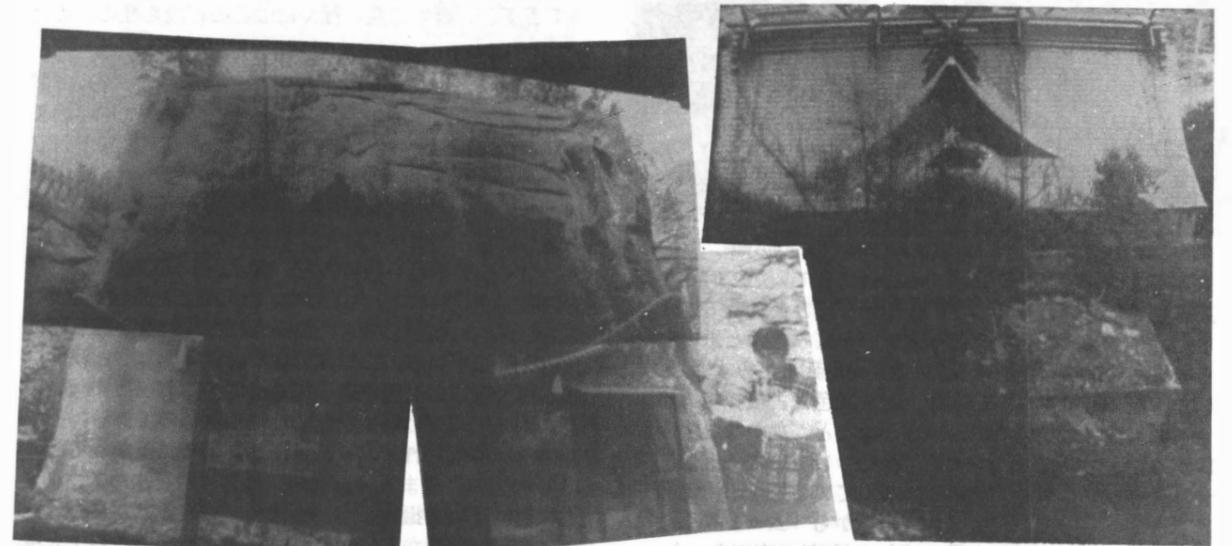
台風と台風の間の奇跡的な好天の下で、我々は九州の懐かしい聖地を巡り、無事帰宅した。旧知と語り合い、多くの示唆を受けた。不知火現象の回復は、現今の地球自身の回復に連動し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自己完結した車輪が宙を回転しても、人を巻き込む活動とはならない。閉じられてないすき間に、いかなる人々をくわえこむか、そして彼等をくわえこんで車輪は回転するのか、やはり回転速度を上げれば、しがみついた人は飛ばされるのか、永劫の未来に向かって閉じない輪を回転させて行く道は遠い。聖なる火が天と海に飛び交い、空を翔く円盤がチブサンを祝福する永遠の祝日に向かって人類の転生の輪はまだまだ止まらないような、そんな気配を感じた。

1998年9月23日 天宮 清



1998,10,10 石の宝殿・五色塚古墳・仁徳陵見学

天宮清



■上から見た石の宝殿



■広角レンズで撮影し、写真を張合せた石の全体像。



■石の宝殿の真側から突き出した部分を見る天宮ユキ。

■狭い空間にカメラをセットして記念撮影。

■五色塚古墳の全景。



■石の宝殿を管理する巫女さんから話を聞く天宮ユキを上から撮影。

当初は仁徳陵だけを見学することにしていた。何回か計画を立てても妻の体調不良のため延び延びとなっていたからだ。しかし、この機会に今まで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がちながらも果たせなかったもう2つの地点をも廻してみようと思いついた。それは「石の宝殿」と「五色塚古墳」である。「石の宝殿」については、いざとなると、なかなか案内資料が見つからず、『ムー』の付録についていた「近畿ミステリーマップ」から、その詳細が出ている号が昭和61年1月号とあったので、暗室兼倉庫の奥から『ムー』を引っ張り出して何とかその号を見つけたのが9日の夜であった。仁徳陵も五色塚古墳も「近畿ミステリーマップ」だけが頼り。手帳とポスターの路線図をみつめて巡るコースを決め、朝早く出れば、何とか一日で廻れるだろうと軽く考えた。

前夜、予定表を3部作成して「よく見ておくように」と妻子に渡し、「朝は早いぞ」と告げた。

朝は予定の1時間遅れで起床。妻が握り飯を作る横で、私はゆで卵、ポットにコーヒーと茶、ポテトのバターいためを作る。「今日は日差しがきついといっていたから、帽子を忘れるな」と妻。あわてて帽子を捜したが見当たらず焦る。結局見当たらず。とにかく我々3人はあわただしく家を出て、前栽駅に着き、電車に乗る前に時刻を書き込む一日の予定表を確認したら忘れていた。妻も忘れていた。「せっかく渡したのに何だ!」「あんただって忘れたじゃないか」「帽子騒ぎで忘れたんだ!」「すぐ人のせいにする!」と喧嘩が始まる。大声を出したら、近くの人が驚いていると妻子が注意する。なんとか志麻だけが少し汚れているが予定表を持ってきていた。この紙一枚に今日一日の予定コースが書いてある。各ポイントで時刻を書き込むことで、時間を追った経過表が出来る。乗り継ぎがうまくいって、我々は宝殿の駅についた。駅の売店で「石の宝殿」を聞くが、「向こうに見える岩山一帯がそう」だというだけ。駅の地図にそれらしき名前はない。志麻が「資料をよく読んでみたら」というので、カバンの底から『ムー』の記事コピーを取り出して二人で読むと「生石神社」という所にあるとのこと。これで「おおしこ」と読む。駅の外に出ると妻が駅前の店で聞いていた。「あっ、わかりました!」と妻の嬉しそうな声。わかったらしく、彼女は「こっちだ」と先に立って誘導する。

駅前の道を右に少し進むと斜めに折れる小道があり、それをまっすぐに行けば良いのだという。途中、国道の手前に「生石神社 石の宝殿」の看板があった。国道を横切ってそのままずっと進むと正面に山が見えてきた。しかし、案内板にさっきまで書いてあった「生石神社」がなくなっていて、川の手前で橋を渡るべきか道なりに左へ行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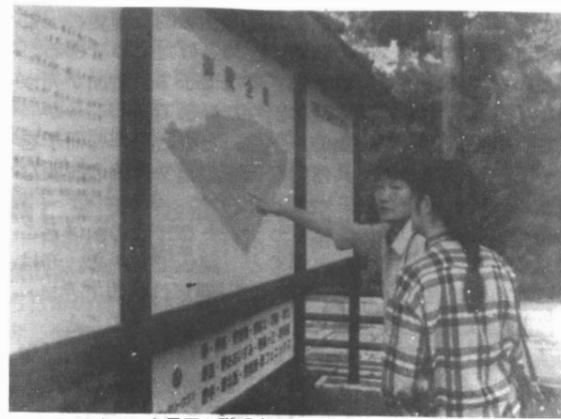
かで迷う。バイクに乗った若者に聞き、正面の山に青い屋根の見える神社がそうだとわかった。山の中腹にある神社の下まで舗装道路を歩くと、急な石段が山に向かっていく。マヤのピラミッドくらい急角度に見える。妻はなだらかな舗装道路が迂回路と思ったらしく、そっちへ行こうとする。私は石段を登り始める。舗装道路から二人の夫人がやってきて、「石の宝殿に行くにはこの石段を登る」のだと教えてくれた。

息を切らせて石段を登り詰め、休憩場所のテーブルで熱いコーヒーを飲む。そして記念写真。社務所には中年の巫女さんがいた。彼女は社殿軒下にある彫刻が、あまり目立たないがかなり細かい作品で価値が高いことを説明してくれた。奥に入ると一人100円を入れる箱と説明書の束が小石を重しに積んであったので、小石を持ち上げて3人分もらう。暗く短い通路を抜けると、突然目の前に巨大な四角い岩の表面が現われた。「これはでかい!」と思わず声が出る。しかも、側面の平らに整形された状態はかなり高度な技術を示している。「写真で見るとより凄いな」と我々は感嘆しつつ巨石の周囲を巡って撮影ポイントを捜す。岩山をくりぬいて四角い物体を丸彫り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周囲の空間は限られており、どんなに後ろに下がっても、35ミリの広角に収まる筈はない。撮影位置を決めて、何枚もの繋ぎ写真を撮ることにした。一見すると水を張った上にこの巨石が浮かんでいるように見える。巨石の下を覗き込んでみると、奥のほうまでえぐられており、下の岩盤との接触面積を少なくして、この工事が巨石の底で切り離す途中で終わ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切り離して90度起こした状態が完成品らしい。後ろに回るとテレビのブラウン管の後ろのような出っ張りが見事である。これを上にした「宝殿」を作ろうとしたと解釈されている。我々は明日香で益田の岩船や亀石、鬼の雪隠、酒船石を見たが、この宝殿ほど完全な整形作品ではなく、酒船石のように下部は自然のままとか、何かの一部のように丸ごとの人工物ではなく部分的な整形物といえそうなものばかりであった。大きさは益田の岩船と同じくらいだろうか。

ひととおり撮影を済ませて、志麻と共に上に登る石段を上がると巨石を上から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て、石の柵が穿たれた巨石の大穴を囲んでいた。この岩全体を写真に収めたいと、岩山に刻まれた平らな階段をやや上に登ってみる。しかし、立ち木がじゃまになって巨石全体を収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仕方なく石を囲む手すりの際まで行って、下を見下ろしつつ背後の社殿を入れて何枚か撮影した。下を見ると妻が巨石のそばで巫女さんと話しているのが見えた。すかさずそれを広角で撮影。望遠に持ち替えてアップで撮ろうとしたがシャッターが降りず、せっかくいい場面だったのにチャンスをのがした。その後もアサペン自動式Z-10のシャッターがマニュアルにしても降りず、フォーカスのレンズは動くのだから電池切れではないし、どうしたのかと自動式カメラに腹が立った。

下に降りると、まだ妻が巫女さんと話していたので、私も加わる。我々より若い、女優の富士真奈美さんを思わせる面立ちの巫女さんは、「この石は日本三奇の一つで、石の重量は500トンと見積もられています。年代は相当古く、1900年前の崇神天皇の頃といわれています。これだけのものは現代の技術をもってしても、製作できないところで、別名“浮き石”と呼ばれているのは、下の地面の岩と宝殿の岩が離れているからです。」と説明してくれた。

「エッ、下と切り離されている!? まさかノコギリで切った訳でもないし、どうやってやったのだらう。それは



■仁徳陵の全景画と説明文の前で。

どのようにして確認したのですか?」と私が聞く。

「それを調べるために、周囲の水を消防ポンプで全部がい出して、岩を調べてわかったそうです」との事。岩山をくりぬいた丸彫りの傑作はインドのエローラ石窟寺院だが、その100年の歳月と20万トンの石屑という規模の大きさからいえば宝殿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しかし、宝殿の巨石は、日本の神秘としてはもう充分な謎を秘めている。

さて、次に我々は前方後円墳の復元施設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垂水の五色塚古墳を訪れ、復元された葺き石の美しさと、墳丘の上から眺めた明石海峡大橋を含む瀬戸内の海の光景を眺め、そして最後の目的地、堺市百舌鳥(もず)の仁徳陵に向かった。築造当時の古墳は美しい威厳を放っていたかも知れないが、樹木に覆われた今日の古墳を地上から目の高さから見ても、あまりよくわからないものである。しかし、軽飛行機に乗って空から見ると、その平面設計の



■前方部の直線を歩く。

美がよくわかるようだ。私はまだ軽飛行機で古墳を空から見た経験はない。現代のように飛行機のない、空から絶対に見ることのできない、「古墳時代」の人々が、なぜ空から見て美しい物を造ったのか? これは大いなる「謎」として提示できるだろう。もし、人民に対して支配者の権威を表現したいのなら、目の高さの世界にその威厳ある形を築造すべきと考える。しかし、現実古代の作品群は「空からの目」を意識していたかのように平面設計の正確さに取り組んだように思われる。水を張った堀に浮かぶ古墳の姿は、海を空間と意識した彼らが、死後の世界へ旅立つ「乗り船」として認識していたように思われる。しかし、その平面設計は船の形をしていない。やはり、神に近づくには海を航海する船ではなく、丸い船が必要だったのだろう。今日われわれはそれをUFOと呼ぶが、UFOを死後の魂の回収装置として認識している人は少なくなつた。

1998,10,11 AM7:52

天宮 清

鞍馬寺・貴船神社 訪問記

■「金星から来たサナートクマラ」に引かれて

いつの頃か忘れたが、昔読んだ本に鞍馬寺が“金星から来たサナートクマラ”をまつる、という話があった。しかもその起源は数百万年という昔に遡るといふ。そんな昔の記録がある筈はないだろうが、いったい何を根拠にした話なのだろう、という興味は頭の端にあった。計らずも東京から奈良県天理に移り住んで、京都が近くなり、いつでもその気になれば行ける、と思っていた。しかし20年の歳月はあっという間に過ぎた。三輪山、葛城山、山辺の道、生駒山は行った。子供が小さい頃は飛鳥にもよく訪れた。しかし、京都の奥はなかなか足が向かなかつた。なぜ今行く気になったのか。自分で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が、強いて言えば世紀末を前に家族を同伴して今まで「行きたい」と思った所は是非訪れておかななくては、という気持ちが生じてきたためかも知れない。

1998年10月3日は知人から入場券が贈られて家族全員で「パール黄金展」を見た。翌日は一日がかりなので午後から近所のスーパー「まんたい」のアルバイトのある娘には家に残ってもらい、妻と二人だけで鞍馬と貴船に行くことになった。朝早く出るつもりが、なかなか起きられず、前栽駅発7時35分の京都行き急行に乗った。妻にとっては新しく出来た京都駅ビルは初めの筈だが、彼女はたいした関心も示さずに通りすぎ、地下街のトイレに入っか

らバス乗り場へ向かった。

案内らしき小屋のそばに立つ人に「叡電出町柳(えいでん・でまちやなぎ)へ行くバス乗り場はどこですか?」と聞く。すぐ近くの④番だった。

8時45分、ほぼ満席でバスは出発。9時08分、出町柳に到着。地下の入り口から下に降りると、そこは京阪の出町柳駅。そこでまた「鞍馬に行く電車はどこですか?」と聞く。「まっすぐずっと進んでその先のエスカレーターを上がって…」ということで、先に進むと再び地上に出た。叡電出町柳駅は地上にあったのだ。

ケーブルを含む往復切符を買って、9時15分、鞍馬行きの窓の大きい“観光電車”と呼べそうな2両連結が発出した。座席を見ると登山の服装をした人で座席が埋り、まるで登山電車の様相。座席の一部が窓に向かってベンチ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て、外の景色が見やすくなっていた。この電車はまだ新しい特別仕様らしく、帰りは普通の電車だった。昭和59年発行の「ミニミニマップ京都」の案内によると、この電車で鞍馬まで60分とあったが、停車駅と経過時間をみていくとかなり電車が速い。そして9時45分に鞍馬に到着した。なんと以前の案内の半分の時間、30分だった。そこからケーブルに乗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が、寺のお堂のような建物のそばに「ケーブル」とあり、「どこがケーブルの駅なのかな?」とウロウロする。しかしど

うもこの建物がそうらしい。拝観料を戴くような雰囲気のところ切符売り場で、乗客は縁台に腰掛けて待っていた。線香の匂が満ち、大きな宝玉の置物があり、全体的に宗教施設の雰囲気、ケーブルの駅からすでに総本山鞍馬寺の一部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

10時05分、ついに我々は鞍馬の駅に到着した。家を出てから約2時間半である。それぞれの交通機関の接続がスムーズだったので、最短時間であろうかと思う。

鞍馬駅近くの案内図を見ると、駅から目指す鞍馬寺まで約1km。舗装道路をしばらく歩くと石段のある寺の門に着いた。木でできた小さな立て看板に「…宇宙の大霊である三身(さんじん)一体尊天を信奉する尊天信仰の道場…」とある。キリスト教の「三位一体」と似たようなものだろうか。石段を登り、立派な山門(仁王門)をくぐって進むと、昼なお暗いうっそうとした木々に囲まれた鞍馬の自然が目に入る。深い緑の中を歩くとつかの間の安らぎを覚えた。若い頃、気持ちの乱れを静めるためによく車で森林に行き、その緑の中で乱れた気持ちを落ち着かせたことがあった。

■鞍馬の山を登る

手洗い場で手に水をかけながら、妻に「ここで煩惱を払えるかな」と言う。人は確かに環境というもの、特に日常の話し相手によって精神状態が左右されやすいという事を実感したここ1年余であった。伝説的な「悪魔によるイエスへの誘惑の試み」という物語りは、我々人類の弱点を乗り越えた人間としてのイエス像を伝えているが、イエスほどの強固な信念も精神も持たない我々は、弱点を衝かれると、まさに風になびく草のようなものだ。鞍馬山の山道を抜けたら私の精神状態に何か変化が起こるだろうか。

石段をふみしめ山の腹に登りつめた感じの広い場所に出ると本殿があった。遠くに山々が見渡せる。建物自体は新しく見える。冊子の説明によると、鞍馬は何度も火災にあり、最近の昭和20年の火災の後に鞍馬弘教が成立し、この鞍馬を統括するようになった。我々が目にしてる建物はケーブルの敷設を含む鞍馬弘教の再建計画で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った。

本殿前庭に石で平面的に形成された図形が我々の注意を引いた。山野さんから聞いた「星型」がこれらしい。あたかも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のデザインにあるような円と星形を取り入れた図形である。

さっそくこの図形の中央に妻を立たせて、石灯籠の台の上から撮影した。昭和22年に鞍馬弘教(くらまこうきょう)という宗教が起こって、ここはその総本山となっていると



■鞍馬寺の本殿前庭に石で形成された星形の上に立つ天宮ユキ

のことで、やはり、鞍馬の地における仏教的な歴史の上に新しい思想的勢力が今日の姿にまとめあげたようである。

本殿の中に入ると売店にさまざまな冊子や土産品が売っていた。こうした品物は体裁の割りに高価である。しかし、せっかくここまで来たのだから、と妻と見本の冊子をめくって、この地おける具体的な伝説の類や遺物の説明などの載っている本を買うことにした。

上品そうな売店の老婦人に「サナートクマラの像はどこに見られないのですか」と聞くと「秘仏ですから、姿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ただし60年に一回だけ拝観できます。最近ではつい昭和61年にありました。」とのこと。その他いろいろ問答し、我々は殿の隅の階段を降りて「髪を奉納してある」という真っ暗な場所で、あたりに人のいないのを確認して2度ストロが撮影をした。そして上に上がり、「サナートクマラ」像が安置されているという奥の祭壇にみられた金色の飛天をあしらった太鼓に向けて格子のすき間から3度スローシャッターを切った。「撮影は禁止です」と別な売店老婦人の声。なぜかここには老婦人の売り子が多い。ここでまた一冊と絵葉書を買った。

『鞍馬山小史』には「有史以前」という冒頭の項目にこう書いてある。

■まるでUFOのような…

「…透きとおる白熱の物体が回転しながら舞い降りてきました。さしずめUFOの襲来というところでしょうが、実は、これは焔の君たちの天車です。宇宙の大霊である魔王尊が、このとき金星から地球の霊王として鞍馬山上に天下ったのでした。」

また『鞍馬山歳時記』52~53ページにはこうある。「『サナート・クマラの説明は、実に驚天駭魂的である。十九世紀の後半“シークレット・ドクトリン”の名著によって、神智学の近代的創始者として有名なブラバッキ女史や、女史と共に神智学の恩人として出現した英国のリビーターや、バザント女史は、サナート・クマラについて次の如く説明する』『自分たちの世界は、遠い昔(六百萬五十年前)金星から天下った焔の君たちの一人なる霊王によって統治される。霊王の名をサナート・クマラという。その意味は、統治者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十六才の若い永遠の姿を持つ。全地球はそのオーラに包まれる。彼は地球神(ロゴス)で、地球全体の進化を支配する。人類の進化のみならず、神々、自然霊の進化、一切生類の進化を促す。』『…地球が創造されて以来、世界の霊王は、相継いで三度変わった。サナート・クマラは第三回目の霊王で、シャンバラに住む。そこはかつて中央アジア海に於ける島であった。サナート・クマラは他のクマラ三名と共に、天人(アデプト)たちの中、最も偉大な存在で、時としては火の霧の子といわれ、人類とは進化過程を異にする。その御姿は人間と同じだが、その身体元素は、人間のそれと異なり、永久に変化しない。食物もとらず、幾百万年たとも変化を来さない。彼と共に在る三名のクマラは、仏陀と同じ精神的水準に在って、プラティエカまたはパチエカ仏陀とよばれる。サナート・クマラを助け、また人類が遠い未来に於いて、水星を占領する時、三位一体の霊王となる。』

「650万年前」とか、「金星から飛来した」という、これら途方もない話の根源は、どうやら「神智学」というものにあるようである。この謎の学問?は証拠とか実証を離れた哲学思想の世界としか思えない内容で、人類の確認できない過去の出来事をどのようにして知りえたか、という疑問が常にある。

同書の61~62ページに「ヒマラヤのウエサク祭」という神秘的な行事について紹介している。これは、現実の人々がUFO的な現象と相対しているのか、現実の人々の集団幻覚か、根底から作り話なのかは不明だが、現象の構造としては「さもあらん」といった風である。要約してみるとこんな内容である。

■ヒマラヤの祭りも関係あると…

「祭は5月の満月の日の夜に行われ、場所はチベット山脈の麓の高地。そこは壺の形をした平地というから、何やら日本の前方後円墳の平面図を連想させる。そこに巡礼者、聖者、ラマ僧たちが集結し、開けた北東の端は「天使」たちの座る場所として空席のままおかれる。岩の前の席には三人の主が北東を向いて座を占める。中央にキリスト、右側に摩奴(マヌ)、左側に文化の君主がそれぞれ岩に向かって座る。満月が昇る時刻、群衆は図形をかたどって並ぶ。そこから言葉の旋律が響きとなって周囲に伝わる。すべての人は北東の谷間の空を見上げる。満月の昇る数分

前、遥か彼方の空遠くに小さな一点が見える。それが次第に近づいて、明らかに外郭がとられ仏陀の姿となる。…色づいた光を浴びながら、両手をひろげて祝福されている。大きな岩の真上の適当な場所に来られると、三人の主の頭上の空中に、動き舞うようにおられる。この時、一年に一度のこの祭典にのみ唱えられる大真言(マントラ)が、キリストによって唱えられ、全会衆は頭をたれてひれ伏す。仏陀は、一年に一度キリストを通じて世界に霊的生活の更新を与えて帰られる。次第に遠く、再びかすかな点になって、空に消えて行かれるのである。この仏陀が現われてから消えて行かれるまでの時間は、ちょうど八分間である。…」

いっぽう、鞍馬山でも、五月の満月に聖水を捧げ灯を供えて祈る儀式が「五月満月祭」と呼ばれて昔から続いていたと64ページの説明にある。また、その内容がヒマラヤのウエサク祭と同じものであったとか。どちらも文章だけでは確認のしようがないが、年に一度、宇宙からの知性が特定の場所に降臨して一族の長と会見するという図式を思わせる内容なので、取り上げてみた。

サナート・クマラの降臨が「回転する焔」として表現される根拠が確かなものなら、古代の遺物にみられる回転する動きを表わした祭器との関連を夢想できそうな気がした。

■貴船までの道のり

文献からの引用はこれくらいにして、鞍馬登山の歩を進めよう。我々は本殿から「奥の院」そして「貴船」に至る道を歩むことにした。山道は自然のままを残す配慮から、時に険しく急な勾配、人がどうかすれ違う道巾の場所、また「根の道」というような、太い木の根がからむように地表を覆い、その凸凹の中に足を置く位置を確かめながら歩むという場所もあった。たいてい前後に人影はなく、時折向こうから人がやってきた「コンニチワ」と挨拶してすれ違う。もちろん我々も「コンニチワ」と挨拶する。

「女性の一人歩きはやめましょう」という看板。僧を装って悪事を働く者の徘徊に注意を促す看板。「自然を大切にしよう」と呼びかける看板が随所にみられる。午前11時過ぎようやく「奥の院・魔王殿」に到着。しばし休憩して出発。今度は下りの階段道に行く。楽なようだが妻は「足がガクガクする」と訴える。私は最近バイクで2度転び、足首と膝にちょっとした違和感があった。やはり登りより下りのほうがつらい。

約20分後、貴船神社に向かう道との合流地点の橋にさ

しかかった。神社に至る道は車やバスも通れる広い舗装道路で、すぐ貴船神社の石碑と鳥居に到着したが、「貴船神社境内図」によると、そこは本社で、さらに舗装道路を先に進んでいって、一番奥に我々が目指す「船形石」があるようであった。その道中は貴船川に沿ってゆるやかに登り、川には時折滝のような景観がつくられている。そして道すじには老舗の食事処が軒を連ね、あちこちから愛想の良い声がかかる。奇麗どころだとい目がゆく。ふと見ると「昼食7000円より」といった数字が見えた。500円程度の昼食しか頭のない我々はわき目もふらず。前を向いて歩く。樹齢1000年の老木の前で、「つづみが岩」という43トンの巨石の前で記念写真を撮りながら正午すぎに「船形石」のある奥宮に到着した。岩肩を船の形に積み上げた、そんな感じだが、周囲に張られた細い標縄(しめなわ)と四手(しで)が、聖域を示す。目の高さからは船の形には見えないので、そばの塀をよじのぼって撮影した。

鞍馬、貴船は永いあいだ、私にとって地図の上だけの神秘地点であった。6500万年昔の「サナート・クマラ」に思いを巡らせ、貴船の船に天の磐船を重ねたりした。しかし、実際に訪れて、現場や掲示板を読み込んでみると、昔から抱いていた神秘への憧れはほとんど消失したかに思えた。しかし、持ち帰った文献を読むと、たとえば上記「五月満月祭」の内容に上空に現われる「仏陀」という現象が語られる元は「事実」なのか「空想」なのか、という謎が残る。現実の現象ならば、望遠カメラにビデオカメラに写る筈である。もし、上空に飛来する「仏陀」が「キリスト」であったなら、まさしくそれは「キリストの再臨」であろう。日本の民間における「年神」が具体的な姿をもって空から訪れるのを見たら、似たような現象になるだろう。しかし、肉眼で人形(ひとがた)と判別できる人の原寸大の物体は、高度何百メートルまで接近するのか。それを双眼鏡や望遠鏡で観察し、人相を仏像と比較した人はいないのか?

人が空に何かを見たと言っても、簡単に聞き流すことのできないのがUFO学である。それは集団幻覚ではなかったのか? 精神の病による脳内現象ではないのか? 鳥の見間違いではないのか? 誰もカメラを持ってなかったのか? 目撃スケッチはないのか? 双眼鏡で見た者はいないのか? 等々…。

本当に現実の人間が現実に体験したものなら、宗教的、信仰的、あるいは権威に追随する“裸の王様を称える大人”のような嘘つきでない限り、何か現実の痕跡が残っている筈である。それは高僧の懐深く収まったメモ帳かも知れないし、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で撮影したテープかも知れない。我々のUFO論文が世界中に行き渡ってないのと同様、そうした小集団の中の証拠資料は、容易に外界に出ないのかも知れない。

■定期的に安定した発行を続ける台湾のUFO専門誌。世界各国の研究者を顧問に、執筆陣も多彩。最近届いた1998年11月号によると、あの張開基先生がUFOのV字編隊を目撃した模様。1998年8月22日深夜12時20分、花蓮市において2度にわたり目撃、12倍の双眼鏡で観察した。



三星堆

驚異の仮面王国展

1998年8月29日

京都市美術館にて見学した感想

この展示を見学するに当たって、中国人考古学者徐朝龍著大修館書店「あじあブックス」『三星堆・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史実としての「山海経」』を途中まで読んでいた。中国の奇書『山海経』には、奇怪な生き物や風車のような車輪を持つ空中の乗り物などが記載され、空想的ともいえる内容である。だがその中に登場する「燭龍(しょくりゅう)」と「燭陰(しょくいん)」という“神”、我々の感覚では怪物的ともいえる生物が「直目」であるという記述から、三星堆出土の目の腫部分が筒のように飛び出した青銅仮面を思わせ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

入館すると展示は2階であった。展示期間の終わり頃だったためか、見学者は少なく、展示物を自分なりに時間をかけて観察したり、揭示物の文字をゆっくり読むことが出来た。ビデオコーナーでもそれぞれゆっくりと鑑賞した。黄金の杖の前でのみ、老婦人が拡大鏡を使って「よくみえない」となかなか動かさず、ややイライラした事以外は見学者を気に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三星堆とは？

三星堆(さんせいたい)という土地の名前は盛土、つまり堆が三つの星のようにあったからだという。そしてその地面の下から、破壊されて地中に投げ込まれたように、美術品のゴミ捨て場のような状態で青銅製の、中国文化の作品とは異形とも言える作品が掘り出された。たぶん、これらの品物に代表される一つの文化、あるいは王朝が何らかの原因で滅ぼされ、勝者の戦利品として保管されることなく、地下に葬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勝者にとっての“戦利品”とは自分達の価値観の中で受け入れる高価な品物、たとえば世界共通の価値を持つ黄金、宝石などであろうが、この三星堆の地下に葬られた品物には黄金製品もあり、優れた造形技術、高い鑄造技術を持つのだが、それらの価値に反発する知性あるいは思想が、物理的に否定する手段としてこのようなゴミ捨て場的な処分を行ったように思われた。

三星堆からの出土品は多くが仮面である。これ自体が今までの中国文化のイメージを塗かえるほどの発見と思う。しかも、中国とは違うどこか別の国を思わせる仮面の顔は、どんな価値観を持つ文化であったのか、どんな美的感覚を持つ民族であったのか、非常に興味をそそられるのである。

■仮面文化について

仮面それ自体は世界中の文化にみられるもので、現代でも祭や舞台で演じられるように、民族にとって重要な物語りの再現を行うための道具の一つであろう。特に神話の再現は、文字を持たない民族にとっては、口承と共に極めて重要な文化継承の手段であったろう。人々は神話の物語りを登場人物になりきることで記憶し、演じることで子孫に伝えていく。忠実な過去の出来事の再現。それは民族の起源にかかわる事であり、たぶん民族の生きる方向を耐えず思い起こす精神的基盤の発生源と言えるところであろう。

しかし、仮面や祭器が地下に葬られたことは、そのようにして続いてきた独特の何かが、この地上から消失したことを意味する。何が消失したのか、それ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が我々にとってプラスかマイナスか。勝者は危険な思想を地下に封印したのか、それとも有益な知恵を抹殺したのか。

出土品を見て思ったのは、仮面の場合、実際に人が顔に被った、あるいは被る目的で作られた文字通りの仮面はなく、みな木の柱とか人間以外の何かに被せるか取り付ける目的で作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た。

また武器にみえる品物も、実戦に使用するような武器がまったくといっていいほど無く、「儀式用のシンボル」として玉製のそれらしきものがあっただけであった。

遺物を見ていて、「ああ、そうか」と思ったのは、「神樹」の前で説明を読み、テープから流れる解説を聞き、そして現物と見比べながら考えた時だった。巨大な青銅の「神樹」を伝わって上から下へ逆さまな姿勢で、まさに地上に降りようとする「龍」という形が、空中から木や柱を介して地上に降りる神的存在の極めて明確な表現だと気付いたことであった。形式にこだわらないというか、自由な表現が感じられ、これらの文化の担い手の「意識」に少し触れた思いがした。

自分達の持つ「形」で、神話的な彼等の財産を表現し、子孫に伝えて保存するために、文化の担い手はいろいろ考えたのだろう。その作業はまさに、私自身が紙の上にUFO現象を表現しようといろいろ考えている状態に似ている。

■龍とは何か？

「龍」とは通常、架空の生物、空想の産物といわれているが、台湾のUFO研究者張開基氏が最近著した本によると「龍」という何種類もの漢字は、実際に息息していた恐竜のそれぞれの形に当てはめることが出来、「龍」という漢字は実際に人類と共存していた恐竜の姿を模してつくられたという説を展開している。「龍」という漢字が空想ではなく、実在した巨大な生き物に根拠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事実なら、我々の周囲には見えなくなっている生物や現象を古代人が表現していた場合、即座にそれらを古代人の空想の産物だと断定は出来ないのではないか。

我々は目に見えた物を写真やビデオに撮ることで、対象物を極めて客観的に他人にの目に提示できるが、我々現代人の仲間にも「詩人」とか「芸術家」といって、我々にはとてもそうは思えない「感性」によって「詩」が詠まれ、我々にはとてもそうは思えない「感性」によって様々な芸術作品がつけられている。平均的な知性と感性というものが、自分のそれと等しいかどうかは計りようがないが、近代芸術の表現をみる限り、それらは極めて「個人的」であって、古代の根拠ある普遍に基づく造形の複雑さとは異質に思われる。

■神樹とは何か？

「神樹」という思想、あるいは「表現」は世界共通のものである。古代メソポタミア、シュメール、「モーゼが遭遇した燃える柴」も神樹であり、太陽のような光体が降臨した三輪山の「神杉」も神樹である。日本には「竜燈松」「竜燈杉」といって、樹木に止まる光り物の話が各地にある。自然の樹木はやがて祭行事の中で「諏訪の御柱」に進化する。空中に在って、必要とあれば目標を決めて降下する人類の管理人が時折姿を見せるのは、なぜだか岩や木といった人類より先にこの世に生まれた造形物のそばなのだ。

「山海経」の怪物を思わせる旧訳聖書「ヨブ記 第41

章」にみられる謎の生物は、何を表現しようとしたのだろう。私の聖書のこの詩の解釈として余白にフォースフィールドに囲まれた円盤を描いてある。「これは自分のあとに光る道を残し」という部分はUFOが尾流を引く現象を連想させる。

■古代人の感覚に迫ろう

我々は闇夜に光るものを見たら、懐中電燈の光、航空機の光、自動車のヘッドライトなど身近な類似現象にみたくてそれを表現しようとする。まれに「太陽のように輝く」UFOもあるが。しかし、昔の人の周囲には、人工のライトといえば「たいまつ」「かがりび」「たき火」など炎の変形ばかりであり、あとは太陽や月などの自然現象しかなかった。

我々は空に飛ぶ物を見たら、飛行機や鳥などの飛行物体と比較したりするが、昔は飛ぶものといえば鳥にきまっていた。だから、「飛ぶ」という表現は「鳥」であり「翼」であった。

そういう意味からして、太陽と鳥の合体した造形があったなら、それは鳥のように低く軽やかに飛ぶ太陽に似た光る物という解釈が正しいかも知れない。太陽と翼の合体はどう解釈するだろうか。この形は古代オリエント世界を覆う美術のテーマである。人と鳥の合体は「空を飛ぶ能力のある人」の可能性が高い。そのような「人」がこの地球に存在するだろうか。「キンナラ」という半人半鳥、「山海経」にみられる人面鳥身の神々、イスラエルのケルビム、そしてシルクロードの天人、これらはいずれも我々人類とは違うものを表現しているが、幻想的、空想的な昔の信仰の産物として、あくまで美術思想の中でのみ理解されている。現実にはスーパーマンのように空を飛び、大気圏外の静止軌道にある宇宙ステーションと地上を往復する人物を知っていた痕跡であるなどは狂っても考えないのが規定された世界の規定された価値観における模範的な常識人ではある。

■UFOの飛行と動物の動き

しかし、考えを深く巡らせてみよう。時折、暗闇に現われて光りを住民に照射したり、巨大な姿をくねらせたり(ジグザグ飛行やサインカーブ飛行はUFO飛行パタンの一つ)するのを見て、昔の人は怪物や恐竜の活動をその表現に取り入れたかも知れないのだ。現代中国でも、UFO出現に際して「怪物が現われた」と報告する人々がいるのだから。

『三星堆・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史実としての「山海経」』の50~51ページにみられる「燭龍」についての記述を読むと、「その目を開けると天下は昼となり、目を閉じると天下は夜になる」といった記述がさきほどの「ヨブ記」の記述と似た表現を感じる。「これがくしゃみすれば光を発し。その目はあげぼのまぶたに似ている」(ヨブ41-18)

こういった詩的な表現は、「あなたの栄光は太陽のように輝く」といった賛美や歓喜の感情に用いる「光表現」との識別がむずかしい。聖書には両方の活用が混在しているので、現象を表わそうとしたのか、内的な感情を表わそうとしたのが、判断しかねる文章もみられる。たとえば「主よ、どうか、み顔の光を わたしたちの上に照らされるように」(詩篇4-6)という願いはどちらに属するのだろうか。

「主の顔」とは空の彼方の場所にある筈だから、その場所から自たちを見捨てないで、いつまでも自分たちに顔を向けていて欲しい」という願いだろう。つまり内的な表現であって出来事に根拠を置く(たとえば我々のUFO観測の

ように「観測したらUFO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という願いや「宇宙船の発する光を自分の顔に受けたい」という願いとは別なもののように感じられる。

■栄光とUFOの同一性について

古代にあって、天に輝く栄光が、実は神の乗る乗り物の見え方の一つだと認識出来るのは神との接触者コンタクトマン、イスラエルにあってはモーゼ、パピロニアにあってはハンムラビという限られた人物であった。彼等コンタクトマンが体験した事や見た光景を、当時の語彙をフルに使うて表現しようとしたか、それとも個人の能力は超越者から伝授される言葉の記憶に集中されて、見聞や観察の報告には割り当てられないままに終わったのだろうか。

イスラエルの集団が天使「ケルビム」を契約の箱の上につける仕事において、天使が我々と同じ姿で羽を持つことのみが人類と異なるという情報は、モーゼから技術者に伝えられたのか、あるいはイスラエルの集団において「ケルビムの姿はこう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が浸透して特に説明の必要もなかったのか。「ケルビムは翼を高く伸べ、その翼をもって…」(出エジプト記25-20)とあるのが主の指示なら、主の側でも「ケルビムの形はこう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でモーゼに指示を与えていたことになる。「翼」の持つ意味も、主と民の間では周知のことであったのか。

一つの文化、民族が特有の美術品を生みだすにあたって、こういった細かい工程を推理してみるのも当時を理解する上で必要なことである。文字や言葉による表現と、形による表現とは現代においてさえ、そう一致をみるものではない。

三星堆展示における最も衝撃的な巨大立像と巨大な“たて目仮面”の前で、私は後ろに回ったり、表面に刻まれた細かい模様を観察したりして、いろいろと自分なりに想像を巡らせてみた。

まず、大きい、ということはおそらく全体の中で重要な中心的な役割を持つと思われた。多くの作品が火で焼かれ破壊されているのに、立像や巨大仮面はそのままの姿で地中から引き上げられている発掘当時の写真がみられる。これを破壊すると、勝利者自身にも災いがふりかかるとを恐れたのであろうか。

「山海経」の燭龍が龍の姿に例えられる神であり、神樹に降下する龍の姿はまさにそれで、龍の頭部に長い付属物が出ているのが仮面の額につけられた物体を思わせるところから、降下した龍は、その姿を巨大な仮面に移して、文化の中心に据えられたように思われる。こうした青銅の物体を祭の中心において、行事が行われ、仮面はウッドヘンジのような柱の輪のそれぞれの先端に、人民の代わりとして被せられ、特別な聖域を形成したのであろうか。巨大な立像は仮面群像の中心に置かれ、手の輪には、祭の主役であり、龍という超越的な形で表現される実際の神からの栄光(光のピームは現代UFO現象にある)が照射されたのであろうか。

神と接触した民族の技術者集団は、神より指示された工作物の材料として純金と青銅の使用が義務づけられることを出エジプト記(24章~27章付近)は物語っている。

三星堆の黄金の杖には魚の模様と漫画的ともいえる人の顔が鮮やかであったが、「杖」は神との接触者の持つ意味深い道具だ。(民数記17,9)古代エジプトの王、日本の古墳の桜井市茶白山古墳出土の玉杖など、多数の杖がみられるが、これは単なる王者のシンボルであったのだろうか。

7月19日に東京における展示を見学した千葉の藤平浩一氏によると、見学者の数の多さに驚いたという。子供、老人、茶髪の若者、おばちゃん軍団と幅広い年齢層が訪

れ、おそらくは数千人いたの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るほどで、黄金の杖の前では皆動かないので小競り合いが起きていたとの事。

■今回不思議に思ったもの

私が今回の展示で「これは一体何だ」と興味をかきたてられたのは、「崇拜すべき神の目を表わすという目形飾り」と、「巨大神樹」、そして「太陽とその光を象徴する車輪形飾り」である。子供みたく単純な話だが、この車輪形の5本のスポークが今年の夏に英国で出来た星形を連想させ、また古代エジプトの不思議な石製品を連想させた。この車輪形、古代の作品とは思えないほど現代的な姿をしている。宇宙空間に浮かぶ巨大な人工衛星宇宙ステーションみたいだ。ふと、「これを回転させて神々の来訪を祈念したのだろうか？」などという妄想が頭をもたげてきた。

神の目を信仰対象とするというか、神の目を美術のモチーフとする美術作品文化のようなものは他の国にもある。古代エジプトでは「ホルスの眼」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くらいだ。

また、三つの足を持つ現代のヤカンの役目をする「注水器」もよく似た形がコスタリカ「チョロテガ文化」にみられる(「世界美術全集」原始 p80~81)。

今回の展示物で漠然としてわからないのは、頭部の水平な仮面は帽子を被っているのか、頭部の丸い仮面は別な帽子のように思われること。またこれらの人物の顔は、製作者たちの姿とは別なのか、ということ。神の顔ばかりで、自分達自身の似姿は全然作らなかったのか。「縦眼仮面」は製作者のアイデアか、「山海経神話」の造形化上のアイデアか、ということ。全体として青銅技術の素晴らしさがいたるところで光っていた。



■長野の齋藤真理さんが東京の展示会で購入し、編者に送ってくれた三星堆展のパンフレット。



■テレビの報道番組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り、雑誌『ムー』に場違いな品物「オーパーツ」の一つとして掲載されたりした「聖徳太子の地球儀」が兵庫県揖保郡の斑鳩寺に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オーパーツを一度見てみたい」と言っていたOUCオーパーツチームの粟飯原直子さんに「一度地図で場所を調べてみたら」と提案した。彼女はさっそく、斑鳩寺の住所と電話を調べて編者に教えてくれた。そこで、斑鳩寺に「聖徳太子の地球儀は見ることや撮影することが

日本のオーパーツ?



出来ますか?」と手紙で問い合わせた。後日住職より返事が来て、誰でも見られることと「寺では聖徳太子云々とは言っていない」との事。編者が多忙なため、11月21日にOUCの粟飯原さんと山野会長、12月3日に天宮志麻が寺を訪れて、住職から話を聞いたりビデオや写真撮影をした。しかし写真撮影は一般には禁止されていたようだ。写真左上は寺の入り口。その右はパソコンに取り込むためにデジタルカメラを手にとり取材中の粟飯原さん。



■宝物館の陳列ケースに展示されている「地利石」と呼ばれる地球儀。年代、出所などすべて不明。



■写真は天宮志麻がアサヒペンタックスMEの標準レンズに偏光フィルターをつけてリバーサルにて撮影したも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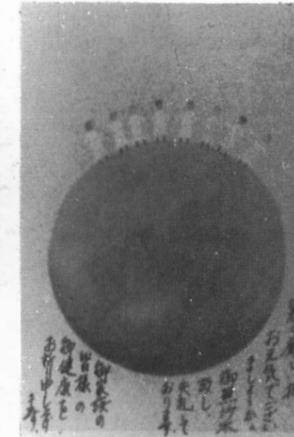
■1997年8月6日午後4時20分頃、メキシコのトマス・デル・チャミサル地区でビデオ撮影されたと思われる映像の一場面。本物かニセモノか論議を呼んでいる。



■「1998年10月下旬、東京・東北への旅の前夜、用事を済ませて走行中、三田洞の山並み上空をいく、青味の光彩鮮やか。仕事場まで300m位のところで見る」【画家 徳永善伸氏からの便りから】



1997年11月30日
オクタビオ・トレス撮影
■円形の光体から次々と小さな光体が発射される劇的なシーンが撮影された。この映像が真実ならば、発射された小さな光体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注目されるところである。



1996年9月撮影(コハブヤイル)
■見たこともない珍しい形のUFO映像。刻々と形を変えている。撮影地コハブヤイルをイスラエルの地図で探したら「Kochav Yair」という地名があった。



■1998年9月20日奈良の橿原で楠女子大の皆熊兼勝教授による講演会があり、OUCの宮本健一氏が出席して編者が託したUFO資料を手渡した。写真:宮本健一氏提供。



■1998年10月31日鹿角市で「大湯環状列石第15次発掘調査現地説明会」が行われ、鹿角UFO研究会のメンバーが参加した。写真は約1000年前の十和田湖火山からの火山灰の地層。駒ヶ嶺政也氏提供。

■1998年12月27日朝日新聞連載記事「自衛隊-見えない鎖」に、自衛隊がキャッチした朝鮮半島からの未確認飛行体などの情報は、「自動的に米軍に流れるシステムになっている」との証言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なぜなら、日米安保の維持のためとのこと。編者がいつも自衛隊の得たUFO情報の行方について主張してきたことが、裏付けられた。

編集後記:

今日は1月30日、会社が予定外の休日をきめたので幸いである。最終ページの本欄を打ったら、全ページをコピーして印刷屋に出せ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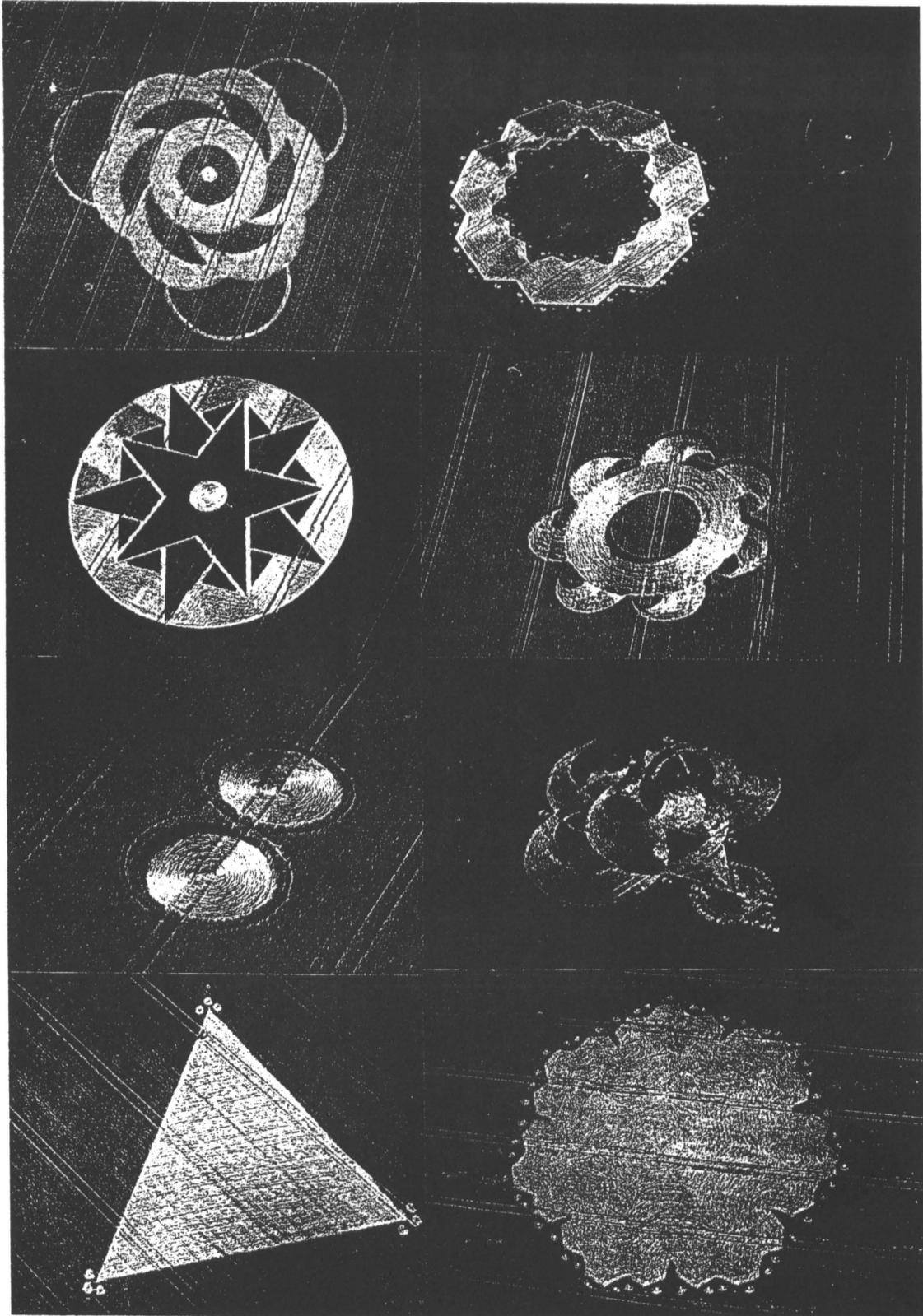
このたびは台湾の有名な研究学者からの寄稿で素晴らしい内容となった。毎度のことだが、編集者自身の記事が多すぎる。これでも書きたいと言いたいことをかなり抑えている。出来上がるまでの苦しい制作作業は高い山に登って見下ろし、「よくもあんな険しい道を登れたな」と感心する気分似ている。自分自身の書いたものは、どこをどうカットしようが自分の自由である。しかし、寄稿や報告をいかにしてA4判の誌面にまとめるか、これは大変苦しい。「これは生かしたほうがいい」「これはカットさせてもらおう」「いや、こっちをカットして捨てたものを生かそう」と試行錯誤の連続である。図判の大きさ、配置、縮小率、色々な要素をきめていく。タイトルの決まってい

場合は、一度決まったタイトルが二転三転する。パソコンを使った英文は捨て身である。笑われても仕方が無いという覚悟。仲間の英作文を借用もする。

焼いたアミ分解写真も出来が悪いと捨てる。たくさんの写真を載せているが、カラー写真からの複写に技術的ミスもある。ラパール氏の顔写真を赤フィルターなしで白黒複写したため、赤みを帯びた顔が黒くなってしまった。藤平氏からの写真を一部しか複写しなかったため、土壇場になって縮小コピーで済ませてしまった。

頭の中で描いている計画や予定の3割程度しか、実現していない。単行本制作、ビデオ制作、目撃資料の整理、写真整理、海外への提供資料の作成、たまっている手紙への対処など、一人で何もかもというのは限界がある。パソコンを使った仕事も序の口で停止したまままだ。あと100年やったら、少しは仕事出来るか?

CIRCLES PHENOMENON RESEARCH
1998 Patterns



COPYRIGHT COLIN ANDREWS 1998
CPR International PO Box 3378 Branford, CT. 06405 USA 203-483-0822

1999年2月11日発行 第11卷 第1号 通巻36号
日本国632-0077天理市平等坊町193-5 電話0743-63-2539 天宮 清
Kiyoshi Amamiya : 193-5, Byodobo-cho, Tenri city, 632-0077 JAPAN
天空人協会西日本統合部・奈良支部 / 中華伝統康復医学培训中心・中国UFO研究会網絡中心高級顧問 / 中国山西省UFO研究会高級顧問
/ 中国不明飛行物研究会顧問 / 中国新疆維吾爾自治区UFO研究会高級顧問 / 中華飛碟學研究会顧問 / C.P.R.-JAPAN連絡所